

德 裕

期 六 十 九 第



驗 考 的 空 上 洋 平 太

號 月 四 年 七 十 四



拾穗在本年度有兩件大事，我們準備稍加慶祝，第一是下月份出版的五月號，正適逢拾穗創刊八週年，我們籌備出版特大號並刊出第三個「工業專輯介紹」——「糖的故事」。也許諸位讀者尚能記得，在前年的六月號，我們曾嘗試地刊出了第一個工業專輯「石油的故事」，向讀者們介紹與民生國防息息相關的石油工業以及雄視亞洲的中國石油公司，出版以來深蒙讀者愛好，於是在去年出版了第二個工業專輯「鋁的故事」，並破天荒地用美麗的鋁箔作爲封面，使讀者耳目一新。

現在我們又將刊出的第三個專輯，向讀者們介紹「世界上最龐大的糖業公司」。大家都知道糖是台灣最大的一宗出產品，每年爲自由中國換來珍貴的外匯，所以我們想這一個專輯一定會比以往兩種工業介紹更受讀者們的歡迎。

第二項慶祝是準備在八月份舉行的「出版一百期紀念」。到那一天我們將準備如何慶祝，尚在籌備接洽中，請讀者們暫時容許我賣一下關子。

其次要向讀者們報告的，是我們準備從下一期，也許是更下一期起新開一項專欄，向讀者們介紹自由中國各項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新產品。這一個專欄在目前自政府以至社會各界大聲疾呼「提倡國貨」聲中，實有其最深長的意義，我們中國的一般工商業到現在爲止，對廣告和宣傳仍缺乏認識，很多精美的產品，因爲沒沒無聞乏人賞識，而致功虧一簣，所以我們準備自動爲工商界服務，作爲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一座橋樑，關於這一方面，我們願意聽聽讀者們的意見，也許可以使我們把這個專欄辦得更更有聲有色一點，不過我在這裡得附帶聲明一下，我們這一個動機純然是爲大衆免費服務，刊登在專欄上的新產品，我們不收絲毫廣告費。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九十六期目錄

欄專題拾

科學新知	一二二
名曲唱片	一四三
西影片羽	一二五

連載篇

朱門恩怨(十)	一三〇
---------	-----

連載本

茶與同情(六)	一〇一
---------	-----

說小篇短

珊瑚海——南太平洋故事之一	九〇
第二次世界大戰南太平洋上的戰爭故事	一一三
迷途	一一三
六歲的吉比並沒有瘋，只是他的心眼兒太好了	一一三

藝游樂音

HI-T談叢(四)	七三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八)	五九
算學遊戲	五六

四月號

化文史歷

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的蠻族却是今日歐西文化的祖先	八三
-------------------------	----

生藥衛醫

有其父必有其子	四九
告訴你遺傳上的重要事實	四九

談叢學科

玻璃的奇蹟	三七
你可曾看到過玻璃小山和比鋼絲還要堅韌的玻璃纖維	三七
奇異的地方	三〇
從泥土中煉出的奇怪藥品	三〇

記游行旅

穿過萬重山	四三
寒冬穿越阿爾卑斯山的大隧道	四三
帖木兒汗國之行	二二
約翰根室的另一本精彩內幕報導	二二

談奇聞珍

太平洋上空的考驗	一
空軍飛行員的真實故事，一場生與死的搏鬥	一
英倫警探奇譚	一〇
蘇格蘭場探案的形形式式	一〇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	五元
		美金	三角
		港幣	一元二角
		日幣	一百元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

封面說明——太平洋上空的考驗

一架C-97型四引擎的美軍運輸機載了五十七位乘客，自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特拉維斯機場飛往火奴魯魯，不意一聲巨響，一具推進機發生了故障，最後脫離了機身，並引起了火災，但最後由於駕駛員的鎮定和適宜的處置，終於轉危為安將全邊乘客安全地帶到了目的地，這一幕在太平洋上生與死的搏鬥，使我們於讀此文後猶然感到驚悸。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夜，當我駕駛C-54型四引擎飛機翱翔而上加州天空時，還對機員們漫不經意的開着玩笑。想起了此行之一再被阻，我笑謂：『咱們這一幫裡面準有個不想到夏威夷去的人。』早在兩個小時之前，我們即已在另一架飛機上開始了本次行程。最初，起飛前的例行檢查發現引擎小有問題，於是回廠修理。起飛之後僅只十五分鐘我又發現了左翼兩具引擎頂端的油管情況可疑，結果重返基地易機而行。一再延擱已使乘客們焦躁不堪。因此成行之後大家莫不輕鬆愉快。誰又料得到在一兩個小時之內我的無心諧謔竟成讖語而使我們面對死亡作了一番痛苦的掙扎。



本文作者

生與死的博鬥

太平洋上空的考驗

Samuel W. Tyson 作
明 煌 譯



◎「世界六大宗教概述」及「人類的史詩」貴社有無印單行本計劃？兩者內容充實，譯文信達，具有極大學術價值，給人一種明確概念，對中學生或研究世界史者裨益匪淺，以文學筆調，深入淺出，讀者亦容易吸收，很值得列入「拾穗譯叢」之林，不知以為然否？

編者謹復

3833 讀者

謝！除了你提到過的「世界六大宗教」，「人類的史詩」以外，還有較早期刊出於拾穗的「我們的地球」，原是從生活雜誌上譯過來的三個專輯，生活雜誌為了準備這三個專輯曾化費了不少的人力財力，並派遣科學探險隊深入不毛之地，這確是非常有價值的精神食糧，如果我們在經濟上沒有困難的話，我們將樂於接受你這寶貴的建議。

◎弟可算是拾穗的長期訂戶了，從我開始看拾穗起，我一直將「它」作為我的良友、伴侶、導師，在我寂寞時，它給我安慰；在我頹喪時，它給我鼓舞；當我感到學識不足時，它充實了我……藉着它，我環遊了世界，它幫我瞭解最新科學智識，它引我進入了藝術境界……我從沒有不滿過，可是近幾期常有很多書頁未曾裁開，

經我自己裁開後，總顯得亂七八糟，非常不雅，以後可否改進？因為訂戶方面是沒法選擇的，你的意思如何？橋牌雜誌很久沒出了，貴社是否有意重新登載呢？攝影叢談已刊載了很久，不知貴社是否準備出單行本？何時可出書？準備訂款若干？請示知。

3833 讀者

編者謹復

裁切方面，我們以後當儘可能注意，並日挑最完美的寄給長期訂戶。自由中國的報章雜誌刊登橋牌是由拾穗開其端，我們還舉辦過一次全省金穗獎橋賽，因此我們對於這一項遊戲是有相當淵源的，不過自從有棋橋雜誌出版以後，我們便把這份任務移交了，現在也沒有重行開始的計劃。

◎攝影叢談目前還沒有出版單行本的打算。

……敝人讀到「讀者來鴻」時覺得馬超俊先生的意見很好，希切實做到，以外敝人還有幾點淺見，希實行，希盡量減少插圖，並把圖片縮小，減少漫畫，如小淘氣之類，請把「歷史文化」一欄酌加增多，使讀者能多認識中外歷史……

編者謹復

郭安男

圖片和漫畫可以增加閱讀的興趣，同時也可以增加編排的美觀，好像你的案頭上放一瓶花一様，可以使你的環境美化，因而增加了你的工作效率，此外還可以使你在適當的時候獲得一種調劑，未知尊意認為這種解釋如何？歷史文化方面，如覺得合宜材料當盡量刊出。

我的飛機同機員隸屬於空軍運輸大隊。戰後該隊的航線遍佈全球，載運軍公人員出入國門。我當時奉派在加州特拉維斯空軍基地服務。我們每隔八個小時便有一班飛機前往東京，每隔三天照例跑趟火奴魯魯。出事的那夜我恰奉派駕機前往該地，惟實際上我的主要任務則係仔細考察機員們的技藝如何。

機上乘客照例是那麼一份大雜拌兒。我們搭載了五十七人——這個數目已使載客量達到飽和——其中卅九名是三軍將士，餘乘除了政府的文職官員還有十位軍眷兩名嬰兒以及一些小童。此外還有關島空軍基地高射隊司令，客艙中共有座椅六十張，空下來的三張是專為十名機員準備的。否則有些人在起飛或降落之際將無以托身之所。

自特拉維斯到火奴魯魯的西干機場全長二二五零哩，需時九小時又四十五分鐘。航程所經全是一片浩瀚的汪洋。推算起來，這次飛行大部分要在夜間完成。我於并高至八千呎後關小油門使馬力降到巡航點。兩名機員——圖魯克軍曹和富特森軍曹開始分配熱咖啡和便當給那些饑渴交加的人們，然後將客艙燈光減至朦朧幽暗的程度，在駕駛艙內我們漫聲咖啡一邊從事着例行工作——檢查無線電，和地面聯絡，同時檢查各種儀器。

那天夜色美麗適於飛行，身下不遠之處的海波將月光若斷若續的反射到我們眼簾上面來。四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經過一艘停泊在舊金山和火奴魯魯中途的海岸巡邏艦格爾仙號，請它用雷達確定我們的方位。我們的領航員卜雷

銅鑼鐵壁阻擋氣流，勢必使機身猛向脫軌推進器所在的一側傾斜過去。這時，尤其是我所駕駛的這種巨型機，就全靠正副駕駛合力設法保持平衡了。

一只脫軌推進器對於任何從未經驗過的駕駛員或者乘客都是一件極端可怖之物。單單那陣震耳欲聾的喧嚷已是令人麻木不仁。我在以往六小時飛行中曾經一再經驗過推進器和引擎故障的危機。第一次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我所駕駛的B-29忽有一具推進器失却控制離機飛逝。另一次我駕駛一架C-124運輸機上載乘客一百廿二名，一具引擎忽與機身脫離關係，飛機自一萬呎高空疾降而下直抵三千五百呎處方才掙得得住。這些經驗以及後來所受應付此類危機的嚴格訓練都在此刻得到了一試身手的機會。坦白的說，我在乍聽推進器脫軌之時，身心反應是敏捷而又機械化的。我的機員們亦莫不人如此。

遇到引擎或推進器發生故障時，第一要務就是馬上切斷那只引擎的動力並使螺旋槳逆轉俾其不致阻碍飛機的前進。我慌忙抽回油門掣切斷了通往左外側引擎的動力，同時大聲命令藍巴德雙足踏住左舵板以防飛機旋轉。我再度猛攔車鈕，然而那具推進器業已旋轉得過份迅速其勢已難遏止了。

如果停止推進器無效的話，次一步驟就要使飛機速度減慢下來同時降低高度以藉低空的濃厚空氣作為天然的煞車。我高喝命令翼尖下垂同時操縱着控制設備。機身猛的斜昇而上。當時速自二百十哩跌至一百五十哩時喧囂之聲

中尉堅守崗位。一切順利正常，再過四個半鐘頭即可安抵火奴魯魯了。

不久，我們呼吁西干機場要求目八千呎昇高到一萬六千呎以藉風力助航。一聲OK之下我隨即加大馬力操縱着控制設備。我從眼梢瞥見了機員們照常的換班，何體上尉代替卜雷中尉擔任領航員。我的副駕駛海士中尉正把位子讓給藍巴德中尉。藍巴德是個學習慾非常強烈的年青小伙子，我使他管理控制設備完成爬高工作而由我代行副駕駛的職務，這時我將椅背後仰仰直了兩條起飛以來迄未鬆弛過的腿，靜待藍巴德將飛機昇至一萬六千呎拉平之後走進客艙去吸煙閒談一番。當高度表針直指一萬六千呎之時我手指儀器，藍巴德會意的拉平機頭。另一機員開始減低馬力。我也摘下無線電耳機，半條身軀業已離開了座椅。

恰在此際，忽聞一聲巨響，有如千名報凶女妖在沙漠之夜裡齊聲狂吼，頓使機艙內部震盪不已。刹那間，我坐立參半的呆住了。不消說明，誰都知道這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乃是一具推進器脫軌的宣告。

在飛機可能遭遇的各種危險中，除開起火以外，最致命的就要算是推進器脫軌了。

所謂推進器脫軌是它突然之間擺脫了機械控制而還自加速的旋轉起來，這時它便化作一組狂轉的利刃，倘若不能立即制止，可能飛離機身把機身切成兩段或將引擎拖出來，尤其可怕的是失却控制的推進器由於旋轉速度快得異常，非但無法推動飛機使之前進抑且足以形成一面風雨不透的

漸漸減低，證明那具脫軌推進器的旋轉速度業已降低到了可以關車的程度。我引機低飛猛攔車鈕，仍然無效。剎那間，我明白了繳結所在——高速旋轉已使引擎和推進器之間的油乾涸了，結果已無可供關車的餘油。我們雖可將飛行速度減至最低以達到控制那具脫軌推進器之目的。但是這樣一來却又面對着另一個尤為嚴重的危機——缺乏了滑潤油的引擎勢必很快凍結，除非特別小心，那具脫軌推進器隨時都有飛走之虞。

我們在空中躊躇飛行，航速僅是維持飛機不墜。飛機逐漸下降時我們用無線電發出了求救的訊號，並報告飛機的方位以及推進器失却控制而又無法關車的情形。

數秒鐘後，引擎凍結了。控制桿隨着崩斷而使那具脫軌推進器益發不可制止的任性狂轉起來。它的旋轉速度仍然高達每分鐘二千轉，在引擎上面沒有滑潤油的狀態下發生高熱飛離機身僅屬時間的問題。我詢問一位負責檢查工作的老手——圖德軍曹——說：「還剩下多少時間？」

「不過幾分鐘。」他回答。

「將探照燈照着它，好讓我看得見它什麼時候熱得紅起來。」

我隨又通知副駕駛藍巴德準備關閉左內側的推進器，假若脫軌推進器飛進了另一具正在旋轉的推進器那就萬難倖免於禍了。我告訴他當推進器即將脫離機身的刹那我將把左翼抬高希望它能夠飛越而過。當然，在左翼全無動力的狀態下表演這一手確屬一件萬分冒險的舉動。

我深知客艙內的五十七名乘客此刻該是如何的痛苦。他們先聽見了脫離推進器的哀鳴，繼而我和藍巴德為欲減低航速驟然爬高又使他們在椅中左翻右跌，惶恐之情不問可知。我始終終極忙得無暇對他們說話，我的助手圖魯克和富特森只沉默而敏捷的為他們從事迫降海面的準備。客艙後部的乘客都被移坐到前部的地板上面來，驚慌不安的夾在兩排座椅之間。人人穿上了救生衣，從衣袋中除掉有尖的物品，同時縛牢安全帶。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個說話機會，我把聲調極力裝得很平靜：「我們就要拋掉一具推進器了。一切會得馬上恢復正常，然後繼續飛往夏威夷。我不想告訴他們飛離的推進器可能揭發控制設備衝入機艙或者切斷電線。我吩咐富特森和圖德將和推進器位於一條直線上面的乘客們移到艙的後部去。」

其時，飛機業已降至八千呎。自我背後傳來了牛山軍曹的鎮靜的聲音：「頭部越來越紅了。」我在椅上緊張得發了僵。幾秒鐘內大禍即將臨頭。我看見藍巴德將手放在第二號引擎的開車鈕上。我加勁的握著控制盤。牛山的聲音又來了：「頭上冒出火花來了。」一陣恐懼的波浪掃過了我的全身。這一句報告的意思只有一種別無他義：起火

了！
圖德軍曹的聲音相繼而來：「它開始彎曲了。」
我對準藍巴德狂呼：「關上第二號！」
命令剛剛執行，機身隨即向左猛偏。我們苦苦掙扎着

一團烈火盲目的直向水面衝去，降落後距離最近的陸地也有一千哩，我默禱祈禱，不禁懷念起了遙遠的妻兒。我懷疑自己曾在這短暫的卅八年歲月中盡情享受了人生之樂。最後我又憶起了客艙裡面的乘客，藉着傳音器安慰他們不必擔心。

圖德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這一次他的腔調不復似以前那樣平板。他報告了一宗喜訊：「火已熄了！」眼前的危機已成過去，我於感謝主恩之後隨即通知乘客和地面聯絡站。

至此，我面臨着一項十分痛苦的抉擇——飛返海岸測候艦迫降海面好呢？還是僅賴兩具引擎繼續前往夏威夷好呢？我的處境幾與汎美航空公司的奧格機長在數月以前的遭遇完全相同，當時奧格也是駕着一架同型飛機自夏威夷飛返舊金山。他所喪失的兩具引擎位置也差不多與我一樣。他選擇了前一條路——繞着海岸測候艦飛行等候存油耗盡始行迫降俾便空的油箱可以增加飛機的浮力。他的神技使得乘客們秋毫無損。我曾經和他談過這次意外事件的寶貴經驗。

我迅速的心算一番。倘把目的地從火奴魯魯改為希洛島則航距可自一千二百哩縮短為一千哩。我向機員們查問存油數量，結果不太樂觀。靠着兩具引擎飛行我們需要五小時又四十分鐘的汽油，而事實上油量表準確與否還不敢說。按照當時的低速飛抵希洛島需時六個鐘頭。算起來，我們還欠缺卅廿分鐘的燃料。此外還有一點值得考慮：有史以來尚無一人曾經駕着這種巨型機僅靠兩具引擎飛渡一

將它保持平衡。我自左面窗口外窺，但見脫離推進器上面噴射着眩目的火花。我只能默禱它趁火焰尚未延及引擎時及早脫離機身，一面將駕駛艙傾向右方並全力踏住舵板以便左翼盡量顯得高高的。就在此際，那具推進器脫穎而出拖着一條火焰構成的尾巴投入太空，我立即聽到了一聲輕微的撞擊，慌忙檢查各種儀器。飛去的推進器雖然擦了我一筆，幸而各方面都還安好如恒。

我讓自己鬆弛了一瞬時光，頌禱神恩，可是圖德隨又帶來了不幸的消息：「引擎頭上仍舊燃燒着。」

我舉目外窺，看見了一股烈焰彷彿千萬枝七月四日的焰火，我猛想到了位於引擎後面的油箱，一道命令脫口而出：「海面迫降！」事實上，機員們早已料到此舉而均有所準備了，乘客們被紛紛安置在迫降站上，機員們各就各位。藍巴德正與地面緊急通話——報告飛機的方位以及起火的情況。時間業已不容我們飛返海岸測候艦。我們必須先在海面之上降落等候它們馳援。我命令藍巴德開動第二號引擎想藉高度航速帶來的強風吹熄引擎頭上的烈火。當然這種希望只是小而又小。

不料第二號引擎剛剛開動，一陣劇震隨而俱來，只得慌忙重閉。圖德軍曹移燈審視發現二號推進器上有一片螺旋槳短了兩三呎。至此我始恍然大悟在脫離推進器飛離之時曾經聽到撞擊聲響的原因。看情形我們也許要僅僅靠着兩具引擎迫降海面了。我試着不去思索這回事——重達十二萬三千磅的機身汽油乘客和貨物在漆黑一團的夜間攜帶着

千哩。如此飛行沿途之上的緊張吃力自不待言。

不過，我在袖底藏着一張王牌。多年之前我曾聽說螺旋槳式飛機在水面之上——幾乎擦着水面——飛行時可以獲得特殊的浮力而節省了耗油量。這就是所謂的「地面效果」。我暗自思量——我可以留此不前繞艦飛行上四五個小時然後像奧格那樣的迫降海面，奧格的機上僅有乘客卅一名，而我機則多至六十七名，若能安全降落却也可以算是奇蹟一宗，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可以首途希洛島試試地面效果，同時密切注意耗油量。假若飛至中途地面效果並不生效的話我仍可飛返離岸從容迫降——比較起來，後一着畢竟有類賭博危險得多。萬一僅餘的兩具引擎中途再出毛病而必須立刻迫降時勢將難獲海岸測候艦之助。不過沿途之上必定會有許多別的船隻，發生事故時却還不怕沒人搭救。所以據我觀察還是值得一試的。

於是我通知乘客們，抱歉的說在未來的幾個小時裡面他們將會小有不適，因為大家必須一直留在迫降站內。我們用無線電聯絡測候艦以及地面聯絡站，收到了一片鼓勵。空中救護隊聲稱已有兩架C-12型機從夏威夷起飛，上面帶着浮筏和各種救生設備。三艘海軍船隻亦已分頭趕到我們的航線上面來。我自已已離上另一架比我早一個小時飛往火奴魯魯的O-15刻正返航特拉維斯而將在中途上成為我的護航者。位於夏威夷和我們之間的商船亦均有所準備了。

在這架跛腳飛機的駕駛艙中，我與藍巴德繼續發狂也

似的工作，機員們已將馬力定在最有利的耗油點上。飛機踉蹌踉蹌的飛着。我們不時鼓動翼尖以防墜落，高度是逐漸減低下來了。

一名機員對我說：「少校。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拋棄貨物。」這批機員實在令人驚喜，他們總會預先窺透我的心意。

「咱們一共有多少？」我查問。「大約有兩千磅郵件以及三千五百磅行李。」他回答。

我下令：「先拋郵件！」第一袋郵件離機時我們的高度是二千五百呎，等到郵袋拋光飛機距離水面僅及五十呎且有繼續降低之勢。事實很明顯，不論地面效果有否其事我們總無辦法靠着最有利的動力將飛機維持在空中。

開始拋擲三千五百磅行李之前，為着安全着想，我們爬高到一千呎。因此耗掉了不少寶貴的汽油。怎麼事實上必須一試，我發出訊號。機員們加足馬力。飛機開始艱辛的攀援。右翼上面增加的壓力使得飛機越發不易納入常軌。我與藍巴德跟那些控制設備拚上了命。

我用話筒向全體乘客表示歉意：「對不起，我們實在迫不得已要將大家的珍貴行李推下去了。」

我們終於爬到了一千呎，再把動力定在最有利的點上。當機員打開小門時我立即感到了拖力的增加。我真希望不必全部拋掉它們，但最後還是統統犧牲了，完畢之後，飛機已降低得跟海面僅五十呎了。我開足馬力離開波端，在一千呎高度上拉平。機員們的報告仍然令人沮喪。

取飲。一杯既盡，我突然想起應該對機中貯水實行配給。否則勢將無法應付迫降海面而乘筏之時的水荒。我請機員們將這項可悲的消息傳達給全體乘客。接着又有在我屏端塞上一枝烟。一吸之下只覺平淡無味。韶光遂分逐秒的慢慢拖着。駕駛艙內悶熱難忍，我憶起了以前詢問奧格的一句話：「當你繞着澳洲海岸飛行時心中有何慮呢？」如今我已明白，我懷念起了一切——上帝，愛情，家庭，生活，錯誤，成就，過失和財產，頃刻之間對於許多問題大澈大悟起來。

如今，飛機已經聽我指揮。剩餘的油量與時俱增。我又想起了那批乘客。他們的肉體固已痛楚不堪而精神方面的熬煎亦必難以忍受。乘客之中罕有曾經受過這種考驗的。假若半個小時之後情況良好的話，我想走入客艙去同大家閒談一番。我的音容至少足以增加他們的信心。我邀請其中一位高級海軍官員羅瑞君到駕駛艙裡來。為了表示自己並無若何大痛苦。我力不從心的囑咐道：「你是一位船長嗎？」他領首稱是。我俯指近在眼底的波濤說：「你萬沒料到竟會在與艦橋等高之處從事此次飛行吧！」他笑了，顯然已經體會了駕駛艙內部的自信氣氛。我要求他回客艙去同女客交談。他立即領悟我的用意而完成了非常成功的任務。

又一次油量報告指出機上的剩餘燃油為數大有可觀。耗油量與時俱減，航程還有四小時而存油足以供燃四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飛行。如果引擎不出毛病，我們定可安然

我們還有五個半小時的路要飛，而存油僅足支持五小時又廿分鐘。我們在波峯之上忽高忽低的舞躍着。我與藍巴德拚命鼓翼同時設法尋找地面效果。

不知不覺的，天邊已現曙光，使我初次看清了藍巴德的情況。他的雙足緊壓着右舵板，混身肌肉明顯的緊張着。他的面孔蒼白，衣服被汗浸透。直到此刻我方才知道他的身心如何緊張。另一位副駕駛海士正站在我背後。我連忙招呼他過來代替藍巴德。交接之際，我真是緊張得無法言喻，生怕在這一剎那間波端的身心難以獨自負起控制工作的重擔來，我幾欲狂呼催促他們動作快些，但是目擊藍巴德離座時雙腿麻木的模樣只得縮住了口。海士就位之前我由於用力過度手錶帶為之掣斷。等他入座之後我的臂部重擔始告稍輕。我對他簡單扼要說明了海面迫降的要領——如果發現兩具好引擎中任何一個有了問題，他就要立刻將雙足離開舵板讓飛機向左傾斜以與海面相平行，同時拉響警鈴通知乘客們提高注意，然後在海面上強迫降落——他領悟的點頭。

經驗證明飛機的高度以一百呎最為適宜。我們開始一點又一點的收到了地面效果。當時距離希洛島還有四個半小時航程，而存油量已足供燃四小時又四十分鐘。換言之，我們已經獲得了十分鐘的額外燃料，但我並不心滿意足，因為油量表是否準確尚未可知，我要等到剩餘油量較多時再作最後決定。此際從我肩膀上方伸過來一隻手擎水一杯。但我怎敢使手離開駕駛盤，只能用牙齒咬住杯子吊着。

抵達。我們將這項消息廣播出去，我的信心至此大增，那架歸航的〇一〇正在迅速的接近我們，不久即可相遇。我們兩方六十哩處一艘商船也同我們輪送好音。

我急於前往客艙，便叫藍巴德暫時偏勞一番。我跪曲椅中前後已達七小時，全身麻木，久握控制盤的左手手指已經習於彎曲，此時要將右手將它們一一拉直，站起身來雙腿軟如橡皮，左臂完全失去了知覺。卡爾布制服被汗如洗，行走時靴內水聲瀟瀟可聞。一名機員為我按摩臂部。另一人替我燃了一枝香烟。我這才看清全部工作人員莫不衣褲淋漓，發覺艙內溫度高達一百一十度至一百廿度之間。自從低飛之後，機上的通風設備形同虛設。

我於跨進客艙之前略略遲疑了一下，未敢確定能否保持聲音不致嘶裂。我必須裝得鎮靜如恆。身穿救生衣的乘客一古腦兒擠在客艙前半的座位上。那位關島空軍基地高射隊司令坐在盥洗間的便桶蓋上，門框上面倚着一名戴眼鏡的人。我建議他除去眼鏡。我又看到一名婦女坐在前排椅子上手捏一串念珠。在她身旁坐着兩名年約十一二歲的男童。

我側身問道：「怎麼樣？你害怕了嗎？」

她抬眼望着我：「是的，難道你不怕嗎？」

我答稱：「不，並不太害怕。我們的機會很好。我們會得安抵目的地。」

我又同一位携帶着一妻五子女的年長老百姓攀談起來。五名子女之中有一個還是嬰兒。我不住暗自猜測假若飛

機遇險的話他會先救那一個。幸虧我自己不是須作此一決定之人。

一位女乘客抱怨說：「哦，少校。你把東西這麼丟下去，害我損失了十頂嶄新的帽子。你如果事先看過一兩頂，一定不會忍心這樣做。」

我聲明自己照樣損失了一雙準備在夏威夷穿著的新鞋，並且打趣的說：「你若坐在救生筏上試戴新帽那情景倒很好玩哪！」

乘客們先後提出了一個雷同的問題：「我們能够抵達目的地嗎？」我的回答總是這一句：「萬一不行的話，我會飛返測候館。」

回返駕駛艙途中，我透過窗子看到了一支被削斷螺旋槳的第二號引擎。它歪歪斜斜的微微向下垂着。這時圖德軍曹提出了，個早已存諸我心的問題：「着陸輪放得下來嗎？」

這很難說。着陸輪的位置恰在引擎下方，受損失靈頗有可能。我極力逃避去想這個問題，僅僅答道：「到時候讓咱們努力克服難關吧。」

當我回到駕駛座上時，那架C-57已經找到了我們，在一千呎高空上面盤桓着。那過不久，兩架C-57也從兩翼出現。其中一架用無線電對我們鎮靜的呼叫：「喂，朋友，情形好嗎？還有兩三架飛機正在途中，加上我們共有四五架前來伴你。」

我報告了自己的位置並請求他們傾航藉以減輕我們的

同時用頭撞開了窗子讓寒風呼嘯而入，及時獲得了最後關頭所需的精力。

我用話筒告訴全體乘客：「這次是我同諸位交談的最後機會了。多謝大家的合作。我平生搭載過不少乘客，只有你們才配稱為最好的一批。」

跑道在望，我降低至三百呎，心中默禱不已，堅信上帝與我同在。在距離跑道盡頭三千呎處，我高呼一聲：「放下着陸輪！」信號燈表示左着陸輪未能落下。我減小馬力繼續低飛，泰勒軍曹迅速檢查後報告左着陸輪業已被阻無法放下。他記得我在剛才的指示！這種情形之下，又進一步驟便是拉響迫降警鈴了！他用鎮定如故的聲調對我說：「你還有足夠的油呢！」

我心想，這不可能，瘋了！你怎能叫一架C-57只靠兩具引擎大兜圈子。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不也確曾僅僅靠着它們飛行了一千哩之遙六個小時之久嗎！最初我豈非同樣認為這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嗎？

降至二百五十呎時，飛機已近跑道盡頭。我命令拉起翼尖及着陸輪，稍加馬力從事唯一不再的環飛。圖德和牛山兩人瘋狂的用手推下左着陸輪。這種工作通常需要五至十分鐘始可完成，繞場環飛時我瞥見地面上聚集着許多人，便對海士說：「咱們一定擾散了他們的盛會啦！」却沒料到這些全是前來歡迎我們的人。

環飛將畢時，海士突發歡呼：「左着陸輪下來了！」幾乎同時，圖德在我肩側出現：「少校，我弄下來了

負擔。

何禮上尉和卜雷中尉始終不懈的和希洛島機場保持定位聯絡。事實證明如此得來的結論要比援機的報告準確許多。

這時另一架C-57的存油業已無多。我請求它趕緊飛回夏威夷，但遭到了拒絕。

我苦中作樂的說：「在這種低處飛慣了却也不太壞哩！」

他答道：「是的，不過這段旅程實在未免太長啦！」積分成時，我們繼續以一百六十三哩的時速低飛，凌波而行。剩餘油量有增無減。我們聚精匯神傾聽引擎聲音，一聞障礙必須火速迫降刻不容緩。接近希洛島時我攤開地圖尋覓一條可供直自海上飛降的跑道，找妥之後始敢分神考慮着陸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差不多是無能為力的。

到時候能够順利放下來一切自無困難，否則我們只有強迫降落之一途。我走進客艙將實情報告乘客，力慰屈時並無起火之虞，因為迫降時左翼先行觸地而其上的引擎均已關閉了。我保證：「人人都可安然跨出飛機去。」

最後準備開始了，機員們在迫降站內鋪上了許多毯子。飛機加足馬力。我慢慢將它昇至五百呎以便觀察跑道。援機尾隨着指示正確的途徑並隨時通知風向和高度。我們緊張的屏息着。那兩具好引擎已經工作得過勞過久了，此際還要開足馬力爬高很可能闖下大禍，剎那間。我突然感覺疲弱得難以完成着陸的重任，急忙招呼海士暫代駕駛，

個。你可以放下另外兩具了。」

我放下前着陸輪和右着陸輪，對準跑道衝下去！速度稍嫌快了些兒，在地面上滾了六千呎，停止時距離水泥跑道盡頭業已不足百呎。油量表指出存油猶足飛行一小時。當我將飛機駛向密集奔跑的人群時，客艙裡面同時傳出了一陣歡呼聲。

我的頭朝駕駛艙上，不能動彈，不能思索。乘客們爭相下機。機員們尾隨而出。有一名機員前來對我說：「少校。我要讓你看看，不論何時，不論何地，不論情況安危，不論飛機優劣，我們大家都樂意伴着你飛行。」這句話對於我比較那枚十字飛行勳章以及頭條新聞尤為重要。我深愛這一批沉默果敢的機員。

原載星期六晚郵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

一位面帶憂慮的人再去見他的醫生。

醫生問道：「我勸你在碰到困難的時候，應該以微笑應付，你做到沒有？」

病人：「是的，醫生。」

醫生：「那麼結果怎麼樣呢？」

病人：「老闆已向我警告三次了，他要我收起那付尷尬的笑容，趕快去工作。」

英倫警探奇譚

原著者 Sir Ronald Hove
譯者 年 秉 劍



本文作者霍威爵士

本文作者霍威爵士任蘇格蘭警場罪犯偵察部主任凡二十五年，一九五五年英女皇授以爵位，現已退休。

大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兩年以前，我與德國警察總監希姆萊共進午餐的時候，他很自然的問到我倫敦

的罪犯情形何如。
我回答他最令我們頭疼的是破室而入或是侵入店舖的盜竊。希姆萊面上露帶很具有優越意味的笑容說道，「啊，是的，我們在柏林也曾為此而煩心。我把這事報告給元首，他指示我，『下次你再提到盜竊賊，就把他頭砍掉。那樣就可以制止住偷盜了。』於是我們就用砍頭來處置盜竊，結果盜風就這樣被遏止住了。」
我並不認為希姆萊是很靠得住的人，我也不知道柏林的竊犯是否曾受到斬首的處份，但是由於這番交談每每使我不由得不再尋思我自己的國家對罪犯所持的態度。
我很榮幸得以在首都警察組織裡服務二十五年之久，首都警察是世界上最繁榮部隊之一。巡邏大倫敦市的警察約有一萬六千人——還嫌太少了——區域面積計七百五十平方哩，人口超過八百萬。通常，就單憑這個部隊的存就在足以防範罪犯的發生了。為着對已經發生了的罪犯偵察，英倫已建樹起來一具有高度效能的機器，那就是舉世聞名的蘇格蘭場。
新蘇格蘭場 New Scotland Yard 的正確稱呼應該是首都警察總局，那是座豐富資料的儲存所。局裡指紋部保有在英國每個被判罪的犯人手印，罪犯記錄室保有他們的

資料以及照片。此外還有許多部門都是各有專責。這些方面的勤務大部份都隸屬於罪犯偵察部，我就在這部門中渡過我在警局中大半的生涯，最初充任副部長，以後充任助理總監，負責罪犯偵察部的業務。
我曾指稱蘇格蘭場是部機器，由各部份結合起來而形成的，任何一部份都不能脫離其他部份而單獨工作，實際上正是如此。讓我把這部機器工作的情形舉例來加以說明。

像在蘭開夏州，黑本城中所發生的一件案子，有個孩子被謀殺了，唯一的線索就是一個瓶子上面的一些指紋。這些指紋乃送往指紋部去與其所蒐集的檔案比較察看。但毫無結果。於是我們乃知道這指紋的所有人並未犯有前科的。由於除此而外更無路可走，乃決定把在黑本城裡每一人的指紋都捺下來，這城人口約有十一萬之多。

在取指紋前，警方提出諾言，保證在事後把這次所有與罪犯無關的指紋一律焚燬，事後也確實如此兌現了。因為英國人民信任警察以及英國法律的公允，他們同意如此做法。差不多費了三月之久捺取指紋。偵探們甚至追尋到自凶殺發生以後離開這一地區的人而取得了他們的指紋。總共捺取了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三份指紋。終于找出一份與瓶上指紋相符的，基於這項結果有一個人被處死刑。

另外一個案件，是當戰時在鹿頓發生的，在河中發現了一個無齒婦人的屍體，赤身裹在四個貨物袋裡面，姓名不詳。所有可能證明她身份的東西，諸如假齒以及戒指等

都除去了。

四個貨物袋中有兩個毫無標誌。其一印着當地一位馬鈴薯商人的姓名，查出那是他一年前所購置一千條之一，銷售分配於三十哩半徑區域以內。第四個袋子乃由糧食局發出，其對象為全國各地之馬鈴薯商。這樣一來使得這個袋子已不復能成為偵察的線索了。

因為這個女人懷有五個月的身孕，還有割盲腸的痕痕，警方乃在這人口七萬的鹿頓城中，逐戶訪問，並且還問及所有醫生，胎兒診所，婦產醫院，助產士，以及無數的負責定量食物配給的店商，因為他們也負責配給那些將要成為母親的額外食品。

這屍體曾經三十九位不同的人仕來辨識，其中有十一個人肯定的說她是某人。但是沒有兩個辨識是一致的，結果警方找出來這所說的十一位女人都還活著，安然無恙。四千名以上的失蹤婦人都加以調查，有五百名的行踪全被確切的查明白了，二百五十名的貨車司機於這女人屍體在水中那段時間通過其附近一座橋樑的也都被查出來而加以問訊。

因為找到有些布片上面染著與這女人同類型的血跡，於是在鹿頓的垃圾堆乃被大事蒐尋，檢查了約一噸以上的舊衣殘骸。

在送往警局的破衣當中有五塊破布拚起來差不多恰好成為一件完整的黑上衣，襯裡與墊肩全都黑色顯示出這件衣服曾經染過，從墊肩與衣服間找出來染房的標記。因而

使我們得以辨認這名婦人，她有個丈夫。最初他說他的妻子已經背棄了他，終于他自認是謀殺她的凶手。

很顯然，沒有任何一名偵探，不論他多麼精明都不能獨自處理這類案件。這就全靠了這部機器，它可以很快的把多數有高度技藝的人員送往罪犯的現場，並有很多現代的偵察儀器——自血型試驗以至顯微照相術等供他們使用的。

當我在一九三二年初入蘇格蘭的時候，這座機器還在逐步強化組織中。當時的總監是皇家空軍元帥「淳恰德」爵士 Lord Trenchard，他就各方面來講都是位偉人。能有目前這樣效率的蘇格蘭場實在基於淳恰德。首都警察局本來自身沒有裁判科學館，淳恰德就創建了一個。原來警局方面有關法律的問題是由外界的律師業來承辦，淳恰德却在局內設立了一個律師事務所。

那時我在檢察署服務，蒙他邀請我到警察總局去出任罪犯偵察部的副部長。我的本行原是律師。為什麼在偵察組織裡要有個訓練有素的律師位居要津，實在有個非常好的理由，因為有些時候在當機立斷的關頭法律更重於偵察。

例如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時我任助理總監負責罪犯偵察部的責任，在倫敦旅館裡有名婦人被凶殺並且被支解了。她與一個男人同去投宿，那男人登記的名字是黑斯陸軍中校，我們很快的從罪犯記錄室檔案中查出來黑斯陸軍中校，我們很快的從罪犯記錄室檔案中查出來黑斯陸軍中校，我們很快的從罪犯記錄室檔案中查出來黑斯陸軍中校，我們很快的從罪犯記錄室檔案中查出來黑斯陸軍中校。

斯 Bourneouth 邂逅的。

有人說黑斯如比做法是爲了便於他爾後推諉說是心神喪失不由自主的行爲，而在他犯第一次凶殺的行徑中就已有了這種安排。我不相信以他的智慧能够考慮到這麼深遠，在他謀殺第一個女人與第二個之間他曾與第三個女孩子交遊，但是他並沒有危害她，她的作證說他對她是彬彬有禮的。

假定我是個預言家，明知道再度謀殺將會發生，我是否肯把對黑斯指控的證據有效與否置諸不顧，而寄望於把他像片刊出俾得借此於其有機會犯第二次謀殺前將其擒獲呢？我想我依然不會變更主意的。

緊接著又有另外一個案件，我們供給報界一張照片使其斷爲刊登而很快的便有了收穫。此地我必須插入一句題外的話，英國警探通常對於罪犯的容忍態度簡直足令外人驚詫。他要用其畢生在罪犯之中工作，如果他是經常瘋狂的痛恨罪犯他便無法工作了。但是這項容忍還是有其例外的。對危害孩子的或是毆打，殺害警察的罪犯都是絕不放縱的。

在這案子中，一位與罪犯偵察部有關係的便衣，他有兩個孩子，就在他盤問一個已經他追跡多時的可疑盜竊犯時被殘忍的槍殺了。辨認誰是槍手一點也未曾費事。他的名字是湯瑪士，寫在死去的警察記事簿上。他是名逃兵，已經離營六個月了。

我們向報界發佈了一項公告說我們要與湯瑪士晤談，

同時我們也找到了一名出租汽車的司機，他記得在凶殺發生的那天晚上，約近午夜的時候，他載了一男一女由夜總會到那個旅館，男人的面貌與黑斯相符。夜總會的招待員也能從像貌的描述上辨認這一對男女。自然黑斯是不見了，目前我們能確切的認爲他與這件凶殺有關就是憑了出租汽車司機與招待員的證詞。在凶殺案三大以後，我聽說有家日報有張黑斯的照片，預備在報刊上採用。

就一位偵探來看可能會說「好吧！知道黑斯是什麼模樣的人越多，我們提到他的時間越快。」但是一位律師却需要另外的考慮。如果他的照片被刊出了，被告的辯護律師就可以攻擊我們的兩位主要證人的證詞，說他們只是從報紙上看到黑斯的照片以後，才得以辨認出黑斯本人來的。

因此我建議不要把照片刊出。就事後的經過來看，這似乎是很難採取的決心，但是，在那個時候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爲難。現在我也並不以爲那時我是做錯了。就當時我們所知道有關黑斯的資料，他曾犯盜竊罪，侵入私人住宅及欺詐等罪。並沒有理由推斷他將再度謀殺。他尚未被判明爲凶手，同時就我所知，也沒有像黑斯這一類罪犯記錄的人，於第一次犯謀殺罪數天之內又犯第二次謀殺的前例。

在這個時候黑斯就如此做了，約在其第一次謀殺後的十二天左右，我們還在尋找他的時候，黑斯殺死並且支解了另一個女孩，她是與黑斯在南海岸一座濱海的城市柏茅

結果有個人前來報告說湯瑪士與其妻子私奔了，他給我們一張他妻子的照片，我們轉發給報界。翌日早晨刊有像片的報紙送出不過才一兩個鐘點，我們就接着一位房東太太的報告講這報紙上所說的女人正與一個男人同居在她所經營的公寓裡面。

現在，我們要看到警察們具有何等的勇氣。我們早已知道湯瑪士帶有武器，隨時準備拚命。英國警察除掉在非常特殊情況之下是例不帶槍的。我們信賴就憑了出奇不意，由幾名受過徒手搏鬥訓練的彪形大漢一擁而上，一定可以把他制服。因此，我們覺得不必用武裝警衛把湯瑪士睡覺的那房屋四週圍起來，也沒有準備與他槍戰。

在那天早晨大約七點半的光景，有一組警員，由一位會充做搬球前鋒的警監率領隨同着房東太太走上樓去，房東太太手端着湯瑪士的早餐食盤。她把食盤放在房外，敲了敲門就下樓去了。警員們屏息靜候。當房門一開。他們便奪門而入，在湯瑪士正衝向牀去取槍時，被制服住了。

事後湯瑪士告訴警監說，「那槍裡面滿裝子彈，都是爲你們而準備的，你很幸運，我是決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拚到底了。」

這故事出人意外的的是湯瑪士竟未被弔死，因爲在那個時候議會正在辯論要通過一條廢棄死刑的法律，在辯論期間一切死刑都擱置起來了。湯瑪士在目前依然活着，是令很多警員們都深引以爲憾的事情。

倫敦警探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在許多事例之中有一件最了不起的發生於多年以前，有兩名偵探在倫敦東區一所住屋把一名裝有武器的強人圍困住了。罪犯警告他們道：「如果你們試管要上來，我就開槍。」可是第一名偵探還是走了上去，當即被槍殺死。第二名偵探明知他的同伴的遭遇，而事實上他是跨過了他的屍體，步上樓梯，擒住了那凶犯。

很幸運的，我們總可以找到足夠的人們準備以其生命來冒險，就是由於他們這種勇氣。我們還沒有覺得英國警察有加以武裝的必要。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武裝了警察罪犯們也會武裝他們自身，並且會絲毫不遲疑的用與警察們拚鬥，或是用以對付與其有妨礙的平民。

三十年來就我所知，英倫警察的勇氣依然未變分毫，可是在其他方面却大有轉變。舉一件事來說，過去他每天要喝八到十個品脫 (Pint) 的啤酒，現在却以茶來替代了。當我初入蘇格蘭場，還殘留着的一些老式的警察們，他們就很難配合到近代的捕捉罪犯機構裡來。一名警察必需經常要有獨立卓行的精神。但是在今天這時代裡他更需情願向這機構中其他部門諸如裁判科學館等徵詢專家的意見。

兩年以前有件爆炸保險櫃的案子發生，經科學館把保險櫃爆炸的微粒加以化驗，查出其中混雜着桃花心木木屑，鐵銹以及白鎳。警察找到三名嫌疑犯，從他們衣袋以及褲腳上集取絨毛與塵埃拿到顯微鏡下察看，找出來同樣

同一類型罪惡的犯人。在蘇格蘭場的罪犯記錄室罪犯行為索引就是基於罪犯有習慣性這一事實而製成的。有一個人在那記錄上使用四百四十個別名，但是他總是用同樣的方法犯同樣的罪過，於是我們究竟捉到了他。

小說家與記者們都曾告訴過到英國來的旅客要西區環繞皮克德里園一帶地方視為罪惡淵藪。如果這道所謂罪惡是指性的罪惡而言，倘有待對此觀點稍加說明，因為英國的罪惡法很不易為外人了解，事實上我們也覺得不可思議，使得我們很難有效的對付娼妓或是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們。

但是不斷給警察最多麻煩的地區，還是那一些污穢的街道所形成的「罪惡區」，自大理石門，沿了愛其遜路直到哈若街再下抵樂亭山。就在這地區中某間房屋裡，當一個人把釘子釘入廚房牆壁的時候，發現了用紙板做的夾層，進一步偵察發現現在一個四室裡有三具裸體的女屍。

此外還另有一具屍首埋在前房地板下面，在那座很小的花園裡我們挖出兩具完整的死人骨骼，一個炭化破碎的頭顱，很多牙齒以及他種器官肢骸，包括——最令人可怖的——一個人的大腸骨支在破碎的籬笆上面。更發現與這些屍骨同時埋入的報紙殘片顯示出至少已經歷時七年之久。

這藏屍住屋的主人終於被找出來，他是一個像貌平常的書記，名字叫做雷斯梯。辯護所舉的理由是他有瘋狂症。這種集體屠殺的規模自史密斯案件後在英國還無與倫比。

的具有桃花心木木屑，鐵銹以及白鎳的混合物。犯首試圖狡辯說那桃花心木木屑，是他在他自己的汽車間裡鋸木留下來的。於是警方又在他的汽車房中取了些木屑交到試驗所化驗，確定其為西班牙桃心木，而在罪犯褲子裡發現的木料却係來自英屬安都拉司。

目前警局裡仍然還有足夠的領域以供個人才智的發揮，因為這個機器也還有其缺憾。對蘇格蘭場工作情形有些了解的朋友們對我說，除却謀殺案太招人注目以外，他們可以憑着好運道以及仔細的策劃，犯一次任何罪名而不被發覺。我希望他們是估計錯了，但是警局的檔案有一百五十萬卷，罪犯記錄室有二百七十五萬份索引卡片，指紋部有一百二十五萬份指紋，還在按年率五萬的速度增長中。在這些天文數字之中，某一個人自然可能會倖免一次甚或是兩次。

慣犯每每重複使用同一技倆，比較偶犯要更易於追蹤一些。我特別記得有位很能幹的司職，他習慣上總要他的新主人預付一月的工資。然後他就等到第一次的正式晚宴仔細的挑選一位他最不喜歡的客人，把大半碗湯都倒入他的頸子裡去。自然他馬上就被革退了，而平白多得大半個月的工錢。就用這個方法使得他一年中只真正做十三星期的工作，而過得舒舒服服的。

司天譴的女神，化身成蘇格蘭場把這個非常人物抓到了，因為他使用偽造的推銷書。司天譴的女神通常總是追捕到那些太懶，太不聰明，太不肯用心思想出新方法來犯

。史密斯是為謀得他非法結婚的妻子們之入壽保險金而分別的加以淹殺。這案子中在地板下面的屍體是克雷斯梯的髮妻，他就是為了這項罪名而間吊刑處死的。

對貪污的指控也是不時用來攻擊所有警察人員的話題，在有些案件中似乎具有多種其他的理由。首都警察自身却常常以其能免除這一污點而自豪。每年或許有兩三個人會被通知請其自行辭職或是予以解職，因為得到有相當的證據顯示出他們有貪污的行為。

試想警察們所遭受到的誘惑，犯法的僅只這幾個實在足驚人的記錄，英國警察的待遇並不高，而每年破獲的非法街頭賭博，約達三千萬鎊。如此看來是有足夠的錢賄賂警察了。但是對警員中任何一件被證實了的受賄案件，我至少可以舉兩三件如下述的絲毫不苟的清風亮節。一位警察監走入一名涉嫌接受賄賂的屋中，那涉嫌人很坦率的對他講，「為了這件事，你已經捉到三個男人關在牢中了。我有一兒一女都在一所高貴的學校裡就讀，如果你把我關了進去，就把他們連我一起都毀掉了。這裡是三萬鎊請對這件事別再提了。」

這位警察，他的薪水是七百鎊一年，他自己已有兩個孩子要撫養成人，本可以報告說他的查詢並無何結果。但是他却未曾如此，反而帶了人與錢直接投向總局。

這幾乎完全免除貪污的情形，要歸功於一世紀多以前的首都警察的創始人等，堅持這一部除要絕對不受政治上的干擾。在倫敦，首都警察受內政部長節制，不管他屬

於何黨何派，他絕不會想要用警察來達成政治上的目的。巡迴街頭的警察都明白這一點，他拒受誘惑的決心更見增強了。

更進一步，我不相信有倫敦有如偵探小說中喜歡描述的一賊黨——由一名主腦控制的永久犯罪組織存在。依據我二十五年服務警界的經驗，我們從來未曾提到一個主腦。這點可以證明他們的本領高強，也可以說他們根本上就不存在，全看你們如何想了。

但是，由於警察機構效率之高竟產生了一種暫時性的「賊黨」。因為街上經常有很多裝無線電與蘇格蘭場連繫的警車巡邏，要想使用單獨一輛汽車劫物逃跑是決辦不到的。罪犯必需使用好幾輛車，可能都是偷來的，還要有個時間精確至秒的計劃。這就是說要多數的人，換言之就是一黨。一黨結合起來專為一次的活動，但是他們很快的就分手，因為他們怕有人告密，他會把任何永久性的組織報告給警局知道。

像這樣有計劃的活動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要算一九四八年導致黑斯路之戰那一案件了。那計劃是野心頗大的，要想進襲倫敦機場的保稅倉庫，當時在庫中有價值五十萬鎊的貨物，此外，他們還知道有價值一百萬鎊的金條將要由飛機運到。

這項計劃是預備在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負責照管倉庫的職員飲茶下藥迷住，然後再把倉儲貨品運走。這項計劃只有兩處錯誤。第一運送金條的飛機由於霧大停飛延至第

一類案件供給資料。我有經常在外面吃飯的習慣，部份是由我喜歡，有一部份也是由於我相信我認識的人越多，對罪犯偵察部越有好處。我有一些朋友諸如茅漢與傅南乾，著名的音樂諸君，很少能指我迷津。但是有些却可以。一九四八年就是由於我從一位社交上朋友處獲得的消息，結果乃使得警局的欺詐偵察小隊追蹤到史坦尼先生。欺詐偵察小隊的前任主管索普在最初進行偵察的時候只用了一個助手。在他得到結果之前，我勢需派遣十五名額外的警探前往協助這個小隊的工作，索普他自己就從數百人那裡取得其對此一事的書面意見。

就由這一偵詢的結果，乃在法官索斯奇先生主持之下組成了一個法庭來審察指控有些官吏與資深大臣貪污的案件。在這件案子中雖然說是有二位資深大臣被鑑定為行為不檢而引咎辭職，事實上是過多於火。史坦尼聲稱這些人都在他那裡交薪，因此他們乃可被誘導予他以便，使他藉以獲利，於是他遂以為任何人都可用賄賂來爭取，但是在這件案件中最特出的就是他的賄賂手段幾乎對任何一名警探也未嘗行得通。這種情形顯然地使史坦尼先生充滿了驚異。

像這種的案子在報紙上可以佔上幾週的頭條新聞，但是在位一位警員的生涯裡並佔不了多大的份量。反倒是那種簡單，不引人注意的破窗而入之盜竊才是我們長久的痛苦與麻煩所在。

一個真正能幹的破窗賊是特別難以捕捉的。這個人就

二天才到。第二有人把預備襲取倉庫的事密報給警局了。在清晨快一點鐘的時候，有輛遮蓋着的大搬運車開入了機場，倒退抵達倉庫的庫門。七個人蒙面，携帶短棒以為武器，進了倉庫，而搬運車的司機則手持一個發動手柄穿過航空公司的制服站在庫門口把風。

在倉庫裡還有三名罪犯偵查部的官員也是穿了航空公司的制服裝出受迷藥的沉重呼吸之聲睡在那裡，另有七名罪犯偵查部的人員躲在暗處。倉庫四週都被警員包圍着，警車也佈置在機場附近的要地以便截阻任何可能竊車圖逃的盜犯。

那次埋伏做得很好。一名伴睡的警員，他的頭被重重的踢了一腳，盜犯們想藉此來察看他不是真被藥迷住失去了知覺。他一時也未曾移動。他與他的同伴都被綁住，口上也被用膠布封住。盜賊從他們身上搜出開保險櫃的鑰匙而走向保險櫃，那時躲藏的警員出現阻止。引起一場惡戰。九名警員受傷，囚犯方面受傷的也有八名，他們後來被判五至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在倫敦以外的警察認為首都警察過份誇大引線的價值，也嫌使用的太多，但是，廣事交遊對一名好警察而言是非常有此必要的。他所認識的人要三教九流無所不包，許多可能是在他轄區中，聲明掃地的人物。

在這方面我自己也做了一點工作，不過方式稍有不同而已。當我參加罪犯偵察部後，我斷定一般的偵探很少有閑暇與機會同上流社會人士晤面，而這些人每每可以對某如哈利代，他被新聞界稱之為盜竊之王。哈利代被擒全是靠著我們的運氣，據說別的東西不算，單是珠寶一項他從溫沙公爵夫婦那裡盜去的就值二十萬鎊。而他被捕只是為了從一座鄉村旅館中盜取一片乳酪。

店主報案後，當地警察偵察的結果，線索導引到住在大晤河畔一座獨立家屋一位有身份的居民，他自稱有不動產，是位珠寶商。當地警察注意到這人有些可疑，乃把這些可疑之點轉達給蘇格蘭場。該場發現二十四年前這人曾犯過罪，雖說他們自那以後便再也沒有聽到過有關他的事情。

但是就因為他偷了一片乳酪，使得他招引起警界的注意，而發覺他與在果里正偵察着的一串盜竊有關。接獲查出來許多被偷的珠寶都藏在他家裡。於正式提起控訴後，他被交保候釋候審，以槍自殺了。

我們以後在哈利代存放在許多地方的保險箱裡找到價值數千鎊的珠寶，有些是差下二十年來的盜竊累積所得。這些並非他盜竊的全部，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曾埋藏了一些人在踪罕到的所在，或是用水密袋裝了沉入河底。或者會有一天，一位農夫或是業餘的漁夫會無意中發現溫沙公爵夫婦的珠寶的。

哈利代的盜竊方法可以算得上舉世無雙。很多年他都是單人四馬。後來，他年紀大了，攀高不便，他才找用幫手，但是每次都僅限一人，每人都只做一件工作。他選的這個人，他於約定地點與其會合，用車載了開往一所住宅

絕不使他知道是在那個區域裡面，這人將被他派遺順着潮水水管爬進房去，等到盜竊得手下來後，他還要搜其週身以確保所有偷到的東西都交了出來。然後他再按預先協定的數字付款，這樣雙方交易就此爲止了。我對哈利代不熱衷於盜竊，他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傢伙，至少算得上第一流的盜竊。

在我進入罪犯偵察部不久，我特別找機會去與凶手接觸對他們加以研究。我覺得他們很愚鈍，他們的罪行也很蠢，但是我總對一個設計週到的大欺詐犯所涉及之技術問題，感到神往。有關欺詐的真相問題所在並非犯罪行為的發現，而在於如何把那些很複雜的細節提出法庭，使得一般陪審官，其或可以說識學識淵博的法官，對其有所了解。

當我初入法界，我在檢察署工作。初期我所經辦的案之中，有一件是關於一名很機警的小欺詐案，我們稱之爲甲先生的案件。

有關本案的大要說來非常明白。甲先生是某一個印度國君的繼承人，他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勝利舞會中，發現有兩位很動人，而且很友善的女士與他鄰座而坐。還有什麼事比得上甲先生與第一位女士一拍即合，他的秘書配上她的朋友來得更爲自然呢？幾個月以後，這位王子與他的當演遜夫人睡在巴黎旅館的牀上時，房門被衝開了，一個人氣勢昂昂的闖進來說道：「現在我找到我所要的證據了。」

結局很多這類案情中不是有個漂亮的女人，就是希冀能夠無本生利。其餘的就是純粹由於好心腸與無知而使得欺詐犯得到騙錢的機會。

對此有個適當的例子，那就是克蘭普漢姆的案件，他靠蓋私用慈善救濟而過活了十五年。在一九二五年，他在南倫頓一個貧苦的教區充任牧師。他是個道地的牧師於是乃能經由郵政向外界呼籲，請求寄贈錢財衣物以救助貧苦的教友們。

第一次的呼籲可能是發諸真誠，但是其結果之豐碩誘惑了克蘭普漢姆，使他繼續發出請求捐募的函件，後來我們發現他每年寄出十五萬封勸募函件，有一間辦公室僱用了六名女孩子專司其事。

這筆收入使得他在銀行之中用他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妻子兒女的名字有九十一筆存款，單是郵局匯票一項就使他得到一千鎊一年。他爲了便於兌現而不致遭人詢問，他就把一家附有郵局代辦所的高號買了下來，而由他那賦閒的兄弟在那裡負責。他的住宅中每週舉行一次標賣，把別人的送來的好衣服出售得錢，那些賣不掉的才留給窮人。

他這樣做了十三年，直等到一位教會委員覺得奇怪，因爲他知道這牧師的俸給不過四百鎊一年，怎麼竟能過得那麼舒服。教會委員把他的懷疑報告給主教，主教又向有關報告。結果克蘭普漢姆終於被以欺詐冒領及偽造文書騙取約八千萬鎊財物之罪名起訴。據我們估計在他這多年來經手慈善事業中攫取財物必若干倍於此數。只有百分之一

魯濱遜夫人未曾告訴王子這人並非如他所想像的是她丈夫，而是一個名叫紐頓的無賴。幾年以前他曾因爲偽造文書罪名入獄，從那時起都是靠着他的聰明過活。王子的侍從官，阿瑟上尉不久之後就報告王子說這個人爲光火的丈夫準備進行離婚，但是還有決子可以勸阻。磋商下來於是王子就依照魯濱遜先生的意思開了張十五萬鎊的支票給他所指定的律師霍布。後來又送了張十五萬鎊的支票去；但是那時王子起了疑心，而及時通知止付。

一般人可能都會認爲這是件很單純的共謀詐財案。但是在法律上困難的是要證明霍布，紐頓，侍從官與魯濱遜們確有勾結。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預備這麼辦。魯濱遜們我們認爲是小傢伙，根本沒有提起公訴。阿瑟上尉很聰明的留在法國不敢回來，雖說法國因爲他在法國非法分得了一部份欺詐款項，而判他十三個月徒刑，但是不肯引渡給我們。我們當然很願意看到紐頓站在被告席上，但是我們需要他的證詞才能便控訴霍布的案件水洩不通，因爲我們認爲他才是這件欺詐案中的主謀。

於是只有霍布單獨被控犯了欺詐罪判處兩年徒刑。我一直覺得要想能够依着我所認爲他應該受的罪名而控訴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管怎麼樣，這位王子在巴黎總算是開心了，十五萬鎊在他的看來可能與我們對一包香煙的價值差不了許多，他只不過給俱樂部以及那些開粗魯玩笑的所在增添許多笑料罷了。

人類中聰明誤用的最易在欺詐中大顯身手，但是歸根

的收入用到貧民身上。不管怎麼樣，克蘭普漢姆以其一年四百鎊的薪水竟能擁有三部汽車，到美國，加拿大，西印度群島，奧國及巴基斯坦渡假，就可以看出來其盜竊財物到什麼程度了。

我的一位前主——我想是湯姆生爵士——有一次他被邀請向倫敦監獄中的犯人講話，來一段前所未有之最短致詞，他想不出該怎麼稱呼，他說「紳士們」，下面一片沈默，於是他又試稱「同胞們」，還是沒有反應。於是他歸結起來說，「好吧，不管怎麼樣，我很高興看到今天晚上有這麼多的人聚集在這裡。」

我一向都很喜歡這個故事，但是這其中很有一番道理。警察是最不贊成對初犯施以長期監禁，或是對偶犯小錯的人加以控訴的。但是他們却很願意看到那些怙惡不悛的罪犯被關入監牢。設實話，要想提高警察效率，讓他們知道他們不辭晝夜，辛辛苦苦把一名嫌疑追蹤到，他將受其應得的處置是很重要的。

現在還有一個人逍遙法外，我最好不提他的名字。他犯了兩件謀殺案，而竟被開釋。若十年以前，有個女人的屍身在一個不用的船渠碼頭上被發現了。她因爲頭上受傷而致命，從傷痕上看來可能是靴子踢成的。

警察對於誰是謀殺的嫌疑犯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個嫌犯穿着勞工用的皮靴，釘滿了一平頭釘，以及靴頭與靴跟的鐵片。在他右靴的蓋趾部份警察找出一一些血跡，但是病理學家却不同意死者傷痕會是由腳踢造成的。

他們堅信那嫌疑犯是凶手，於是他又搜尋凶殺現場，找到兩塊褐色玻璃片。病理學家同意那傷痕可能是瓶子打擊而成的。又一問題就是要找出那個瓶子的其他部份，猜想是已被丟下那三十呎深的船渠去了。那裡的水靜極了，因為它原是煤炭碼頭。一名潛水夫下去看不見一點東西，於是警探們找到一扇鐵門把它緊在一個小艇上使得它懸掛着很靠近海底。潛水夫再順鐵門下去沿着那裡區域拾起各式各樣的破瓶子。

經過無數次的問詢，這個瓶子的來源追查直到一個酒店，這被謀殺的女人與那嫌疑犯曾在此共渡過那個黃昏。這嫌疑犯在離去之前曾買了一瓶奇特裝的啤酒帶走。還有人看見他袋裡裝着這瓶啤酒在酒店與凶殺場地行走。

這似乎是件很靠得住的案子了，但是在這嫌疑犯第一次審判中，陪審官先未能獲得協議，第二次投票認為他無罪。自然，依照英國法律在已經判決之後，這個人不能夠被用同一罪名再行起訴。因此，我們的嫌疑犯在他被釋一週以後自承是他殺了那女人，當時他喝醉了，法律也無奈他何。

他的自由使得他成為城中各酒吧的上賓，顧客們都渴望見他，由於他這樣具有號召力，酒保竟至願意無限的免費供應他的啤酒。慢慢的他不那樣為人所知，顯然地他覺得該是他再來一次謀殺以吸引注意的時候了，他就又謀殺了一個人。這次陪審官對他的判決認為是誤殺，被判七年徒刑，他坐了七年牢，我上次聽到別人談起他時，說他

了解真相，並不需要採用下等手段證明疲勞審訊難以酷刑等。英國的方法是親暱他——對英倫警探而言，親暱的對象只是一個人，不論其為罪犯或是無辜，只是他適逢其會要與其相處一段時間罷了——一杯泡得很好，很濃的茶，加上很多的糖在裡面。對他的處境表同情，試為爭取他的信心。

在大體上，英國的民眾對他們的警界保有信心，警局對民眾亦然。任何人看到皇后伊利沙白二世加冕典禮的時候，那些守法的群眾，一名警察要約束差不多五十碼的街道，擠滿了歡呼，興奮的人們一定會感到驚異。美國總統在公共場所行動時，有很多的武裝偵探護衛。蘇格蘭場除掉其他事物之外，還負責保護皇室，習慣上只用一名便步警察來擔當這件工作。

但是當狄托元帥於一九五三年三月訪英時，我們曾經看到一下在其他國家中的情形是怎麼個樣子，我們都不大喜歡。我們的記憶馬上回到到薩利結夫 *Salvo*，因為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南斯拉夫已經不再做政治性的謀殺了又由於有些流亡國外的南斯拉夫夫人對狄托頗不具好感。我們特加嚴加防範。

在那盛日，狄托座遊湖泰晤士河而上，他所要通過的那些橋上而完全屏除車輛與行人。在西敏寺碼頭圍了一圈警察，在狄托居留期間，特別為他派了由十六輛摩托車警察組成的特別巡邏。

有些在英國的人認為我們的安全措施做得太過份了。

的身體異常健康。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得太多了，當面對一名特別討厭的罪犯時將很難誘使得警察們想要用他們自己的粗暴法律來對付。在別的國家這種人會因「試圖逃脫」被槍殺掉，無疑的，如果法律與其執行開始脫節，在英國也會發生這種情形的。

每年差不多總有六七次因為警察誤捕無辜而引起責難。有些誤捕並不像其表面上那樣有錯。一位很警覺的年青警察有次拘捕了一個人進入西區警察站，因為他發現那人在等汽車的行列中行動詭譎。這警察以為他是扒手，但是這嫌疑犯穿著得很好，是個外國人，衣袋中有一百鎊以上的現款。

他似乎不大像個扒手，但是當這名警察描述他的行為時，一位很機敏，久住站上的警察副長診斷出來他所犯的罪行——如果那算是種罪的話——乃是「揩油」，這是用來形容想要在人多處所贈摩動人的年青婦女的話。這算是誤捕還是不算？我們很快的，毫不折扣的向他道歉，並且把他很體面的送回家去。也許是出於這種誤捕的結果，使得以後很多在汽車站上等車的女孩子不再被冒犯了。

在小說家的幻想裡，業餘的偵探，不會受到因誤捕而生內疚所累。也不受審判法的約束，根據審判法，他一定要警告這個人說任何他說話的話都要記下來並且或許要用要佐證。在審判法範圍以內工作，英國警察已經體認出來要

也許對在英國國境內而說我們是有些過份。這種氣候，似乎使得那些可能成為暗殺者的人精神上都有點消沉。但是我曾經有個短暫的時間可能成為被謀殺的對象，那實在是個很不愉快的經驗。

邱吉爾已經安排好了要前往巴黎參加解放大典，我是他的隨員之一。那時巴黎才落入盟國之手為時未幾，許多德國人還沒有清查出來，法國警察很感到人手不足。

我在當時負責首相的安全，但是他像往常一樣對這件事有他自己的看法。就他來說，他要坐在夏澤尼澤 *Champ Elysees* 法國的公共遊樂場內，接受這被解放城市的贈品，如果所有尚留在法國的德國人要願意向他射擊的話，那就說他們好運道。

就為人來講，我覺得他的態度很值得敬佩。就警員身份來講，我覺得他很值得推戴。但是我絲毫無能為力。我促請法國的警局對那敬禮人的對面建築物詳加搜查，確保那些住屋都住著可靠的台人，我儘量靠近邱吉爾先生的身邊，那是惟一可能的安全措施。

然而，我曾得到過一次勝利。因為我知道歌劇場是刺客最喜歡選擇為下手的所在，我建議首相他應該取消正式訪問那個地方的節目。他很快速的同意了。有片刻時間我幻想邱吉爾先生終於採納了我的建議，因而感到非常愉快。但是繼而一想，我有了另外一個想法。那非常簡單，得他同意只是因為他根本上對歌劇不感興趣罷了。

帖木兒汗國之行

約翰根室著
汪復強譯



中亞對於蘇俄的意義可以邊陲一辭來代表之。這塊地域使得蘇俄在亞洲方面構成其強大地位。但其真正意義還是在這片邊陲上，現在已很快地被開發了，有非同小可的自然和政治的資源——棉，穀物，油，無數的礦產還有水力發電。

在純粹政治或地理觀點上來講實在並無所謂「中亞」。在古時這一大塊地域泛稱為土耳其斯坦，特徵就是廣大，乾旱和不易進入。現在在這裡有五個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克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單就卡薩克斯坦一地而言就有美國德薩斯州四個那麼大。東西從史太林格勒和塞海爾附近的伏爾加起一直到中國和蒙古的邊界，南北從西伯利亞區像鄂木斯克等城到市地一直到阿富汗和印度的邊境。而對着帕米爾和興都庫什山，而沒入喜馬拉雅山。造成「世界的屋脊」。全部大半是無際的平原，多數的河流都注入內陸海。

中亞是歐亞大陸上一個遼遠而不易侵入的核心。我們的祖宗，第一個亞利安人可能就是在這裡發源；而成吉思汗和帖木兒所領導的同歐洲大移民也就是從那裡開始。攻陷莫斯科而在伏爾加區建立的黃金部落的鞏固人和蒙古人也是來自該處，而匈奴，也是從那裡一直打到多瑙河。沙皇的軍隊進入中亞是在一八六〇年，而美國之與印第安酋長打交道一樣。俄國人同那些亞洲各等王公談條件也就跟美國人精心策劃而來，而祇是因爲鄰近，空虛，有趨和價值。

俄國人之取得塔什干城是在一八六五年；撒馬爾罕和布哈拉則在一八八八。侵入之主要武器是一條一八八〇年左右興建的裏海鐵路。半世紀後蘇俄建了土西鐵路，把塔什干和那佛西比斯克以及西

伯利亞的各工業城市連結起來。這條有名鐵路的主要負責人，出人意表的竟是一個美國人畢爾·沙托夫 Bill Shattuck。四十年前還是一片荒野的中亞，去年生產的電力超過全中東百分之三百。沙漠中遍立了工廠。

在中亞區三個最稠多人口的城市是撒馬爾罕，布哈拉和塔什干，都在烏茲別克斯坦。這個共和國在中亞雖非最大，但卻最富且最前進。人口約八百五十萬，面積和美國加州一樣。境內百分之五十是沙漠，但卻擁有全中亞區內三分之二的鐵路，百分之八的棉田，還有大量的工業發展。當地人有其民族特殊裝飾，男人都戴一頂綉花瓜皮帽，很少攜下來，睡覺時都戴著。

帖木兒之都

撒馬爾罕，這個帖木兒王朝的首都，也是古代跨越亞洲進入中國的要領。過去人們將撒馬爾罕並稱為「德菲（註一）與雅典，或稱之為「枯手上的綠寶石」，「亞洲大陸之光榮與奇景」。傳說一四五〇到一八五〇四百年中僅有兩個歐洲人曾經深入該境，但目前已難證實。現在到撒馬爾罕去是家常便飯了，從莫斯科直飛只要七個半鐘頭，而且在觀光局的遊覽日程上也居重要地位。

如果沒有那些偉大的古蹟存在的話，撒馬爾罕也不過是蘇聯在中亞的一個城市而已。它位於茲拉夫山山嶺中一塊綠洲上，海拔兩千呎，四圍環有雪光晶瑩的高山。這雪光也只冬天才有，在夏天溫度能達華氏一百廿度。人口廿

三萬，有四種主要的民族，很少相混——烏茲別克人（佔百分之六十），俄國人，阿爾美尼亞人和猶太人。

街道寬廣，沿途種有很多樹木，鋪有柏油；毫無東方味道或地方特色，反而次序井然。烏茲別克人看來就像摩洛哥人，只是如果經濟能夠負擔，頭上會戴著俄式皮帽，腳上穿俄國高靴。街上市招用俄文和烏茲別克文兩種。在飛機場甚至還備有小巧的英文指示「由此外出」。有些小女孩戴有鮮明的長耳環，眉毛抹著胭脂；少數回婦仍然戴著面幕。第一個使我得以細作觀察的人是我們在旅館餐廳時坐在我和我太太旁邊的一位。他的頭剃得溜光，滿口金牙，並且有用餐刀刮頭上的頭皮。

餐廳裡人擠時，人們就照著俄國老規矩，打個招呼就坐到你桌上來，有時根本連招呼也不打就坐下來。頭一天晚上我們喫的是，索倫卡（連湯），小牛肉和洋葱作的小炸肉餅，最好的烤肉，還有櫻桃和石榴作尾食。

在撒馬爾罕我們的嚮導是當地大學的古物學教授伊凡·烏木雅調夫。烏木雅調夫教授是一位勤懇的列寧格勒人，在帝俄末期在外事處作研究工作，革命後仍繼續研究不輟，來到中亞在塔什干和撒馬爾罕教學四十餘年。在這一帶他恐怕要算是在世者中的最高權威了。而他的一生事業也是在這個紛亂多變的時代中，一個有趣的持續例子。他帶我們去看了下面幾個勝蹟：

一、天文台。帖木兒之孫烏魯克王所建，他生於一四〇九到一四四九，喜歡研究天文，並有「天文學皇子」

之名。台址在城郊巔上，從一條陡坡石頭小路走進一個深澗的黑暗洞口，像一口井一樣，望遠鏡當初就架在那裡。觀測儀器早已無存。烏魯別克的數學算法已有英文譯本，可見就在十五世紀的中亞已經有了進步的科學頭腦和相當成果的工作。

二、故城遺址，與附近的建築物係十五世紀帖木兒城的市中心方場。而對面的是一所方正的清真寺，有一個高高突出的尖拱門；緊挨着是三座學校，配着雙層的摩爾式尖頂遊廊。建築物兩側的藍頂尖塔依然矗立，但一座已經傾斜，用支架鐵線撐住，易入一種阿剎的廢宮的印象。寇松爵士曾在二八八八年到過撒馬爾罕，對此故城譽之為「世界上最富貴的公共方場」，甚至優於威尼思的聖馬可方場。其建築時代約相當於印度的塔，馬哈爾時期，但損壞程度厲害多了。滿地全是碎琉璃瓦；你要願意檢的話，可以裝滿你的口袋回來。沒有人曉得這片皇城是由什麼人蓋的。幾世紀來中亞的回人都以此為一勝地；這裡的學生都受過訓練，並保持回教傳統。

穿過這個方場我看到一座史太林像，漆成銀色。接着廣播器就開始大聲報告：「關於匈牙利和蘇聯士的消息——一架噴射機從頭頂上掠過。亞洲的這一部份也與時代並進了。」

三、德比罕努。這是帖木兒為他的一個漢妃所建的；整個禮拜寺和講經堂不多已完全頹毀。這個禮拜寺是為紀念帖木兒的一次武功而建（一三九一—一四〇四）。殘留

的還有一座大拱門，在後面還有一座完好的回寺尖塔的圓柱塔身和半個圓頂。在所有這些遺跡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些殘留瓦片，光澤依然；顏色以藍綠為主。斷垣殘柱上今日已為烏雀營巢，這所故址毀壞是如此之甚，不管如何努力，恐亦不能恢復原狀。

四、沙亦津德。意思是「活潑的沙皇」，是一條古代陵寢中的梯道。沿着一條窄陡的過路，旁邊立有許多小的禮拜寺和些碑坑遺跡，其中陵墓有的上溯到第八世紀。大多數帖木兒的家族都葬在此地。兩個圓頂形綠色穹頂上面都已長滿野草。這裡的瓦有白色，珊瑚色，黃色，還有一種深藍色像日落時海水一樣。

五、最後是帖木兒本人的陵寢。穿過一個荒蕪的小院，就巍然在望，在一個大拱形門兩旁配立着雙重的尖拱，四週圍有無數的帶尖圓頂，全都覆以藍綠色琉璃瓦，以一種螺旋形攢集而上。牆內面全都是紋理（有些像現下的莫斯科地下車道那樣）和其它名貴石料所鑲嵌。帖木兒的靈柩是黑色的，是一種稀有的聚雲石所造；上面銘曰「令子猶生，蒼生一傑」。

由於當地震的原故，此區中對於古蹟保存很不容易，帖木兒的墓不久前已被打開，把骨殖移到塔什干去了，在那裡可以保存得好一些。這位蒙古一代之雄，他雖志在疆域萬里，但本人軀幹並不修偉，還可能是肺病而死。他有跛足，右手還是萎痺。一四〇五年逝世，年七十，統轄地域差不多從蒙古遠達多瑙河畔。

從撒馬爾罕到布哈拉，飛機中途只停一站，距離很短。雖然飛機飛過的是一條很茂盛的河谷，但在撒馬爾罕與布哈拉之間就沒有看到有什麼道路或房屋。一個圓蓋的葫蘆形的小村莊，一些乾旱的河道，看來就像在黃色土地上被厚刷子用灰藍色粉漿刷出來的一樣。隨後就突然是一片峭立的紅色山巒，紅得像像火車。隨後是一片紫色的湖，沿湖岸有一道白色的泡沫，我起初以為是雪，原來是鹽。快到布哈拉才看到有灌溉。在棕紫色土地上一個個村莊，像一堆堆石子，不過四圍都有小片綠色灌溉地區。有的是四角形的，有的是長條。

土王的墓坑

布哈拉比撒馬爾罕小，也原始化，單純多了；並沒有新舊之別，很多人多少還生活得同一百年前所差無幾。排着陰沉矮口的城牆，崩塌下的殘堆就像石鐘乳一樣，城裡黑石塊鋪的街道，崎嶇萬狀，見所未見。布哈拉以黃紅方形地氈出名。不過並不是城裡做的，布哈拉只是一個聚集市場而已。在通向進城的一條馬路上我看見很多人在路上踏棉花。路平，在上面擠棉子比什麼地方都好。

由於遠離正當交通線，所以觀光局並沒有把布哈拉列入觀光範圍。有一位英國貴婦最近來過布哈拉，她有一點意見是「在布哈拉去洗澡你得先有一大靴。」還有，這個地方也可以稱之為金牙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雖非滿口，至少是大半金牙。我在旅館裡問一個漂亮女孩子，是不是

烏孜別克人，她滿肚皮不高興的問答說，「你看我像一個烏孜別克麼？」我不曉得她是那裡人，也許是俄羅斯人或是韃靼人，不過她那半張開的嘴脣，壓着沉甸甸的全是金牙。

當地居民大多數是烏孜別克和塔吉克，還有一族很有力的猶太人。帖木兒從美索布達米亞把猶太人帶過來；到現在大多數的猶太人已在于族性方面被同化了。一九五六年後半年，布哈拉的猶太社群，以忠誠的猶太團體名義，非常盡職的反應其蘇俄主子的呼聲，來表示對以色列侵略埃及的憤怒抗議。

布哈拉一地在歷史上知名已近二千年。亞歷山大大帝曾駐節於此，紀元前一千年左右，該地曾為全亞洲中學術最發達之地。留學與朝聖者不遠千里而來，一直到成吉思汗時代（一二二〇）第一把火給他地燒光，亞刺伯的居民給殺掉了大半。

十九世紀中葉後，在俄國人統治下，布哈拉具有半主權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還是由自己的王來統治。在一八七零年以前，奴隸買賣在公開市場上還存在着。當地人對他們最後一個王傳說着很多令人聽聞的故事，他是在內戰之後布爾什維克掌握了大權而在一九二零年被逼退位而流放出去的。他們說他把人丟在監獄裡，看他被毒蟲惡鬼慢慢咬死，他還有一個後宮養着四百青年男女。

布哈拉人自己最引以為榮的一個遺跡是叫作「曼納利，卡茲安」，意思是「死之塔」，是一一二七七年所建的一

個回教寺塔多少世紀來一直是當地的刑台。判了罪的犯人如果不送到獄坑去，行刑時就把他從塔頂上丟下來摔死。王宮的景象有點淡之感，傍著一灣死水。這個圍著灰色亞字籬的建築物現已改為博物館。與中國的瓷器和織金刺繡混合陳列著的還有近代的宣傳畫，其中有的畫著共匪的飛機在韓戰中神氣地擊落了美國軍刀機。

布哈拉的神學院已有九百年歷史，現還在開辦。我們同那美譽的校長談了一次話，他長此校已有卅多年，現有一百學生，修業期是九年。畢業生遍佈全中亞，去作教長。我問他布哈拉居民依舊作宗教禮拜的有百分之多少。他頓了一下，避免正面作答，只說很多人都在家裡祈禱。我又問是否他的教徒裡也有共產黨員。他說沒有，不過也許他們也自己在家裡祈禱。接著他就反問我在美國有百分之幾的回教徒？

有計劃的城市

烏茲別克斯坦的首府是塔什干，那裡情況完全不同了。這是一個近代工業化的城市。蘇聯到印度及阿富汗的航空線中，是主要大站，不僅是烏茲別克的首府，在全中亞五個共和國中也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塔什干，原義石頭的城，是蘇聯的第七大城，人口有八十萬。俄國人進佔中亞時他們採用的方式和法國殖民摩洛哥的方式一樣，就是對原有土著城市不予破壞，而外為白種人另闢生活區。所以塔什干現在有新舊二城並立。當一八六五沙皇接管時的

被放逐的一羣

在塔什干以及其他許多中亞的城市中，最觸目的一件就是殘廢之多。我們剛一到，就在街上和市場中看到許多跛子在拐來拐去。有的作乞討，有的賣鉛筆或鞋帶。還看到有一個連兩腿一臂都沒有了。比他稍為強一點的跛子大概總有好幾百。我起初以為是因為這裡氣候好，所以把這些不幸的人安置到這裡來。隨後我才曉得內情。在不久幾年前，當局決意想把構成都市惡相的份子——酗酒不悛的，無可救藥的墮落少年等等，都從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城市中清除出去。殘廢當然是社會中最有礙觀瞻的了。所以上萬的這種人們，就輕而易舉地被拋棄到集中運到中亞遙遠地區，讓他們呆在那裡了。

塔什干的市長名叫敏納瓦，屠蘇諾夫，是個四十二歲的本地人。我們同他和他的同事，地方黨書記拉薩，古拉莫夫，長談了好幾個鐘頭。（中間電話響了兩次，但他都不接。）蘇俄官員都是講究注意力集中的。他們告訴我，市議會每兩年選舉一次，採用直接秘密投票。當然只有一種票。之後就提名一個九人執行委員會，然後從此九人中選出一個市長。

他們談起話來滔滔不絕。頭腦很堅定，警覺，而且對其市政成就滿意。他們感覺最大問題就是住屋和水電。我告訴他們，在美國大城市裡面，市長不成功全看他在警政方面有何辦法，像犯罪，賄賂，賭博和交通等都是重要

塔什干土王，人們還都稱之為「半王」。

根據蘇聯統計，今日塔什干人口，烏茲別克佔百分之六十五，俄羅斯人佔百分之十一（其餘的就是塔吉克，卡薩克，韃靼，和阿爾美尼亞人）。由於俄國人之逐年大量進入，大概至少已佔人口百分之五十了。除此之外，塔什干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棉廠。在此間有許多事物是呈有極強烈的對比性；男人已走入最現代的機械領域，而回教婦女，仍然蒙著黑色馬察的面紗。我們到的那天晚上，歌劇院正上演「夜吟詩人」(Trovatore)——真是想不到會在這中亞中心地方看得到的！

塔什干的園產可說得不薄。我們吃到草每像李子那麼大，黃紅色的蘋果形狀像梨，葡萄呢，長得彎彎的像個腰子。我們去拜訪塔什干回教大掌教的公子。他送了我一些玫瑰花足有六吋。我們帶回旅館時，侍女見到把地捧到懷裡，好像一輩子沒有見過花似的。俄國人習性如此，情有所感，馬上形諸動作以表示，而且動作姿勢總是很過火的。

有一晚上我們去看馬戲，看到有名的俄國小丑都樂夫，要是沒有他的話，那戲真是一點看頭沒有。過後，在一條街上，一個人同他太太一直跟著我走下來。他走過我不經意的回頭一望，然後一直望到我臉上。他叫了出來：「游覽客人！」他一把握著我的手，什麼都沒有講。不過就在他這一聲中，已不知含有多少對外界的好奇和他下意識的嚮往呢。

因素。屠蘇諾夫把眉毛一揚，犯罪與賄賂除那種小眉小眼的外可說不存在，至於像什麼汽車行車問題，停車問題等等，在塔什干現在還都不成問題。

住屋可以說在蘇聯到處都是最嚴重也最傷腦筋的一個問題。古拉莫夫說，在革命前，根本就沒有人懂得什麼叫計劃。可是現在的青年如對他說，還有人可以無計劃而產生的事，那簡直是太不可思議的事了。「過去人們可以隨意在那裡蓋房子！」現在，塔什干的住宅是由計劃控制的，不過還沒有十分緊。上一年新蓋了有四萬二千平方公尺面積，約可容四千六百人。本年度，政府希望完成一個七萬四千平方公尺建築計劃，其中四萬五千由私人自給。他說：「我們地方有錢。我們辦得到。而且聯邦政府還補助我們。莫斯科本年度撥給塔什干有八億盧布。」不過縱屬如許，但新屋數量對塔什干而言仍係杯水車薪。

當布爾希維克政權在塔什干剛一開始時，最緊急的問題就是剷除文盲。他們已經成功了。在四十年前，全塔什干只有一個人得到學院學位，他後來作了律師。此間連一所高等學校都沒有。今日是每人都要受強迫教育，除去若干老人之外文盲已沒有了，除去本地大學之外，塔什干有十七個學院和研究所，一百五十三所普通學校，有十二萬五千學生。

那蘇那，阿克松地先生是一位詩人和烏茲別克共和國國家編印館的主任，他給我們瀏覽了一下關於文教的東西。上年度用烏茲別克文刊印了有五百種書籍。一總發行有

九百萬冊：其中可注意的是大多數烏孜別克人都能講讀俄文，所以同一種書還有其俄文本同時流通。

我也問過關於西方文學的情形。「李爾王」和「奧賽羅」都會上演過。窩尼契夫人的「牛軋」已有譯本，華德法斯特的「自由之路」自不在話下。對我所講法斯特先生在美國並不其知名一點，自然到那裡都是一樣，又是都表有殊堪置疑的態度。非常有趣的是阿克松地先生從來不曉得有個司坦倍克，就對於 Evelyn Wobush 和 Graham Greene (註三) 的名子也敢知甚少。不過賈克倫敦的一切他倒都清楚。差不多所有的俄國人都曉得他。如果一個美國人對一個俄國人講說賈克倫敦並不是一流作家的話，那他一定會碰到預子拾。

在塔什干給回教人用的現在還有十個大的禮拜寺和一些小的。我們偶爾在一個禮拜五，回教的祈禱日中去到一個巴拉坎回教學校去參觀，學校旁邊就是禮拜寺，人非常擁擠。總掌教已經九十六歲了，他不僅是烏孜別克的，而且也是全中亞區的回教團體的名譽領袖。在整個中亞區中大概有一千三百萬回教徒。蘇聯的政策在理論上是尊重回教組織的。宗教活動(理論上)也是不干涉的。不過事實上回教寺院是在一種苦難中維持，很多基本性質東西都已給刪掉了。採取緩和手段，在蘇聯國民學校中就已多方沖淡回教性事物。我問過那位大掌教的公子是否他的教徒也去過麥加。答案是有的。每年有一定額數，大概二三十人的樣子，可以獲准去朝聖，每個申請人先向教方負責人辦

理，然後再轉呈政府請求批准。

我還問他們關於婦女的地位問題，因為我曉得大多回教國家中女人的生活範圍還都是非常受限制的。這裡的婦女已獲得平等的權利了，而且所有回教女童都要強制入學。多妻制在蘇聯法律上是非法的，但並未認真禁止；不過多妻現象並不很多就是。

朱拉葉夫教授，以前是烏孜別克共和國教育部副部長，現在是VOX文化關係協會的塔什干代表。他父親是個紡織廠工人，不識字，據他說「染了一輩子的紗」。(蘇俄官方人對於聽說美國許多名人的父親也是工人時總是非常驚奇的)。他在第一大戰後畢業於塔什干大學，隨後成為共產黨史專家，一九四三年加入共產黨。

他告訴我們一些烏孜別克史乘，非常具有浪漫氣息。不過在革命之前，烏孜別克實是無可足道。重工業簡直一點沒有，人民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現在國家預算已百分之六十五用之於教育。烏孜別克人都非常愛好音樂，並有其獨特的音樂風格，在文學方面，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一位詩人叫作阿里史爾，那窩伊，曾有一篇名著史詩叫達斯坦史。

關於對其鄰國的關係，據他說是很密切，特別是卡薩克斯坦，和他們的國境差不多相接過半。這兩個鄰國最近正進行聯合開發灌溉一片叫作「饑餓大草原」的荒區。這些共和國間基本關係都是在「交換經驗和友誼競爭」方面。這些說法和我在烏克蘭，喬治亞等地所聽到的如出一轍。

我問他關於他們自己的國家主義，這位教授有些迷惘了。他用了各種語句來解說烏孜別克斯坦就是一個國家，而且也和其他共和國一樣，「有權」隨時可以脫離聯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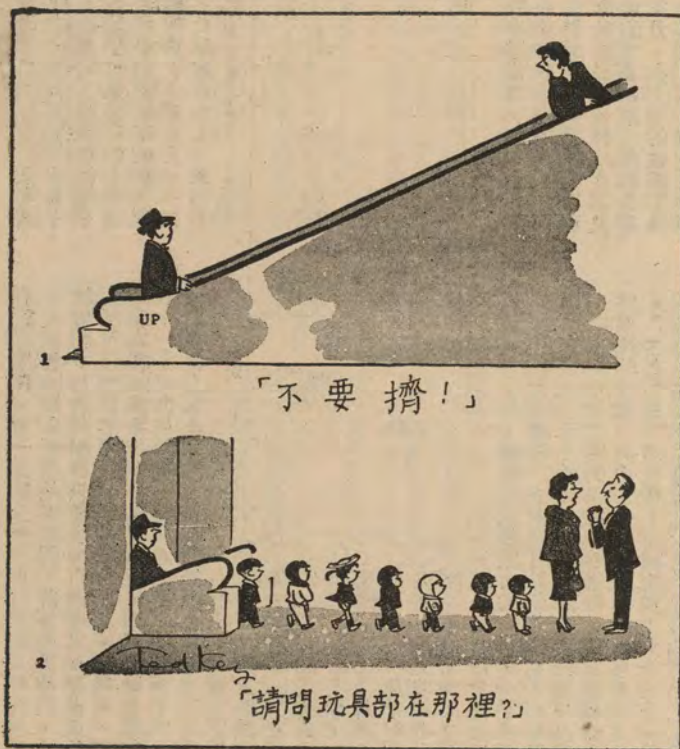
不過我沒有問他如果烏孜別克政治首領要實施這個權時會怎樣。

註一：Delphi

註二：George Orwell 的一本諷刺共產主義的小說

註三：都是美國近日名作家。

約翰根寧將於本年春出版其「Inside Russia Today」此篇係先摘其一中一部份載於 Harpers Magazine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號



查士 飛騰公司 (Chas Pfizer & Co. Inc.) 是美國歷史悠久聲名顯著的幾家大製藥廠之一。有天下下午我有幸在它的生化研究室參觀了幾小時。飛騰的工廠在康涅第州的格羅頓和印第安那州的特利，好特，可是公司的主要建築是在布魯克倫三十幾座建築中，其中包含全部的研究廠房。公司的事業便發端在「一所紅磚房裡」。它成立在一八四九年，由兩位登陸來的移民——化學家查士·飛騰和糖菓店老闆查理士·A·愛爾哈特 (Charles F. Erhart) 所創始者。他們的「第一種產品」是種稱為山道寧 (Santonin) 的驅蟲藥。在當時是驅治寄生蟲的唯一藥品。

工廠由脆弱的基本發展而成為一個製造多種醫藥和化學品 (如青黴素、示化、碘、酒石等) 而且以發酵的方法製出檸檬酸。到了十年前，醫藥和化學品，加上各種維他命成了該公司的巨大出品，而且日益增多。可是目前，它們的利潤只佔全公司收入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來自抗生素的製品。每種抗生素是由一種微生物所分泌的化合物，可能它是新陳代謝的作用，它有培養或毀滅其他微生物的能力。在土壤的複雜宇宙中種種微生物在精工製造保護性的毒素。每一兩泥土中就

奇異的地方

一張時譯

有數百萬種。有一些能分泌出可以控制人類傳染病的物質。大多數的細菌產品是有毒的，許多易於揮發，也有些是無害的。目前科學界只認識一百四十來種細菌產物，只有五種可以廣泛應用。它們是盤尼西林、鏈黴素、氯黴素、金黴素和土黴素。飛騰是製造盤尼西林和鏈黴素工廠最大中之一，它也是發明土黴素而且它是的專利製售者。因此，在事實上它是世界抗生素的最大製造廠。

查士·飛騰公司的總經理是位化學工程師，約翰·A·麥克金 (John E. McKee)。他是布魯克倫人，畢業於布魯克倫工學院，雖然四十七歲了看起來只像有二十來歲，他身材短小精神充沛。當天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正在辦公室裡沿着一長串的窗戶邊走來走去，眼睛望著天花板，嘴裡含著沒嚼化的雪茄，一手夾捲煙。他發現我走進來時，立刻轉身站定。「啊，」他說，把藍圖扔在桌上，迅速走向我，房間寬敞舒適，漆著桃紅色，牆上是飛騰工廠的鳥瞰圖和畫像，空氣裡微微地發散著防虫劑的味道。其中一張是張力山大·佛萊明 (Alexander Fleming) 的照像，上面寫著：「給約翰·麥克金，祝福你。」麥克金握握我的手。「你早到了，」他說，「好

。可看的真不少。生化研究室就是個奇妙的地方。我希望自己能帶你去參觀，可是今天真不巧，正好有事。不過沒關係，一切全佈置安排好了。另外有位職員會帶你去，他立刻就來……」

辦公室外間有人聲。麥克金先生立刻注意聆聽。然後門打開走進一位矮小莊嚴，臉色紅潤年約五十的人。他身著棕色外衣領帶。抽著一支細長的棕色雪茄。「先生們！他高興地說。

哈囉，傑斯柏，」麥克金先生說。他轉向我。「這位就是我向你說的。和傑斯柏·凱恩 (Jasper Kaen) 握手。傑斯柏是我們生化研究的指導。無需說，他是把土黴素獻給世界的功臣之一。」

凱恩伸出玫瑰色的手。「約翰也是的，」他說。

麥克金先生說：「土黴素真是個大計劃，它花了我們四年時間和數百萬美元。我並不是可惜時間或金錢。我們够運氣的，因為研究工作是拿不准的。」

「你只要繼續下去，」凱恩先嘆一口濃煙說，「有時候就會成功。」

「路是很多，」麥克金先生說，「一條通向一條，讓我舉個例子。研究工作使這個公司成為檸檬酸的主要製造者。我們的化學家都盡了極大的力量。就是這個研究使飛騰成為抗生素的先驅。商用的檸檬酸是用發酵方法。抗生素也是的。這種方法奠下我們的基礎。當抗生素在天邊出現的時候，我們無須像其他公司似的摸索開路。我們已經

瞭解基本的方法了。」

麥克金先生坐在綠皮椅上。「我們對抗生素感到興趣開始於一九四一，」他滿意地說。「我要講的是盤尼西林。也許它的發現可謂偶然。我們的一位發酵化學家偶然在「一本英國雜誌——我記得大概是「化學商業與化學工業」——上看見一篇有關的論文。佛·洛瑞 (Florey) 和赫特萊 (Heatly) 和章恩 (Choin) 以及一些牛津學者所用的方法從實用觀點來看並不具有多大價值。那只是實驗性的技術。他們沒有時間做進一步的探討。清楚點說，他們的結果只等於在一百萬份發酵液體中得到一份盤尼西林。所以並不樂觀。簡直等於從海水中提煉黃金。不過他們至少表示盤尼西林是可以製造的，這點對我們已經足夠了。以我們的發酵智識來看，似乎成功機會較大。我們建立一實驗製造組——所謂主廠——開始工作。接著華盛頓參加進來，當然，我用不着提醒你盤尼西林是戰爭物質。如果不是戰爭，它真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大量生產。至少五年到十年。戰爭是最大的原動力；我們必需在最短期間內生產大量盤尼西林。他們把佛洛瑞、赫特萊，甚至於連佛萊明都請了來。同時華盛頓集中起製藥界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在華盛頓召開了第一次盤尼西林會議。我們三家——默克 (Merk)，史貴賓 (Squibb) 和飛騰——被要求集中全力以赴。當然，戰時所有工業都是在徵召之列的。我們三家自始便參加此計劃。我們可以驕傲地說，飛騰第一家交盤尼西林給政府，早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所以說到了

一九四四年才得到結果是不正確的。不過，到了那個時候基本問題才完全解決。我說問題是指十幾個問題，我暫時不談技術的細節，讓傑斯柏講吧。」他笑笑，「簡而言之就是深入發酵的技術問題。在當時，發酵只限於液體表面。那是佛洛瑞的方法，所以發現率非常低。表面發酵只能利用培植介質的一部份，再沒有比這個更不切實際的了。可是想改良却乏善可補。發霉需要氧氣。至終，美國的天才發現了解決的道路。飛簾利用注入空氣的技術達到深入發酵的目的。」

麥克金先生沉默了一會。又清清嗓子說，「飛簾是有可以驕傲的地方，不過，我們並不滿足停步。美國的競爭制度不會允許我們中止的。只要有一線機會可以以再發現一種抗生素，飛簾決不放棄。無可諱言，抗生素是賺大錢的，但是決不止於此，鏈黴素，盤尼西林，氯黴素，金黴素和我們的土黴素不但是商品，是醫藥。而且也是救命仙丹。當你能在世間救活一個生命，那麼就不白活了。」他站起來，把雪茄含在口裡，伸出手道，「至少我是這樣想。」

走出麥克金先生和一些高級人員的辦公室，跨過街，就是生化研究工廠的七層大樓。凱恩先生慢慢地走着，踏上台階後猛力抽了一口雪茄，把它扔掉。「我們在這裡不抽煙，」他告訴我，「唯一的例外是行政辦公廳，盥洗間和小吃部。」他打開門走到電梯間口。電梯司機是位穿著白衣的強壯男人，像個醫務人員。上昇時凱恩先生對我說

「你怎麼得到泥土樣品？」我問。

「到處都有，」凱恩先生說，「印度，法國，南美——每一個角落。有志願軍替我們收集。最好的有飛機駕駛員和探險家。我們只要知道有探險隊出發，立刻便去和領隊商量。大多數的人都很熱心。老實說，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看看就行了。」他走向一個櫃子拉出個抽屜，拿了一束袋子，它們比明信片還小，是用透明的玻璃紙做的。我抽了一個看看。角落上有堆起大小的泥土。公司的名字和住址印在面上。在背後寫着：「巴爾波。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葡屬東非洲，莫三鼻給，吉達東十七公里。」

我把葡屬東非的泥土放回抽屜。凱恩先生笑笑。「看起來沒什麼了不起，是吧？」他說，「一堆髒泥而已。可是表面的現象會欺騙人。事實上它是個宇宙。抽屜中每一包泥土中都擠滿活的微生物——霉菌，酵母和各種細菌。現在它們在休息。它們是孢子。給它適當的環境，就會迅速地活動起來，成熟與分裂。孢子給你的並不多。它們縱使在顯微鏡看起來也很相像。泥土的細菌分析首先便是給它適合的環境。成熟的微生物就不同了，雖然肉眼看不出

「我應該解釋吸烟的事，我們並非防火，事實上這條禁例同樣應用於吃糖。因為這裡大部份的工作是有關病原菌的。所以我們不讓大家有機會把手放在嘴裡。當然我們也有保護設備，像口罩和手套等。」他保證似地笑笑，「別怕，我們決不把你們帶到有一點點危險的地方去。那是犯法的。」

電梯停了我們走出去。我們沿着一條兩邊全是關閉的門戶的過道走。我們的腳步發出唯一的聲音，凱恩先生打開左邊的一扇門。「到了，」他說，「這裡是凱恩實驗室，工作開始的地方。」我跟他走進了大理石實驗台的迷宮，桌上是陽光和閃亮的儀器——試杯，試管，曲瓶等等。有三位女士沿着實驗台走動着，有一位對我們歡迎地笑笑。「細菌學家總起來似乎很嚇人，」凱恩先生說，「其實不然。我自己就研究過細菌。細菌學是生物家的一個分枝。換句話說，我們檢查土壤中的微生物，看它是否能產生與人類有益的抗生素。不知道你念過塞爾曼·華克斯曼（Selman Waksman）的論文沒有。華克斯曼不但是鏈黴素的發現人，而且做了許多基本工作。他是目前檢查土壤的系統方法的創始人。他說明發現鏈黴素的經過給我們許多啓示，在這方面沒人比他得上他。在論文他先說明他觀察過一萬種泥土。從其中他得到一千種不同而具有抵抗細菌能力的微生物。真正能防遏細菌生長的只有一百種。從一百種中他選出十種，其他的都不大穩定。而又由於許多複雜的原因，只有一種值得培養。那就是鏈黴素。他真够

，可是却很好辦。泥土分析是件繁複的工作，而且費時甚久。第一，把泥土中的孢子分成很多小堆。我們把半克泥土溶在五十立方厘米水中。窗前那位小姐就在做這類工作。她在和泥水。它減少了孢子的集中性。泥水搖得均勻後，我們抽出一滴來——約一立方厘米的五十分之一——把它放在裝滿培養細菌的液汁的試管中。我們把它蓋上防止空氣中孢子的侵入，放置在溫室裡。四天後，我們取出它來。」

凱恩停止說話，把抽屜推回去往四周望望。他碰我的手臂。「這邊來，」他走向一個角落，我跟他後面沿着着一排排高及膝蓋的架子走。在一個架子上擺着百來個蓋着玻璃的碟子。「其中該有一個可以給你清楚的印象，」他說，「我真怕把有價值的東西弄糟。」他伸手遲疑地從第二列中取出一個碟子掀開蓋子。我不禁為之一愕，在泥沙似的果汁表面長起許多棉花似的脆弱枝節，五光十色的蔓延着。有些是桔黃桃紅的，有些是乳白色的。有一支是墨綠的。這真是美景奇觀，宛如個小花園。凱恩先生說，「漂亮，啊？」他笑笑又說，「不幸的是你只能指其大概而言。他們全是老朋友。大多是酵母的王國。粉紅色的是一種霉菌的變體，稱為放射狀菌。那個家族中有許多是有價值的抗生素。近旁邊的綠色體是佛萊明的盤尼西林菌，不過現在常用的不是這種。現在用的是青寧，瑞柏（Kenneth Reppe）的方法。那是他在一九四三年發現的。」

「藍的呢？」我問。

「噢，那是蟲。」凱恩先生答，「你知道，它是下毒藥的細菌。他們非常普遍常見。所以我們在這兒不准吸煙。說老實話，我們做研究工作一點不危險。泥土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藏污納垢的大本營。大多數微生物又有益又有害，二而一而二。再說他們的壽命也不長。不過破傷風，脾熱，瘰癧和傷寒病菌却是例外。」

凱恩把蓋子蓋上。「這是個典型試例，」他說，「稍低於平均水準。我們常常能找一些有趣的東西。誰也不知道這菌到底有多少種。新的品種不斷地可以發現。有些變種除非判清它的活動，難以說明它是否新品種。任何有希望的機會我們全要澈底加以研究。現在似乎沒有一位小姐在作那種工作，不過不要緊，因為很容易可以說明它。我們只用小針挑起我們看中的玩意，滴在培養液中，在溫室中放幾天。一星期後再移植一次。抗生素是無法從固體中抽出的。佛洛瑞發現液體却可以。於是我們再把它移到牛肉汁裡去。在加熱器裡培植兩三天，等生長成熟後把它交給細菌研究室，以試驗其抗菌能力。我希望你看我們是怎麼做的。然後我們再看下主廠。」他望望手錶。我們走回走廊時，他又說：「主廠並不是最後階段。有許多抗生素還要花許多手續，可得到頭來一無所得。可是我只能帶你到主廠為止，為了安全起見，我總不能陪你看到底。」

兩道長長的走廊和一層樓梯把我們帶到細菌研究室。那是間精巧雅潔的小房間，有兩張桌子，牆上全是壁櫥。

以用肺結核菌作實驗。我不知道股格利現在研究的是什麼——他時常變換——，可能是腸炎；一種葡萄狀球菌；也可能是尿道炎，肺炎，腦膜炎，出血症或百日咳。你知道這些全是病菌作怪。抗病原體的實驗在另一個研究室中進行。它不是用試管培植而是用發芽傳染的方法，而且手續非常複雜。有些我們根本不做，比如說傷寒的病原體活動正由哈佛醫學院加以研究。還是回來說細菌吧，當細菌培養好了，我們用濾紙把它移植到成熟的菌液裡去，如果發生抗生素了，那麼它會佈滿在濾紙上。抗生素的活動能力都非常高。當然，所有藥品都有稀釋後仍保持藥性的能力。可是抗生素更加特別。有些抗生素使用液體稀釋到一萬萬分之一的濃度，對許多微生物仍同樣具有敏感性。所以這種試驗是可靠的。否則，極微量的抗生素就不會讓你看見方才幾個碟子中的現象了。不過我們的菌液中有五分之一顯出有抗生能力。其他的無所有。」他又把蓋子蓋好。「事實上，」他又說，「雖然有一些也具有抗生活動性，可是它們到不了主廠。生化分析只讓極少數通過。」

我們離主廠仍有一段距離，又走過一段死沉沉的走廊，突然聞到一陣陣甜蜜而濕潤的氣味。那是種很熟悉的味道，可是我一時記不起來。當我們走到底進了一扇大門時，氣味越發濃重，於是我記起那是夏天鄉村中陰濕的地下室霉味。凱恩先生望著我笑。「霉味，」他告訴我，「霉和培養液的混合氣味。你實際上聞得的就是發酵的味道。你好像經過一家釀酒場。幾個月前，我們附近有個鄰居釀了

一張桌子後面有位青年女郎在打字。她看見我們走進來，說：「呵！午安，凱恩先生，我怕股格利博士（Dr. Eggleth）不……有什麼事我可以效勞的呢？」

凱恩先生和氣地搖搖頭，示意讓她坐下。「我們只在這裡隨便逛逛。」他說。他沿著桌子旁邊領我到裡面，又走進一道小門，穿過走廊，是間明亮無窗的房子。門口右邊的牆上懸掛著一面鏡框，裡面是張紐約城衛生部發給的執照。上面寫著：「准予處理或培植病菌，微生物及病原體」。一張大工作桌上放了許多加蓋的試皿。上面掛了盡紫外線殺菌燈。

凱恩先生把最近的碟蓋打開。牛肉汁中間放片銅錢大小的小紙碟。從中間的紙碟放射到邊緣上有如輪輻似的是六支深暗色的東西。它們似乎是從燒過的洋火頭上拈下來的。凱恩先生不屑地看了一眼，把它推開，另外揭開一個試碟。「好，這個倒像點話，」他說。「完全不同，是嗎？」我點點頭。在第二碟中暗深的輪輻比較含糊。六條中只有三根蔓延到碟沿。其中兩條在離碟沿半吋地方突然中斷。另外一根全不見了。

「怎麼回事？」我問。

「抗生作用，」他說，「第一個是廢品。這個可有用了。試驗非常簡單。你知道，手續可不像處理泥土樣品那麼麻煩。只要把病菌注入介質中就行了。這些碟子中有各種病菌。不過主要的是看我們目前對那種疾病發生興趣。如果我們想研究出一種根治肺病的抗生素，那麼我們就可

火，後來警察發現還留了一個酒缸。鄰居們全聞到它的味道，可是沒人注意它，他們還以為是威士忌林的味道。」

凱恩先生笑了。他打開門，闖出一陣暖氣，迎面的是白磚的閃光，爬蟲似的管子和油漆的金屬桶——巨大而神祕——由許多白衣人來回巡視著。有些在板子上寫字，有個蹲在桶邊看著儀器，不時在作記錄。房間最遠的牆邊放著三個不銹鋼製的大圓筒。它們至少有二十呎高，直徑約五呎，每個全繞著長管安有輪子和儀表。圍著這些圓筒有道彎曲的樓梯，離地約十五呎高。我們在仰首參觀時，凱恩先生對我說：「在主廠中不大容易看到這麼大的發酵筒。」他指著說：「每個容量是二千加侖。普通平均只有三百加侖，商業性的比起這些，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我們在格羅頓有一個大達二萬五千加侖。不過，這只是容量的差別而已，作用完全相同。約翰麥克金應該給了你深入發酵的大致概念。你還記得吧，它包含注入空氣的過程。我們在筒底裝個高壓空氣注入器。自然，用的是無菌空氣。不前問題不只如此而已。菌通常都生長在培養液的表面。我們主軸上按著一套攪拌器，使液體動盪不已，結果層層都生長了菌。你可以看看實際情形。」他向我指著身傍大筒壁上的玻璃鏡子。我撥去上面的濕氣向裡面窺視。首先我只見到一片黑暗，後來慢慢看見泥土色的泡沫。「失望嗎？」凱恩先生問我。我回答：「有點，真像個洗衣機。」

「這麼一筒能製出多少抗生素？」我又問。

「那要看霉菌自己了。」凱恩先生答道：「你知道，有多有少。有的兩英兩，多的到五加侖。成熟期也各不相同。有少數霉菌只要兩三天便可以製造出大量抗生素。有的需要一星期。普通兩千加侖的筒平均能有九磅。取出時也要損失一些。樓下就是各種取出機。我簡單地告訴你它的原理：當抗生素在培養液中製造完成後，我們把它從筒中打到一個旋轉鼓濾機裡去。在那裡把液體從霉菌中分開。液體通過一連串離心機的化學處理，把一些無用的成分除去。最後得到的是純粹的抗生素水溶液。再濾過後放在蒸發器中殺菌，成了無色的結晶體。這是結束，也是開始。如此我們得到了我們所要的。」

我們站在階梯上望着下面的機器與人們。許久說不出話來。下來時，凱恩先生以一種奇怪的表情摸着大筒。「你永不會了解，」他說，「我們只能不斷地希望要從五千七百萬方哩的土地中選出所要的一掬，誠非常人所能想像者。」他朝我笑笑，「可能費盡心力而結果只是再發現鏈黴素而已。」

原名：Something Extraordinary

作者：Berton Rouche

載於：Modern Science

★ ★ ★ ★ ★

裕生有限公司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六十五號
電話 二八四〇〇號

—◁專營▷—

歐美各國名廠出品
銅、鐵、鑄鋼、鍛鋼



機械工具

石棉材料

高壓

Valve 凡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
——在活中的蹤跡——

玻璃的奇蹟

歲時譯



在「霸王妖姬」一片中當山孫（Samson）將非力斯坦的神廟大石柱推倒，衆多大石塊壓向圍觀的人群時，成千的死傷景像當然只不過是作戲。在拍攝這一幕時爲了衆多演員不致受傷，那些大名鼎鼎都是中間空心重量很輕的。這些假石塊能够從那樣高的地方摔下來而不致破碎的理由，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牠是主要由玻璃做成的！

談到玻璃幾乎每個人都不由自主的想到牠是一種透明物質，落到地上會摔成碎片。事實上玻璃纖維——在今日已毫不新奇——已經普遍的用作補強材料，應用於製造釣魚桿，手鋸柄，壁板，椅子，以至汽艇與汽車方面。康寧（Corning）玻璃公司的一種新製品「Pyroceram」就代表着一類新玻璃的發展趨勢。這種製品以非結晶玻璃作原料開始在製造過程中將地製成結晶物質，堅韌，耐熱，據說牠比鋼鐵還強，比鋁還輕，比普通平板玻璃強九倍。

在試驗室中做出的非常之細玻璃纖維每方吋可承受到九十萬磅的拉力，比之最好的鋼絲每平方吋只能承受到四十萬磅的拉力，高出一倍有奇，不過玻璃工業界也承認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多數窗玻璃與玻璃瓶僅不過只有那種試驗

室特殊產品的強度百分之一而已。如果能找到一種方法可以使普通玻璃增強十倍，即將可以與鋼鐵材料分庭抗禮用於建築結構。

玻璃可以應用許多種方式來加工成型，除了吹製瓶子、綑子、拉絲紡線編織外，還可以像金屬一樣用來鑄模鑄造，檢壓拉製，作成氣泡玻璃，排散作爲珠粒，或者將各件接接到一起。古代埃及人即頗精於此道，能在花瓶或者其他物件上鑲綴出許多顏色與花樣。

到博物館美術院觀光時，常可以看到如蠅蠅的早期威尼期玻璃器皿，同北亞斯坎亞那威亞的現代新型製品機實厚重，成一個有極的對比。在現代的各種製品中其間差別更大，玻璃纖維可以細到只有人髮粗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一塊遮蓋放射線的窗玻璃竟厚達五呎重十七噸。

由於玻璃是一種非導電體，牠在電的絕緣方面應用非常之廣，同時牠還可以用做電熱板，或者用在飛機翼上供除冰之用。

玻璃質地可硬可軟隨地的純度而變。低融點的玻璃像焊藥似的用來將彩色電燈管的兩部份黏牢在一處。這種燈管必需做兩塊，以便將來修理時可不致將玻璃弄破。

玻璃的穩定性也是牠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在這一方面僅有少數幾種貴重金屬如黃金與白金等可以超越牠的性能。盛裝侵蝕性物質的容器常用玻璃做罐。同時可能與金屬起反應的藥品類也多使用玻璃器具。輸送這類物質的泵浦一樣的也可以襯上一層玻璃，所接觸的一切管線也全都可

火山活動中造成的玻璃曾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現。原始人類也曾利用這種天然玻璃來製造工具與武器。

在美國黃石國家公園中就有一座這種天然玻璃的小山稱爲奧畢斯登。有名的西部獵人傑姆·布雷吉爾在一八三〇年看到此山，後來他對人講起先看到一頭麋鹿，開槍却沒有打中，原來中間隔著一座玻璃山。他講到的玻璃山是不錯的，不過談到牠的透明却不免吹的玄了，誇張過火，因爲奧畢斯登山是黑色不透明的。

人類最初在何處學會做玻璃無人知曉。傳說中說古代的非尼基水手在地中海發現製造的方法，他們用船上載的破塊作爐灶，燒的同砂子溶在一起造成玻璃。

照已知的記錄，埃及人早在紀元前一萬二千年已知道在石球上加釉子的方法，年代最古老的玻璃是一塊燒模鑄成的幸運石，約成於紀元前七千年。另外發現的一件埃及古代的玻璃碗，牠的年代約爲紀元前三千年。在同一時期也曾有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現玻璃。

古代埃及人好以久以來就認爲玻璃同某些天然寶石具有同等價值。在圖坦漢門王的墓中所發現的一串項鍊有二百五十五塊金鍊鑲嵌有碧玉、琉璃、同藍玻璃。

最初的人造玻璃都是不透明的，透明的玻璃是在吹玻璃的技術發展出之後才發明的，時間大約是在紀元前一百零年。這種技巧首先從敘利亞地方發明的，牠在製造精美玻璃方面有長久的歷史。以後很快的傳播到埃及同其他的地方去。

以採用玻璃。通常實驗室中多數用具採用玻璃製品的理由也是因爲牠是一種最穩定的物質不易同其他物質起反應。

最富於戲劇性最足以表現玻璃瓶瓶功用的莫過於在去年英國的肯特海岸尋到的幾瓶啤酒。牠們屬於一七〇三年一條沉船上的貨品的一部份，其中許多瓶所盛的啤酒經過二百五十多年仍保藏得完好如初。

由於玻璃的種種貢獻使牠成爲一種非常普遍通用的物質，更幸運的是牠的主要成份出產得異常豐富不虞匱乏。

在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用玻璃製品牠的主要成份都是砂子（二氧化矽），純碱（碳酸鈉），同石灰（氧化鈣），其他的成份只佔很小的比例。地殼表面有百分之六十是二氧化矽，所以絕對不愁原料不繼。

牠的是儘管商用玻璃成份雖然都非常相似，只有這幾種普通成份，但是其他各種化學元素却差不多都可以用作製玻璃的原料。爲了好奇我們在實驗室中可以將所有的化學元素按照地在構成地球成份中所佔的比例做成一種黑玻璃。因爲玻璃組成的分子可以如此廣泛，因此現在做玻璃的方子達十萬種以上，並且還繼續不斷的有新方子研究發展出來。

玻璃的「透明」也是牠能普遍風行的主要理由之一。牠之所以能使光線透過，是因為牠無論有多厚都同一個單一的分子作用一樣，一般融熔的鹽類，金屬，甚至於水在冷卻時都要結晶，惟有融熔的玻璃液沒有這種現象，因此牠的內部不會有任何而使光線偏射。

在羅馬時代，玻璃製造更顯重要。因爲羅馬人特別欣賞喜歡這種物質。當奧古斯都在紀元前卅年將埃及併入羅馬版圖後，他要求埃及人以玻璃作爲貢品之一種。後來更將埃及同敘利亞的製玻璃技工遷到羅馬同其他省份。

在當時玻璃僅有富貴人物享用得起。照老畢勒尼的觀察在當時精美透明的玻璃杯已代替金杯用作酒器。他更曾記載尼羅皇的寵臣，同時也是尼羅皇的抨擊者庇圖尼斯就曾將一件異常高貴的玻璃器皿打碎破壞，而不願讓牠落入尼羅皇手中。

在我們現代生活中認爲在窗戶上裝玻璃已經是理所當然之事，最初創始的都是羅馬人，大約開始於紀元後第一世紀之時。在意大利邦貝古城曾掘出一塊四十四吋乘卅二吋的平板玻璃，羅馬人最初做這種平板玻璃大概是在平滑的石板澆成的。

在歐洲的黑暗中古時代，玻璃製造曾一度衰落，但是在近東同拜占庭帝國境內都大爲興盛。在紀元六世紀時，魯斯帶在康士坦丁堡建造海吉亞·蘇菲亞大教堂時創先採用彩色玻璃拼成彩色玻璃窗。

大約在一千二百年左右，當十字軍的末期，製造精美玻璃的工藝又在歐洲的威尼期斯城首先出現。工匠都來自敘利亞，這也可以說是十字軍的間接收穫之一。玻璃製造雖爲當時社會所尊崇，這一行業的領袖人物甚至取得上流社會的身份有資格同當時的世家貴族通婚。這項風氣後來也傳到法國，貴族階級在玻璃作坊中工作並不算是降低身份

，製造玻璃的人都享有免稅的特權。

大約在紀元一千三百年的時候，爲了容易保密，威尼斯的玻璃工場都遷到距城一哩外的穆蘭諾島上。整個小島變成一座非常興旺繁榮，規模龐大的玻璃工廠，長達一哩的沿海兩旁全是玻璃爐。工匠同他們的家屬都住在島上，整個人口竟達三萬人。

照當時的規定，製玻璃的技工嚴禁私離威尼斯，違者處以死刑。許多年來威尼斯玻璃製造業壟斷了整個歐洲市場。所有這一切的防範措施並未能完全防止工匠的外流與秘密的洩漏，經過相當的時期以後，其他各國也競以「威尼斯玻璃」相號召。

威尼斯的玻璃製造技術在一四五〇年後達到最高峯，當時發明出一種新的配料方法可以製出透明無色的玻璃。威尼斯的技藝在吹製方面遠比澆模與切磨方面爲高。他們特別長於吹製精美繁複的器皿。器壁吹得異常之薄，無法再採用砂輪切面打磨的一類加工方式，改用彩飾堆積或者用鑽石刻花紋等加工方式。

威尼斯玻璃工場的另外一種特出產品是製造鏡子，價值昂貴，見重一時。當法國財政大臣考柏在一六八三年逝世時，他的遺物中有這樣兩項：一件是意大利名畫家拉斐爾的繪畫價值三千里拉，另外一件四十五吋乘廿五吋銀框威尼斯玻璃鏡則值到八千零十六里拉。

在美國初期殖民時代，玻璃製造是當時的第一種製成品工業。玻璃工場設在離城不遠的地方，有八個來自荷蘭與

波蘭的玻璃技工。約翰·史密斯船長在他的「佛吉尼亞殖民史」中曾有如下記載：「我們將派青，玻璃，運返英國，足資證明……」不過當史密斯船長返回英國不久玻璃工場跟着也就倒閉。在一六二一年玻璃工場又經重建，但是在幾年之後又同樣失敗。

美國殖民地時代最有名氣的玻璃產品要數當時風頭人物亨利·威廉·史蒂格(Henry William Stiegel)的製品。他所製出的器皿不僅講求實用，並且更刻意追求盡善盡美，可惜他私生活的考究享受同製造玻璃的不惜工本，終於使他事業破產於一七七四年因債務被關入監牢。好在他那時已經製出許多精美器皿成爲今日收藏家搜求的對象。

另外一位美國殖民時代的玻璃製造家是卡斯波·威士塔(Casper Wistar)以製造彩色玻璃知名一時，華盛頓夫人有一件威士塔製的玻璃鼻煙壺，是黃色同寶藍色配在一起的，經常藏在她的手套中——當時的風尚。

埃及人最早學會製玻璃瓶，當時的辦法是將玻璃線圈着模子繞纏，然後融在一起，或者用模子在融熔的玻璃液申來回沾浸。從那時以後在容器製造方面玻璃始終是重要的材料。

吹瓶子的方法發明後使製造技術大進一步，既快又好，用不着模子都可以，這種人工吹瓶辦法直沿用到十九世紀之末，然後才有半自動吹瓶機出現，雖然已經改良很多，但是成本仍嫌太貴。在一九〇三年由歐溫斯(Clarke Owens)研究改良造成第一部完全自動吹瓶機問世，使製瓶

技術又向前邁一大步。由於這種大量生產方法的成功，玻璃瓶的製造成本大爲減低得以普通應用。

玻璃容器從容量一公分的安瓿(Ampou)到盛十加侖的大罇，其間五花八門種類繁多。爲了保護所盛物質，盛針藥的安瓿可算是吾人所能設計出的最完美的容器了。全部密封，藥劑除同玻璃接觸外不會碰到任何東西。雖然玻璃容器可以自由作成任何形狀，但是仍有其實用的限制，例如圓瓶子就比方瓶子堅固而易製，球形瓶則是最結實的。

在各容器中就使用的數目衆多論，在目前玻璃瓶的使用僅次於紙盒。去年一年中單單美國一國所製造的玻璃瓶總達二百億個之多，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數字還遠比此數爲大，因爲牛奶瓶、汽水瓶、啤酒瓶都是重複一再使用的。

「罐頭」是我們現在最通行的保藏食物方法之一，但是剛開始時却是用的玻璃瓶。當尼古拉斯·阿伯佛(Nicholas Appert)作試驗給拿破崙看，證明食物可以盛在容器內，封妥，加熱消毒後，可以長期儲藏不壞，當時所用的就是玻璃罐子。

瓶子的最古老用途之一是用在海上服務，將信函封在瓶子裡，投入海中隨波飄流。這種方式早於紀元前三百年已被人應用。塞奧菲拉斯托士(Theophrastus)一位希臘博物學家就曾應用浮瓶來證明他的理論：「地中海的水大部份是從大西洋流入的。」佛蘭克林則曾應用浮瓶來研究墨西哥灣流的動向。直到今天科學家們仍在應用這種方

法來研究海流的行動。

從自動吹瓶機發明以後，製造玻璃的方法也發展得異常迅速，在今天生產玻璃的方法都是一九〇〇年以前的人所未知的。

美國在玻璃製造方法與新型玻璃方面貢獻頗多：諸如製造窗玻璃所用的連續拉展法，以及每分鐘二千個的高速吹製燈炮法都是從美國開始的。

在一九一五年耐熱玻璃首先出現，隨後又有高砂耐火玻璃製品可以直接用在爐灶上煮東西。這類高砂玻璃可以繞至櫻桃紅色迅速浸入水而不炸裂。安全玻璃(Safety Glass)於一九二八年問世，隨後不幾年又發展出製玻璃纖維的新方法，然後是建築用的玻璃磚，與保溫用的氣泡玻璃(Cream Glass)。

二次大戰後的新玻璃產品之一是一種可以感光的玻璃。能够用來照人像或者印上其他裝飾，在電子工業方面地有更重要的用途，在有些精細的製品中，竟能在一方吋的玻璃幕中印上廿五萬個格子。

在家庭與工業中應用玻璃製成的用具數以千萬計，並且還繼續不斷的有新產品出現。

有一個製造家庭用具的公司曾設計一種完全用玻璃製成的爐灶。外殼是雙重玻璃的，由於中間一層空氣的保溫作用，外面玻璃是不熱的。加熱板也是玻璃製的，直徑十九吋，在下面不到一吋透的位置有四個大眼可以同時加熱

穿 過 萬 重 山

— 明 —

記述阿爾卑斯山的大隧道

在不久以前的一個寒冷日子裡，我終得實現我的希望，這天是瑞士哥特哈（Gottard）大隧道通車七十五週年紀念日，也是筆者五十初度。對我而言，這不啻是最佳的生日禮物。



里區（Zurich）駛往米蘭。李德萊告我：哥特哈線為瑞士最出色的一條鐵路，沿途風景絕佳：奇偉的山脈，晶瑩的水河，九哩長的隧道，以及泰西諾（Ticino）仲冬的晴朗天氣，均令來此遊賞的旅客心曠神怡。

筆者生性愛山，才愛乘火車穿越隧道，行駛於萬山叢嶺間，瑞士為多山之國，風景壯麗，因此我私心切望能有機會，乘坐特快火車的機車，穿過瑞士阿爾卑斯山中深長的隧道。

瑞士民族素性嚴謹，一個陌生旅客，想乘坐慢車穿越隧道，本不是一件容易事。幸得友人李德萊的幫助，他是瑞士國家旅行社副理。經他以長途電話聯絡後，囑我於次晨十時廿九分去至亞斯哥達（Arth Goldau）——瑞士著名的鐵路中心——搭乘哥特哈線第一五八號快車的機車，自朱

未來的住宅將可以配上一種新型的玻璃窗，能够自由調節進入室內的光線與熱線。牆壁上則裝有玻璃製的照明壁板，常開開電門以後，可以放出柔和均勻的光線。應用鏡子聚光來利用太陽熱能時每因焦點照射發生高熱，將來我們可以應用一種能够濾光的玻璃板讓輻射熱穿透進來而不使地散失出去以取暖。

前面所說不過是隨便舉幾項可能應用到家庭方面的新發展，其他應用到工業與科學方面的可能更是不勝類舉。從過去五十年間玻璃工業的研究成就而論，今後未來五十年中的進步實在無可限量。

譯自 Amiri ao Mercury Feb. 1968

— 完 —

一位旅行售貨商爲了想遍遊全鄉，所以特地挑了一條沒有鋪路面的路徑走去，中途他碰到了一個大水坑，毫無辦法越過。可是在對面却有一個人帶着幾頭驢子。商人停下來考慮是否該涉水而過，可是他忧心水坑也許很深。所以最後他向那人喊道：「你可以把我送過去對面去嗎？」

「三塊錢。」那人回答着。

售貨商同意了。當他到達水坑對面以後，他對那人說道：「你每天這樣來回載人渡過水坑大概很忙吧？」

「當然囉，」那人回答道：「白天晚上我都很忙，白天我載人，晚上我運水。」

拾 穗 譯 叢 第 四 種

再 版

波 城 世 家

(H. M. Pulham Esq.)

瑪 關 特 著
(John. Marquand)

段 續 譯

定價二十四元 特價十六元八角
全書四百頁精裝一冊

（請至各地郵局索取劃撥儲金通知單填寫2587號，並在單上填明書名姓名地址連同款項交付郵局）

由於我熟知李德萊和瑞士人的性格，所以我不消多問第一五八號班車必然會準時到達，我也會毫無阻攔的登上機車，開始我的旅程。

李德萊送了我一本精美的「旅途便覽」，讓我在自來里區去至亞斯哥達的短途中披閱瀏覽，從這本小冊上，我得知瑞士的鐵路事業，幾已完全達到現代化標準，擁有的鐵路橋、高架橋、和隧道的數目，超過其他國家。瑞士的輕型特快車，速度可達每小時九十三哩。瑞士聯邦鐵路局稱之為「Tetra」擁有二千五百哩長的鐵路線，此外尚有私人鐵路，如著名的雷田（Rhodan）鐵路。這一切幾已全部電氣化，瑞士全國人口不足五百萬人，但每天搭乘火車的旅客超出六十萬人。

車抵亞斯哥達，我找到第158號班車，在機車旁，我遇見一位親切的圓臉紳士，他自我介紹他是約瑟夫布里斯特博士，現任瑞士聯邦鐵路局副局長。他特地從貝里（Berne）趕來陪我同行，他說這對他並無麻煩，因為他已厭透了貝里的陰沉天氣，渴望到泰西諾享受一下晴朗的陽光。

他告訴我：他幼年時即對鐵路發生興趣。當他進入鐵路局服務後，曾歷任內外動職務，他幹過信號員，報務員，也學過調派車輛和駕駛支線火車。這許多工作經驗，對於他今天的職務極有幫助。

我們登上機車，與司機握手寒暄。司機是一個六十二

三具，但在此深長的隧道中，連最強的反射燈都無大用處，祇能照見車前四百公尺之處。而在此速度下，雖緊急剎車，車身亦需滑行七百公尺才能停止。由此可知即使發現有人穿越軌道，亦無法及時停車。

布里斯特告訴我，公路線與火車道平行。所以機車的照明燈不能開得太亮，以免使汽車司機瞞眼欲花。

這時司機魏林格插口說：「我的眼睛經常受到積雪和強烈陽光的刺激，即使隧道裡亮着電燈，我還是在什麼都看不見。」

「三十多哩長的隧道，根本不可能裝電燈，」布里斯特接口說：「隧道佔哥特哈全線總長度的三分之一，如果裝電燈，這筆費用還了得！」

魏林格點頭表示同意，我問他：在一百公里的高速下盲目行車，心中是否感到恐懼。

他聳了聳肩膀說：「我已經習慣了，軌道上是有經常有人巡查的，但如果突然發生雪崩，或是巨石墜落，那就聽天由命了。」

他接着又說：「幹這行工作是要靠運氣，我從一九二〇年開始擔任哥特哈線的司機，三十七年來，我一直鴻運高照，沒有出過一次意外。」

車抵歐斯特斐德（Osterfeld）——瑞士鐵路中心之一，上來了個廿八歲的意大利人，名叫樊沙，係充任魏林格的助手，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瑞士每輛機車上規定有兩個人，一九二六年以後，人數減為一個，但山線或南站距離

歲的小老頭，名叫魏林格，他身穿藍色工作服，頭戴棕色小帽。布里斯特出示他的證件和我們的車票，在瑞士乘火車，無論你坐在什麼地方都得買票。

車前的信號燈轉為綠色，我感到膝部微顫，原來火車已經開動，當車速增加時，我簡直感不到腳下車輪的牽引力。在短短的一分鐘內，火車的速度已增至每小時一百公里——折合六十二哩——這是哥特哈線行車的最高速度，我的感覺好似是在飛，無盡的鐵軌迎面撲來，被機車的巨口吞沒。

布里斯特告訴我：這是瑞士最新式的機車，目前僅有數輛，全部使用於哥特哈線——於一九五五年開始使用，機車為「Ae 4/4」型，重一百廿四噸，五千八百匹馬力，價值八百萬法郎。

這時我感到膝部稍向前傾，於是我聽到剎車的「噠噠」聲，火車在布魯倫（Brunnen）停息，這裡是哥特哈線入山的起點，兩分鐘後，火車繼續行駛。

雷笛一聲尖鳴，火車駛入隧道，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軌道消失不見，我們飛行在無盡的黑暗中。

車窗邊突然發出雷鳴似的一聲巨響，原來是另一列火車對面駛過，布里斯特告訴我：這樣突然遭遇的事在隧道中時常發生，因為哥特哈線的事務非常忙碌，他們對此卻早已習以為常了。

片刻之後，我的眼睛對黑暗已漸漸習慣。我發現一縷微光，自機車前端射出。布里斯特告我：機車上共有照明燈

超過六十公里，或行車時間超出二小時者，機車上仍為兩人。

軌道的坡度漸漸轉陡，但車速並不降低，在亞姆斯特附近（Amsteg），火車越過第一座高架橋，橋下山谷間是一所發電廠——為瑞士三大發電廠之一。

魏林格對於沿途壯麗的風景——瀑布、水河和山峯——毫不欣賞：一百八十呎高的卡特倫巴（Karselenbach）大橋對他而言，僅是全線中的一個標記而已。他所注意的，乃是路標，信號，車程，鈴聲和速度表上的指針。

火車繼續爬上，經過水聲怒吼的瀑布和堆積的山壁，魏林格坐在高脚枕上，右脚踏住「死人踏板」——這是一種安全裝置，也必須經常踏下踏板，否則機車即會自動停止。

此外還有一種安全裝置，即軌道上被分為許多小段；如果司機疏忽，火車駛入危險地帶時，即自動遇阻而停止。駕駛台上還有一盞紅燈，火車駛過指示危險的路標後，紅燈即行閃亮，同時喇叭發出響聲，魏林格按動紅燈旁的「警戒鈕」，紅燈即行熄滅。

此外還有一種最新式的安全設備，火車每駛過一千五百公尺距離後，如果司機不按動「速度剎車」，火車即自行停止，此一安全設備，乃為防止司機昏暈或死亡後，右足仍踏緊「死人踏板」，瑞士人思慮之週密，由此可見。火車繼續爬高，溫度逐漸降低，車窗外結滿露水，魏林格開啓暖氣設備，機車內溫暖如春。

駕駛輪位於駕駛台中央，這是主要的控制機構，輪盤上標有廿七種速度（依時鐘方向旋轉）和十個制車位置（依反時鐘方向旋轉）。左方是三套制車：自動空氣制車（西屋公司製造），調節速度制車和制滑制車，制滑制車係專為大雨或軌道上結冰時使用，機車上的暖氣及照明設備，亦均由控制機構調節，駕駛台旁的金屬箱內裝有速度紀錄器，將行車速度自動紀錄於轉動的紙卷上。

軌道的坡度，愈來愈陡，高跟在我們頂上的是有名的華生村，在布里特的指示下，我瞥見山坡上有一座白色的小教堂，於是火車又進入隧道，這條隧道與其他隧道顯然不同，因為車身向右偏側，車輪發出尖銳的磨擦聲。我們經過許多條隧道後，終於爬上山頂，憑窗下望，但見剛才高跟在我們頂上的白色教堂，現在却在我們腳下四百公尺的山谷中。

布里特欣然告我：哥特哈德隧道的開鑿，乃是工程上的偉大傑作，隧道中點的海拔為三七八呎，使火車爬上如比高峻的山坡，共需開鑿八十餘條隧道，其中有長逾六千呎者，山壁均為花崗石，更有幾條螺旋形的隧道，開鑿時尤為困難，全部工程係由德國總工程師赫華格及吉維格二人設計。

在螺旋形隧道中，車輪因受離心力影響，對軌道磨損至巨，故鋼軌需時常更換，執行此換修工作時極為危險。因為當工人發現火車時，火車已駛近身旁。

布里特接着說：「當年修築這條鐵路的人，實在眼光

軌道的事件。

雖然築路的費用極高，但哥特哈德線在歐洲乃是一條極有價值的鐵路，它溝通北海和地中海的港口，一切洲際鐵路均需經過哥特哈德線，如果雪崩掩沒軌道，則自挪威以至西西里均將發生恐慌，平均每天有一百五十班車通過哥特哈德線，在復活節日左右，無數旅客自南部歸返，火車增至一百八十餘班，亦即每隔八分鐘即有一列火車通過隧道，尚不包括運載汽車的平台車。

每年十一月至五月，哥特哈德公路被大雪封閉，行經此處的汽車，均需由火車載運，每輛汽車的運費為廿六法郎。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哥特哈德線變成了瑞士的秘密武器。納粹之所以不敢侵略瑞士，並非真是重視中立國家，而是害怕瑞士炸毀哥特哈德線，截斷德意兩國的通運線，希特勒對瑞士無比憎恨，但却不敢發兵入侵。

紅色信號燈出現，魏林格按動空氣制車，火車在哥其倫稍停，天氣非常寒冷，在積雪的山坡上，我看到晶瑩的冰河，布里特打了一個寒噤，他告訴我：祇要穿過辛普龍（Simplon）隧道，就進入溫暖晴朗的泰西諾。

布立特又向我介紹辛普龍隧道的開鑿歷史：動員了數千工人，費去十年光陰，鑿穿九哩長的山壁和一千三百呎的整塊花崗石，辛普龍隧道總長十二哩，於一九〇六年通車，當時是全世界最長的一條穿山隧道，五十餘年後的今天，它已自第一名降為第三名。

遠大，因為即使在八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們也不會把鐵路造得比他們更好。」

布里特向我敘述哥特哈德線的興建歷史：一八七一年，德、意、瑞三國決定集中他們的人力與財力，共同建造一條溝通南北歐的鐵路，自盧巴尼（Lucerne）。直達麥吉歐（Meggen），因為這工程極為浩大，非一國之力所能完成，在三方協議下，他們成立了一個股東公司。鐵路工作於一八七二年開始，共費去十年時光和五千七百八十萬元的經費，僅哥特哈德線本身，即耗去工程費一千一百五十萬元，然而這花去的每一分錢都是值得的。

隧道於兩端同時開鑿，使用炸藥與水力鑽。由於通風設備欠佳，工人的死亡率甚高，在一次爆炸中，曾造成二百七十六人的死亡，瑞士總包工路易士菲爾，在隧道內心臟病發作而死。

一八八〇年二月廿九日，隧道終於鑿通，由於測量的準確，兩端接頭處不差分毫。實際工作時間，共計七年另五個月，通車典禮於一八八一年三月二日舉行，第一列通過隧道的火車，共歷時三小時半，但如今祇需十二分鐘即可穿過隧道。

哥特哈德鐵路修築期中，曾遭遇甚多困難：先是工人發動罷工，隨後一場大火焚燬幾所車站，一八八八年，軌道被五十五呎深的雪層埋沒，一九一三年，洪水沖斷路軌。一輛火車於黑夜中駛入水內，旅客攀援樹木獲救，幸無死亡。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五一年間，曾發生許多次雪崩掩沒

綠色信號燈出現，魏林格轉動駕駛輪，火車駛入隧道。布里特告我：這條隧道最平直，所以我們以最大行車速度行駛，隧道內一片濃黑，但魏林格絲毫不以為意，他說這對他的眼睛非常有益，我心中又升起一種被埋葬在無底深淵中的感覺。

車燈亮處，我看見兩個人形的輪廓，站在軌道壁邊的凹台上——每隔一百公尺即有一座凹台：他們是巡查路軌的工人，每天清晨自隧道一端步行進入，攜帶電石燈和一種特製的檢查工具，尋查鐵軌上的磨損和目力所不能見的裂縫，然後用磨光車將其磨平。

濃黑漸漸沖淡，一點微光在機車遠處出現，這光點漸漸擴大，變成了半圓形的光面，隧道壁依稀可見。魏林格按動制車，火車駛出隧道。隧道外滿天濃霧，陰雨連綿。「好個晴朗的泰西諾！」魏林格打趣地說：一面開動車窗前的掃雨器，布里特默然無言，顯得非常失望。

火車至艾若羅（Airolo）稍事停息，這裡是一座山嶺，經常風雨成災，自此以後，火車開始下山，魏林格將駕駛輪向反時鐘方向轉動，調節引擎制車的位置。他說：引擎制車雖可使火車在任何坡度下完全靜止，但必須具多年經驗，方能正確地使用制車。身為司機者，要練到用雙腿感覺火車的重量，用指尖感覺火車的速度的。對於重力和制車的使用，你必須具有「第六感覺」，才能操縱自如。魏林格在鐵路局工作了十八年後，才由助手升為司機。如今，由於人手不足，助手們祇需有七、八年經驗，即



有其父 必有其子

李 查 譯

科學正研究
着關於遺傳的
或然性——你的
特性多少要遺
傳些給你的下
一代。

當你彎下腰來，抱起你的孩子把他高高舉在空中，他好奇地看著你，突然間你自己也會疑惑起來。
這個小傢伙命運如何？他長大了將成為那一種人？一表人材嗎？會有那些特長？
他似乎具有像他媽媽的一雙眼睛，但他也有她的音樂才能以及她溫柔的性情嗎？他似乎長得像他爸爸的頭髮，

喪禮結束之後，每一個參加執紼的人都回到屋子裡對他的寡婦和家屬略表慰唁，其中有一位朋友對他的孩子小格萊第說：
「你爸爸最後的一句遺言是什麼？」
「我想他不會有什麼話的，」孩子回答道。「因為我爸爸快死的時候，媽媽一直說和他在一起。」

可升任司機，魏林格的薪金為每月一千二百法郎，折合美金二百七十五元，每隔三年，魏林格要接受一次健康檢查，每隔五年，他還要經過一次行車規章考試。
魏林格回憶以往駕駛蒸汽機車時的情景說：「那時候辛苦多了。但也很有趣；行車速度既低，還要常常停車加水加煤，當火車駛進狹長的隧道時，機車內煤氣薰人，我們祇有平伏在地板上，才能避免窒息之苦。」
火車於十二時四十七分準時到達貝林佐拉（Bellinzona），這裡是我們旅途的終點。與司機握別後，我們爬下機車，車站外密雨不止，天氣較貝里更為陰晦。失落的布里特，唯有頻頻嘆息。
我們走進人群擁擠的鐵路飯店，在瑞士，鐵路飯店是一個大眾化的地方，來此就食的客人，並不限於搭乘火車的旅客，當侍者送上食物和酒時，我和布里特舉杯慶賀哥特哈鐵路通車七十五週年紀念，三杯下肚後，我們已經忘記窗外的潺潺細雨了。
節譯自：Holiday Jan. 1938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 名	定價	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雛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十六元八角
海上漁翁（售完）	三元	
舊時表姐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滄海珠淚	四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	八元	五元六角
自殺俱樂部	四元	二元八角
泰蘭夢裡人	六元	四元二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海狼	十五元	十元五角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三元五角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六角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錫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黑貓劫	九元	六元三角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那麼他會不會也有他爸爸對機械的癖好和對足球的興趣？或者是否有些方面並不像以上那樣實遺傳的呢？是否重點並不在遺傳而在後天的培育呢？
遺傳學家已研究出很多關於能遺傳的特性，諸如各人頭髮的捲曲，眼睛的顏色及對某些疾病感染的難易等。但對於天資，才能及品性是否能遺傳或如何遺傳却知道得不多。
但目前他們對一個人的心性，情感以及體格各方面都能部份遺傳下去却具有明證。
遺傳是一種巧合，你的遺傳因子在你每一個體細胞中具有兩個。這些因子是成雙的，一對中一個位於染色體中一點，而另一個則位於副染色體的同一點，這些因子由於對化學作用適當調節而控制著人的特性。
當一個新的個體產生時，他得到他父親一對遺傳因子中的某一個——究竟是哪一個則是機運問題——另一個則得自母親。
只要知道你及你家系的詳細資料，一個遺傳學家就能剖析有關你的遺傳問題而避免你不利的情况！例如使你的下一代不致生有畸形的脚或具有RH陰性血型，或具有生糖尿病病的趨勢，很多有關這方面的特性多半係操縱在這些成雙的遺傳因子中的一個。
至於品性及行為並未發現遺傳因子能對之有所控制，但事實上要不是同胞及胎兒的特例則這些遺傳因子能否控制這些特性科學家仍然會茫無頭緒的。

同胞的雙胞成因何在？因為它們來自同一個授精卵，所以它們具有同樣的遺傳。而同胞的雙胞則是來自兩個不同精子各別促成的授胎卵，所以它們的遺傳相當於普通的兄弟姊妹。

當同胞的雙胎兒或普通的兄弟姊妹，於某些特性上相異。那是無需解釋的；但如同胞的雙胞在特性上相異，則其原因一定是先天或後天的環境所促成，它們在出生前數月的環境並不一定完全全一樣。或者它們可能在撫養過程中具有不易為人察覺的稍異的生活方式。

如果時或將一對同胞的雙胎兒及早將之隔離撫養則對遺傳科學的研究當必有所幫助。

譬如，以前就有這麼一對同胞的雙胎兄弟於其出生不久即由兩個不同的家庭在極端相異的環境中撫養長大，一個安居在鹽湖市讀完中學，他還有一個姐姐。另外一個則隨着他的養父母在國內漂泊，最後蒼蒼在紐約。他不過只在中學讀了很短的一個時期，同時也無其他兄弟姊妹。

當這兩個青年遇到時，他們還是非常相似，中學畢業的這位智力商為一〇四及一〇一；另一位則為九十七及九十八，兩位對數學才能均欠缺，很多測驗中他們做錯了相同的問題。

在個性方面如判斷事情的快慢，自信心以及喜好精細的習慣等測驗結果分數相同。

其中一位特別愛好音樂，另一位則特別愛好繪畫，兩人同樣喜歡運動，使人驚奇的是兩位都會參加過賽馬且都

聰明的，他們的智力商可能比你高也可能低——沒有辦法預料那一個究竟會聰明到如何程度——但孩子們天資的平均分數常和父母的平均分數相差不遠。

也有例外情形，如父母平均智力商特別高，則孩子們的智力商平均數就不一定也有如此之高了，遺傳學家高登埃倫博士 (Dr. Gordon Allen) 認為可能是因為父母高度的天資部份是由於他們的環境所促成，而這種環境他們的

孩子却不一定也能具備。譬如環境迫使你不得不半工半讀來完成你的學業，這可能對你很有利——儘量提高了你的智力商——你的孩子也許生活在一帆風順的平凡環境裡。

在相反的一面，父母的智力商低於一般水準或許其原因是他們缺乏就學的機會而並不是遺傳上的缺陷，那麼他們孩子的智力商可能達到水準甚至更高。

因為遺傳是一種巧合，他的孩子可能有音樂、藝術、數學或其他方面的天才，即使你和你太太一無所知。

遺傳學家在理論上承認當所有必需的遺傳因子——數目也許很多——由於幸運的巧合湊在一起集於其人之身同時這人再具備外界環境及機會使其能力得以發展則「天才」由之應運而生。也許這些遺傳因子你遺傳到一部份，你太太遺傳到另一部份，但都缺乏完整組織，所以你們都不成其為天才，但你們的孩子却可能具備周全。

「天才」似乎是天生的，但人才却常有其家系的背景——人才的產生部份由於遺傳因子，但大部份與家世的环境與傳統有關。

贏得過冠軍。

遺傳學家及心理學家也研究過許多諸如此類的例子，他們同時也觀察過在一起長大的同胞雙胎兒，研究過養子生活在與其智能相異的家庭中的情況。

於是他們發現你的大資確能遺傳給你的下一代，同胞的雙胎兒通常在智力測驗中分數相差極小除非這對雙胎兒學校教育程度懸殊。例如，一個小姑娘生長在農村裡，僅讀完小學，智力商為八十九；而她的同胞雙胞生長在一個小城市裡讀完高中經測驗得分一〇六，然而在言談中這位姑娘雖然生在鄉村但看起來却和她雙胞姐妹一樣愜意，同時這智力商十七分之差並不算大。如果你在同年齡下受測驗兩次所得分數之差當更大於十七的。

幾乎每一種情況都和上述一樣，雙胞胎就學時間長者智力商顯得大些，所以雖然你的腦力是能遺傳的，但你要想在正式測驗中得到較高的分數則這種能力尚有賴於你的學校教育。

我們可以再看孤兒的例子，當他們收養在較好的家庭時，研究結果不僅他們的個性能充分發展，同時天資亦得以啓發，天資平庸的孩子他們的智力介於自己本身的智力與他養父母智力之間，例如，某兒童智力商為八〇，若他的養父母達到一二〇，則不到幾年功夫再測驗時，這孩子的智力商能提高到一〇〇。我們不能改變遺傳，但我們却能改善後天的環境而發展先天的遺傳。

如果你和你的太太都聰明，那麼你們的孩子可能也是

你的孩子會從他長輩中得到對自然界的愛好，不錯，但他對自然界的愛好多半還是長輩領他漫步旅行以及對自然界疑難的景色給他的指點。

假如你的孩子成為一個設製家具的人才，正和你一般，那麼是從你這兒遺傳到的，其實主要還是因為他常隨着觀看你做工作的緣故。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所知，音樂才能比其他多種才能具有較強的遺傳性，這是因為音樂家有些特性——例如，音程及音調的辨識力——與生理狀況有關，而生理狀況直接受遺傳的影響。

如果你特別擅長於跳躍——或游泳、打網球、拳擊或球賽——那麼你的小孩子也就會比左右鄰家缺乏競技才能的父母所生的子女在這方面要強些。

但如孩子在這些方面的才能均未足顯露則與興趣及練習兩者均有關係。

假使你的孩子離開學校後埋怨在校時沒有學好法文，你太太忽然回憶起來她自己以前也是對法文沒把握，那麼這是不是她遺傳給他的？

如你的孩子天資平庸甚至還更差些，那麼他在特殊主題下的小聰明似乎有賴於興趣，而天資通常與遺傳有關，所以小孩對某一課程學不好或對之發生惡感，其原因多半與家系有關或是受其密友的影響，否則一定是教授未得其法。

數學似乎是很難學的，同胞的雙胞胎——與普通兄弟姊

妹不同——即使把他們分開撫養，他們對數學的才能還是不會有差異的。

由於對同卵的雙胎兒的研究發現個性的特徵至少也會遺傳一些給我們的後代，其實到現在這一切的研究也未達到理想。例如一位英國的遺傳學家傑姆謝茲 (James S. Haldes) 研究倫敦的許多兒童，關於他們脾氣暴躁、過分害羞、恐懼、神經質及犯罪等問題。

雙胎兒中之一如有偷竊或其他犯法的毛病則另一個同樣犯法的却不多。這得要看看他們是同卵的雙胞還是同卵的雙胞了，那麼我們就可假定這種毛病受遺傳影響者小而受習染影響者大。但在另一樁例子中兩個同卵雙胞與兩個同胞雙胞相比較，顯然同卵雙胞在品性上的壞習性要相近得多，同卵的雙胞受家系的影響完全相同，而同胞者則不一樣。所以結論認為遺傳對兒童的品性影響很深。

紐約心理學會的主要研究人物，法蘭茲·凱爾門博士 (Franz Kellman) 研究遺傳對心性的缺陷及癡呆的影響，發現只要同卵雙胎手足中的一位有這些毛病，另一位是不會例外的，但在同胞的雙胎中則不相同。由此可看出遺傳的一股。

對動物研究結果亦然，這可做為我們對兒童是否遺傳到一部份的品性有關，例如緬因州福勒博士 (Dr. Fuller) 據他報告，有些血統相同的老鼠常在迷途中走錯了路，而其他同族的老鼠則否，有些同族的老鼠在觀察中每天跑

不了多少路而另外同族的老鼠則有行幾哩之遠者，有些同族老鼠當門鈴聲響起時即起抽筋現象，有些則否，特里爾及貝辛幾種的狗為一根骨頭爭執得要比畢格斯及斯潘里種的狗厲害得多。

對基尼種的豬研究結果，據報告關於性的衝動情形也與遺傳有關。

用這些實驗結果推之於人雖然不一定可靠，因為人類的行為與獸類不同，人類的行為受教養，社會風俗及意識刺激關係極大。

你的孩子遺傳到的任何特性皆係未經過充分發展者，他遺傳到的只是各種因素的組合，如果環境適宜則某種特性還是要向可能的方向發展的。

對你及你的孩子所幸的是這種最重要的環境因素却控制在你的掌握中。

能遺傳及不能遺傳之項目：(見下表)

表列各項特性，尤其是血型完全取決於遺傳，大多數項目遺傳只影響其一部份，一個人遺傳到的因子可能使他對某種疾病易於感染，或遺傳給他在某方面的才能。至於遺傳的劣根性不會輕易顯露，或一個人也不會輕易成為大音樂家，除非日常生活環境促成他向這些方面發展。同時我們特殊的遺傳因子究竟將遺傳給兒子，孫子，曾孫或再下一代那是說不定的。

應拾

特 性 項 目	能遺傳	多半能遺傳	不大會遺傳	不能遺傳	備 考
一、體格形態					
○ 侵奪行為	▽		▽		
△ 嗜酒				▽	
二、疾病感染					
× 關節炎	▽				
+ 藝術天才		▽			
三、性情習慣					
△ 血壓	▽				完全由遺傳決定
○ 血型	▽				
四、才能表現					
× 癩病的感染			▽		對某些罕見的型類能遺傳
○ 色盲	▽		▽		幾乎完全由遺傳決定
△ 勇氣膽量	▽				
○ 斜視眼	▽				
○ 頭髮捲曲	▽				
× 糖尿病	▽				
○ 酒窩(頰部)	▽				
△ 情感專一	▽				幾乎完全由遺傳決定
					部份由於遺傳影響

有其父必有其子

○眼睛顏色

○手指頭長度

△食物味覺的喜愛

○舉止姿態

○毛髮濃密

×花粉熱(夏日之熱病)

○頭部型式

×心臟病的感染

○身高

○天資

○壽命

+數學天才

+機械方面的小聰明

△精神上的缺陷

△集錢

+音樂天才

○近視眼或遠視眼

○鼻子型式

○肥胖

幾乎完全由遺傳決定

某種特殊型式之心臟病

亦受食物等影響

亦受環境之影響

某種型類者

至某一限度

至某一限度

有可能性並未確實證實

注意童年食物頗為重要

有可能性並未確實證實

×對疼痛的敏感性

△品性

×麻痺症的感染

×風濕熱的感染

+癡呆

+科學天才

△自信心

△性的衝動

△害羞

+交際活躍

+運動天才

○皮膚不能經久晒太陽

×牙齒蛀蝕的感染

×肺病的感染

○脾氣

○生双胎的趨勢

×發炎生濃瘡的感染

+寫作才能

○牙齒的型式

則九又戲遊學算

雙子。

去年六月本刊曾譯載過九則算學遊戲，從讀者的踴躍應徵看來，可見喜歡絞一下腦汁的讀者對於這一類問題甚為喜愛，現在再譯載九個問題，其中有些是老的，有些是新的，除了多情甲虫的問題和看上去似乎不可解的象牙球問題以外，其餘各題都不需太高深的數學技巧。但各題的答案都有其精彩或出人意料之處。這九個問題的答案將在下期刊登。（編者按：因為這些問題及其答案都是翻譯來的，原文不難覓出所以我，們不預備徵答，也不預備給獎，這是得事先聲明的。）

(一)

四個高爾夫球可以堆起來，使每個球都和另外三球相接觸。五塊銀元可以擺成每塊都和另外四塊接觸的形狀（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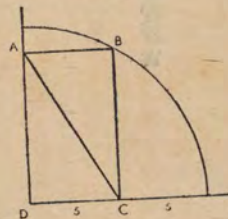


(圖一)

二顯示，已知圖中所標示之距離，你能正確地定出對角線AC之長度？

時間限制：一分鐘。

一長方形嵌於一圓弧內，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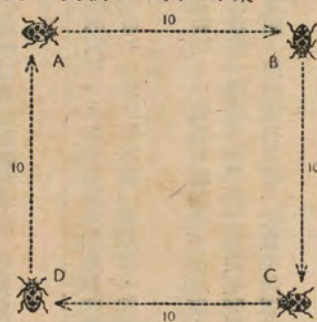
(圖二)

(四)

有一個電氣工匠遭遇到如下的窘境：他發現在一座三層樓底的地下室牆壁上有一洞，洞中伸出十一根完全相同的線頭，而在三層樓

(六)

假定每根火柴的長是一單位，則十二根火柴可以在平面上以種種方式擺成面積為整數之多邊形。圖四中所示兩多邊形即為其例；正方形面積為九單位，十字形面積為五單位。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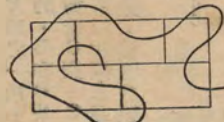
問題是：以十二根火柴（每根都須用其全長。）照樣作成一多邊形使其面積恰為四單位。

(七)

這個難以令人相信的問題——因為缺少足夠數據以求答案——原載於 Graham 運輸公司所發行最近的一期 The Graham Dial 中。自一實心象牙球的中心鑽去一個六寸長的圓柱形的洞，求該球剩餘的體積。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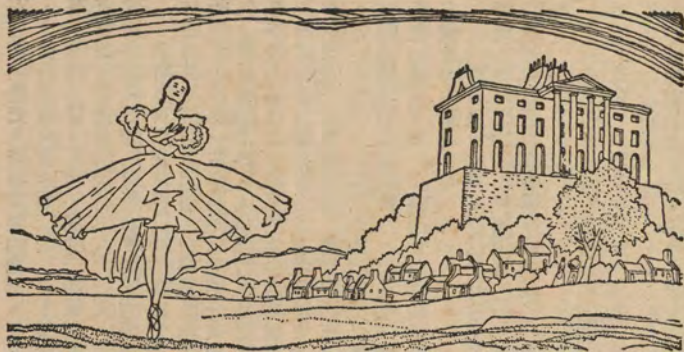
為許多學生們所熟悉的一個古老的拓撲學難題，是要以一條連續不斷的線畫過圖三中所示閉合網絡中的每一線段，而網絡中的十六條線段，每條都只許經過一次。圖中所示的曲線並非該題的解答，因為尚有一條線段未被畫過。



(圖三)

(五)

頂的牆壁上的一個洞裡找到了這十一條線的另端。但無從辨別樓上的那一條線端和樓下的那一條線端是同一條線的兩端。所以他的問題是：找出每條線相當的兩端。為完成其工作，他所能作的事是：①將各線任意扭絞在一起，使其在任一點短路。②用「通路試驗器」試驗各線是否相通，通路試驗器由電池和響鈴組成。將此器接於一連續不斷的導線的兩端，可使響鈴作聲。因不願枉受上下梯階之苦，且又極熱心於工作技術之推破，於是這位電氣工人手持紙筆坐了下來，立刻就設計出一個最省力的方法以檢出各相對線端。他用的什麼方法？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八)

葉 唱 編 譯

「吉賽兒」是一齣如此重要而通俗的舞劇，只要懂得一點欣賞芭蕾舞的人們都常常提起它來，他們談論着巴洛娃、凱撒薇娜、瑪卡娃等有名女舞星們的「吉賽兒」，它通俗普遍的程度就如同懂得戲劇的人們不停的將「漢姆雷特」掛在口頭上股似的。

如同「漢姆雷特」，「吉賽兒」也是古典的，它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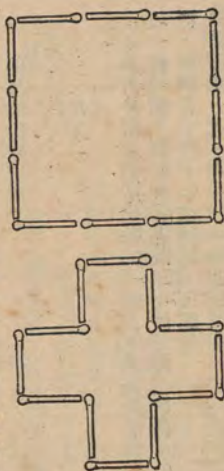
首次演出：一八四一年六月廿八日於巴黎皇家音樂學院劇場。

最佳唱片：Victor LM1092(Lp)，可汝特歌劇院交響樂團演奏，Robert Irving指揮。

★吉賽兒(Giselle)
兩幕幻想芭蕾舞(Fantastie Ballet)。
樂曲作者：阿道夫阿當姆(Adolphe Adam)
編舞者：普洛特(Jules Perrot)與哥拉黎(Jean Coralli)。

編劇者：戈替耶(Theophile Gautier)，哥拉黎與米諾爾(Vernoy De Saint Georges)。

四個甲虫——A B C D——各據正方形之一角，正方形之每邊長十吋(圖五)。A與C是雄的，B和D是雌的，同一時間內A正對B爬時，B開始正對着C爬，C則對D爬，D又正對着A爬，若四枚甲虫都以相同之速率前進，結果其軌跡乃是四條全等的對數螺線，相遇於正方形之中心。



(圖五)

四隻甲虫自開始爬行至相遇各爬行了多少距離？該題可以不用微積分解。

(九)

「我聽見許多孩子正在後院子裡玩兒。」數學系的畢業生，瓊斯說，「全是您家的嗎？」
「老天，才不是呢，」名數論教授司密斯喊道。「他們在跟另外三家的孩子們一塊兒玩兒。不過我家的孩子最多，布朗家的較少。格陵家的次之，勃雷家的最少。」

「一共有多少個？」瓊斯問。

「這樣說吧，」司密斯說：「孩子共計不超過十八個，四家孩子數目的乘積恰為我家的門牌號數。就是你剛到我家時所見到的。」

瓊斯拿了一本筆記簿和一枝鉛筆開始塗寫，不一會兒，他抬頭問道：「我還得知道一些線索，是不是勃雷家的孩子不止一個？」

司密斯回答了這問題後，瓊斯就微笑着，幾乎是沾沾自喜地，絲毫不誤地說出了每家孩子的數目。

知道了門牌號數和勃雷家是否不止一個孩子瓊斯覺得這題目解來不費吹灰之力。然而事實上，頗為奇特的是，單從以上談話中的線索就也能決定每家孩子的數目，該題源出於伊利諾衣理工學院以前的數學系主任 Lester R. Ford.

一晚丈夫回到家裡，又聞到他厭惡的魚腥味瀰漫全屋，他咆哮着：「為什麼你這一星期來，晚餐老是吃魚呀？」

「因為，親愛的，」他那可愛的妻子回答着：「在我的家庭急救第一課裡，我學到怎樣從喉嚨裡取出梗住的魚骨頭，所以我打算有一次實地練習的機會。」

在芭蕾舞的歷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而且由於它的引人入勝，自從首次演出直至現在的一百十幾年中間，它始終保持著不衰的榮譽，人們不斷的去觀賞新的芭蕾舞伶表演這齣老舞劇。在古老的題材上人們在又一次觀賞中總可以發覺到新奇而美好的以前所未曾發覺的事物。

有許多舞劇在芭蕾舞變遷的歷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譬如說自那一個舞劇開始，女舞星開始不用古老的帶有後跟的舞鞋，自那一個舞劇開始她第一次用趾尖站立舞蹈，自那一個舞劇開始她首次在舞台上空看起來很危險但又似乎毫不費力的從二十呎高的空中跳躍着投入她舞伴的臂中，所有這些在舞蹈技術上負有改革歷史的芭蕾舞，它們現在很少在舞台上與觀眾見面，儘管它們在舞藝的進步上是一塊不朽的里程碑，但除了在舞蹈學校作為課程的研究以外，它們已經沒有演出的價值。但是唯一例外的「吉賽兒」却單獨的遺留下來，在經過長久時間的琢磨和修改後，在今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感到它是一齣早期的舞劇。

「吉賽兒」的改革總括一句它是所謂「浪漫芭蕾舞」的嚆矢，詩人們的神祕和超現實的詩在舞台上首次出現，詩的情調和幻想的故事用舞蹈表現出來是這樣天衣無縫的吻合。

「吉賽兒」是詩人戈替耶在閱讀海涅原作的一篇詩所改編的故事後，對其中舞蹈幽靈的傳說故事甚感興趣，立意編作的一篇芭蕾舞。他十分屬意當時的紅舞星夏洛塔葛雷西作為此劇的女主角，戈替耶曾在巴黎看到葛雷西的初次

英俊的年青人，在鄉村服裝外面罩着一襲高貴的披風，另一個是她的隨從魏夫雷。阿布雷同樣的也走向吉賽兒的門口，躲在一邊的希拉倫充滿了妒忌的心，但又好奇的注視着他的高貴披風和身上戴佩着的寶劍，他和吉賽兒僅僅知道他是一個名叫勞爾斯的農人，但是却不知道他是因為愛慕着吉賽兒，所以不惜屈辱降身的扮為農人來希望得到吉賽兒的愛情，他的僕人並不贊成他主人的舉動，他請求阿布雷離開，但是他脫下了披風和摘下佩帶着的寶劍交給他的僕人先走開。

阿布雷敲了吉賽兒的門，然後也躲起來，吉賽兒開了門出來，她是在等待阿布雷的來臨，所以一聽見有人敲門便快樂的跑出來，她喜悅的和美妙的舞蹈着，但是門口却空無一人，她不耐煩的準備回屋子裡去。阿布雷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她惱怒着他的玩笑，不理睬他，但當阿布雷溫柔的握住了她的纖腰，她微笑了，一對愛人在茅舍的門口輕柔的跳舞着，他向她表示他的永遠不渝的愛情，她也含情脈脈的回應着。

在愛情的甜蜜中他們沒有注意到希拉倫的出現，他氣勢洶洶想跟阿布雷動武，警告他不要追求他的愛人，但是吉賽兒立刻責斥他偷聽別人的談話，希拉倫這時向吉賽兒表示着他久久的思戀，但是她大笑著遺棄了他，恨恨的希拉倫走開了，臨走時，他向阿布雷揮動着恐嚇的拳頭。

許多村女們現在都各提著大籃的葡萄進來，她們都是吉賽兒的朋友，當她們開始跳舞時她也加入了，跳着一首

登台，自其時起也即鍾情於她，葛雷西在她的有名的舞蹈家和編舞者的丈夫普洛特（即此劇的編舞者）的指導和合作下，在此時已成為甚有名望的芭蕾舞伶，與當時享有盛名的瑪麗塔格列安妮，芬妮艾絲勒等人分庭抗禮。「吉賽兒」的演出，葛雷西從戈替耶辛勤寫作的劇本中贏得了輝煌燦爛的成功，而戈替耶也如願以償的得到了他夙夜祈求的愛情，葛雷西終於因他的鍾情而離開了她的丈夫普洛特。樂曲作者的阿道夫阿當姆為十九世紀的法國作曲家，作品多為舞台音樂，一生譜寫歌劇多齣，任職於巴黎國立歌劇院及巴黎音樂學院多年，在芭蕾舞方面他曾譜寫「吉賽兒」及浮士德等多齣。

舞劇的故事：

第一幕——萊茵河畔的一個小村

序曲有著苛刻的怒吼與柔婉旋律的強烈對比，描述着這個愛情故事的悲劇意味。幕啓時是一處多林木的萊茵河畔的鄉村景色，適逢葡萄成熟的季節，人們正忙著慶祝豐收。舞臺上一間茅舍，那是吉賽兒的家，她是一個可愛的鄉村少女，她和她的母親同住著。

舞臺空靜了一回，希拉倫進來，他是獵場的看守人，雖然穿著粗陋的村人服裝，但是表情顯得很誠懇，他是在戀愛中，他直走向吉賽兒家的門口準備敲門時，忽然聽到有人走近來，他躲在屋子的一邊。



吉賽兒 (Moria Shear 飾) 與阿布雷 (Alexis Rassine 飾)

旋律明快的華爾滋。阿布雷在一傍含情的注視着她的跳舞，他隨著入場的青年村人參加了跳舞，緩慢溫柔的主題悅耳的叮囑作響，阿布雷將吉賽兒高舉在他的頭上。

吉賽兒的母親，從茅舍裡開門出來，她不願意打擾青年們的節目，但是她心裡却十分的憂愁着，她的女兒跳舞跳得太多了，她時常提醒着她的女兒，如果她那樣的跳舞不休，在死後可能變為一個微利絲，那是古老傳說中的舞蹈幽靈，永遠要在死後跳舞不休。

吉賽兒的朋友們都聆聽着她母親所述說着的古老故事，她們驚惕的停止了舞蹈，但是吉賽兒毫不在乎，她舞興



吉賽兒 (Alicia Markova) 與阿布雷 (Anton Dolin)

正漫，又走向阿布雷的身邊，準備再繼續跳舞，但是她的母親終於將她拉回家裡，門關了，阿布雷只好失望的離開了。

舞台又空了時，希拉倫進來，他心中念念不忘着復仇。遠處忽然響起了獵號的聲音，一隊狩獵的人走近了，希拉倫走進了吉賽兒隔鄰的茅舍，那是阿布雷臨時住處的茅舍。

狩獵的人進來了，領頭的是阿布雷的僕人魏夫雷，獵隊的主人是可蘭德王子和他的女兒舊札德公主，跟隨着他的朝臣和侍從們，王子告訴魏夫雷，大家要在這裡休息，他告訴魏夫雷敲敲吉賽兒的門。

吉賽兒的母親開了門，當她看到是貴族們的光臨，她向他們鞠躬，並且誠懇的邀請他們接受她所能貢獻的粗賤的飲食，她回到屋子裡，兩個女孩子搬出了桌子和椅子，以及大壺的酒和酒杯，都放在屋外的樹蔭下。

吉賽兒從屋子裡走出來，當她看到從沒有見過的王家氣派時，她大為興奮，她向他們屈膝請安，舊札德公主對她十分和善，向她的父親誇贊着吉賽兒的美麗，吉賽兒却入神的撫摸着公主的長袍，她羨慕着那麼美麗的從未見過的衣服。舊札德溫柔的問她平常如何過日，她說紡織過日「那是你最喜歡的事情嗎？」吉賽兒回答說：「不，我最喜歡的是跳舞。」她不覺的在舊札德的面前輕盈的動起舞步。

吉賽兒的母親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吉賽兒又如飛的

旋轉着。舊札德為向這個鄉村少女表示她的愛意，在得到她父親的同意後，她摘下她的頸鍊掛在吉賽兒的頸項上，作為給吉賽兒的禮物，吉賽兒看着她那那麼寶貴的東西，她感謝的吻着公主的手並驕傲的向她母親指示着。

王子和公主被請進茅舍裡面休息，其他的人隨着魏夫雷再度出去打獵，希拉倫從阿布雷的茅舍走出來，手裡拿着阿布雷的寶劍，他高興的想拿這件東西作為阿布雷欺騙吉賽兒的證據。

村中的少年男女們再度進場，他們環繞着吉賽兒，吉賽兒獨自美妙的舞蹈着，阿布雷也回來了，他隨着吉賽兒同舞，舞曲完了，一對愛人互相擁抱着。

就在這時，希拉倫進來，他粗魯的拉開了他們的擁抱，「你愛戀的這個人，並不是農人，他是一個騙子，他是一個你高攀不上的貴族！」他舉起了寶劍作為證據，接着又吹起了獵號，王子和公主隨聲從茅舍裡走出來，當他們看到阿布雷的農人服裝，大為驚訝，阿布雷覺得他的偽裝被拆穿了大為懊惱，並且面對着自己的未婚妻舊札德公主，他無法再向吉賽兒宣誓自己的愛情，不得已的走向公主的身邊，希拉倫得意忘形的雀躍着，吉賽兒則投向她母親的懷中哭泣着。她因突然的打擊，瘋狂的撕下了舊札德贈給她的項鍊，把它扔拋在地上，她的母親儘可能的安慰着她，使她安靜下來，但是她的愛情和希望在一瞬間喪失了，她的心已經破碎了，阿布雷現在不顧一切的在她耳旁宣訴着他的愛心不移，但是她再也聽不進去了。



美國Ballet Theatre演出的一幕



吉賽兒 (Beryl Grey飾)

一齊舞到吉賽兒的墓前，向墳墓鞠躬，一個新加入的舞蹈幽靈將要被召喚出來參加了。

迷迭芳着腰，手裡執着一枝魔法的樹枝，她輕點了一下吉賽兒的墳墓，突然間墓地裂開，從墳丘中出現了吉賽兒，她穿着白色的衣服，面部蒙紗，手臂交叉於胸前，冷淡的毫無意識，她聽命着迷迭芳的召喚，她站立在迷迭芳的身旁，面紗被揭開了，步步趨隨着迷迭芳開始跳舞，迷迭芳彷彿她現在也是舞蹈幽靈的一份子，她命令她獨自跳舞，吉賽兒突然間似乎給予了生命，她活躍的舞蹈着，不停的旋轉，喜悅着從黑暗的墳墓中的釋放。

她緩慢的站立起來，默默的沒有了瘋狂的舉動，多麼短暫的幸福時光，多麼甜蜜的回憶，她跳着與阿布雷雷共舞時的舞步，充滿了感傷，突然間她看到被棄在地下的寶劍，她迅速的拾取起來，在眾人措手不及中，她抽出了寶劍，高舉起來，直刺向自己的心胸，痛苦的慢慢倒向地上。

阿布雷雷急速的扶持着她，王子和他的女兒驚然的離開了，瀕臨死亡的吉賽兒在她母親的懷中顫抖着，她心志昏迷的又掙扎的站立起來，再度走向阿布雷雷的身邊，一切的不幸好像遺忘了，她忘記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她隨着阿布雷雷緩慢的跳舞，音樂再度奏起那幸福時光的溫柔主題。

片刻之後，吉賽兒突然又清醒了，她驚惶的離開了阿布雷雷，直奔向她的母親，但沒等到她母親的身邊，她跌倒，阿布雷雷走近了她，悲哀的仍然宣誓着他的愛情，她輕輕的撫摸着他的臉頰，饒恕了他，她的手垂落下來，死去了。

第二幕——夜深中的林間

景象與第一幕開始時那種美麗的鄉村景色，飽陽風光

雷想用寶劍刺死他，但是被他的僕人魏夫雷及時的阻止了。

死去了的少女兩手交叉在胸前，村人們目擊着剛才悲劇的一幕，他們悲哀的轉過了頭，同情着這個可憐的善舞的吉賽兒。

葡萄收穫季節，活潑的舞蹈場面迥然不同，現在轉變為另一個強烈對比的不同世界。這是深夜的墳場，夜霧瀰漫，月色朦朧的照射着樹林的各個角落，地上陰影搖動，靜寂中充滿了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靈境地。近處是吉賽兒的墳墓，豎立着巨大的十字架，遠遠的可以看到一處慘淡的月光下閃爍着的湖水，天空上深黯的顏色，有時也顯現着數點星星，時滅時亮的眨着眼。

希拉倫與三個幽靈人提議微弱亮光的燈籠到了這個樹林裡，他們想在這裡歇息一會，但立刻間覺出這裡的令人可怖的氣氛，天上的光亮不穩定的明暗着，似若那飄流不定的浮雲時常遮掩着慘淡的月色，希拉倫突然意識到走近了吉賽兒的墳墓，他害怕起來，但是墳墓却似有磁石般的吸引着他，他在十字架前徘徊着，三個幽靈人催促着他趕緊離開，當他們走開時，他緊緊的也尾隨着他們。

在樹林的深處，現在出現了一個穿着白色衣服臉部蒙着面紗的人影，流動着緩步向前來，她是迷迭芳，舞蹈幽靈的皇后。她顯露了一下身影又消失了，當她第二次出現時，她揭開了面紗，美妙的舞姿，不動的時立着，冷冰冰的似若毫無半點溫情。她的舞蹈是快速的，光耀四射的如同一顆最堅硬的冰冷的鑽石，她隨意所之的召來了舞蹈幽靈的徵兆絲們，她們出現了，一樣的白色衣服，在她的指示下一齊揭開了面紗，手臂交叉在胸前，開始順從的舞蹈，她們是一群沒有生命的幽靈，只有隨着迷迭芳的意志不停留的舞着，似若永遠不知道疲乏，永遠波動的磨折着，她們

阿布雷雷憂鬱的慢步走進樹林裡來，舞蹈的幽靈們都躲藏起來，他走到他愛人的墓前，充滿着悲傷憶念着吉賽兒可悲的傷亡。魏夫雷跟隨着他，極力想引誘他離開這陰森的墓地，但他已深深的在憂鬱的沉思中，當他痛心的跪在墓前，吉賽兒的白色影子出現了，阿布雷雷不相信着自己，當他睜開眼睛想仔細的注視時，白色的影子消失了，他站立起來向四周尋找，吉賽兒漸漸的向他走近，阿布雷雷伸開了手臂迎接着她，當他確信已經抱住她時，她又忽然無踪的消失了，短短的接觸使他恍如夢中，但是他多麼希求着那是一個真實的夢。

當他跪下禱告時，吉賽兒再度輕盈的在他身旁舞蹈，溫柔的用手按在他的肩膀上，阿布雷雷從地上站立起來，衷心喜悅着禱告已得到了夢想的回應。他們倆個連結着開始跳舞，吉賽兒領前，在朦朧中她又安然無蹤了。

她又回來了，手上拿着着兩朵白色的百合花，快速的舞蹈，百合花的花瓣飄散在她的身後，阿布雷雷步步緊隨着，拾着地上的花瓣，一同在黯黑的樹林裡消失了。

希拉倫又回到墳地來，但是接被舞蹈的幽靈們所包圍起來，他東竄西逃，但都不能掙脫幽靈們的嚴密陣線，漸漸的他被趕到湖邊，他驚慌的祈求着迷迭芳的救免，但是回答的却是嚴峻的「不」，他被宣告死亡，迷迭芳指在月光下蕩漾的湖，希拉倫手足無措的胡亂旋轉着，幾次猛撞着牢固的包圍，但是都沒有成功，最後兩個幽靈的舞蹈者挾持着他將他推入湖中。

現在輪到阿布雷了，他和希拉倫一樣的被幽靈們包圍着，他也一樣乞求着，但也一樣的被否定了，吉賽兒爲他乞恕，但更增加了迷迭的憤怒，吉賽兒不顧一切的想保護她的愛人，她暗地向阿布雷指示着墳墓上的十字架，阿布雷領悟了她的手勢，在幽靈們不阻止以前他迅速的抱住了十字架，憤怒的迷迭無法可施，她命令吉賽兒獨自舞蹈，她聽從了，其他的幽靈們列成兩直線圍繞着她。

受着舞蹈的引誘，阿布雷忘情的離開了十字架，復燃的愛情，未盡的靈意，不顧幽靈們的阻撓，他們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舞着，再度爲愛情吉賽兒又向迷迭求饒，但是仍然是簡短的否定。

永遠沒有疲乏與不知休息是舞蹈幽靈們的本質，迷迭知道要處阿布雷於死地，只要命令吉賽兒不停留的舞着，凡人的阿布雷終要因乏極而死亡。「雙人舞」繼續不斷的似若永無休止的進行着，阿布雷屢次的請求以及吉賽兒的幫助終歸無效，他終於跌倒在地上，吉賽兒可憐的在他身旁衛護着，乞求着，無情的迷迭只有否定，掙扎着的阿布雷仍渾力的想奔逃，但他站立了又再度跌倒。

可喜的黎明露出了微弱的光，遠處的鐘聲告訴黑夜已經結束，幽靈們現在必須回到黑暗裡，阿布雷有了生的希望，但是吉賽兒也必須回到她的墳墓裡，一對愛人戀戀不捨的擁抱着，這是夢中最後的結束，阿布雷雖想與他的愛人一同進入墳墓裡，但是墳墓已閉合了，在漸次明亮的黎明景色中，他獨自低首在十字架的前面。



四人舞的首次演出 (塔格列安妮，塞麗桃，葛雷西，葛蘭)

那次實現了空前未有的表演的主持人，他是一個百折不撓的人，他是班德明·薩理 (Benoît Stabile)，倫敦皇家歌院的經理人，在「四人舞」演出的兩年間，他曾使兩個偉大的芭蕾舞星共台跳着「雙人舞」(Pas de deux)，那是芬妮塞麗桃 (Fanny Cériot) 和芬妮艾絲勒 (Fanny Elster) 兩人。芬妮艾絲勒，在當時居於世界上女舞星的第五位，從這一次小嘗試的成功，使得薩理增加了偉大計劃的信心，所以他費盡了力量策劃和使它實

四人舞 (Pas de Quatre)

插舞 (Diversément)。

樂曲作者：蒲格尼 (Cesare Pugni)。

編舞者：普洛特 (Jules Perrot)。

首次演出：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二日於倫敦皇家歌院。

這篇短短的插舞大概可以說是舞蹈歷史上最著名的芭蕾舞，這是百年來使喜愛舞蹈的人們永遠懷仰緬念着的一幕。在十八世紀的四十年代，如同今日一般，世界上有着最著名有女舞星分散在各國的城市裡，其中最著名的四個芭蕾舞伶，她們各有着廣大的崇拜者的人群，各有着登台的大戲院，彼此間不息的競爭和嫉妒，但在一個空前的難得的機會裡，在經過無數次的拉攏和挫折中，在芭蕾舞歷史上終於實現了，一同集合在同一個舞台上，和諧美妙的共舞着。在當時的轟動當然不言而喻，這便是這幕芭蕾舞「插舞」的故事。有名的畫家曾經在那歷史的刹那間畫下了偉大的一幕，永遠給予後世的人們作爲緬念景仰的偶像。在今日如果我們想從世界上不同的國家裡，選出四個最有名的芭蕾舞伶，一同登台共舞，那真是不可想像的事，但在百年前的時代，雖然也是一樣不可想像的，但是終於實現了，既然奇跡不能在現在出現，那麼今日我們緬念着歷史的演出，乃也是人們的常情。

現在，在「四人舞」演出的二十年後，薩理追記着：「那次的演出難於實現的情形實在難以言喻，如果拿它來比一比管理一國的政事，後者簡直顯得輕而易舉了，因爲在我的想像中，後者有時是可以以命令的方式施行的，但是關於那次的演出，根本就不是人力所可能控制的，正確的講，那四位頂尖的芭蕾舞伶，他們每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皇后——居於絕對的、無偶的、超越的地位。」

瑪麗塔格列安妮 (Marie Taglioni)，自一八三二年擔任舞劇「仙女」(La Sylphide) 首次演出的女主角以來，被公認爲全世界最偉大的芭蕾舞伶，直至「四人舞」演出的十三年間，在浪漫主題的芭蕾舞上，仍然居居后座。但就在此時其他新起的芭蕾舞女星才輩出，如芬妮塞麗桃，在一八四〇年以前即紅遍半邊天，嘉洛格·葛雷西 (Carlotta Grisi)，第一個「吉賽兒」的主角，還有遠在一方的丹麥舞后露西格蘭 (Lucile Grahn)，她也成功的演出塔格列安妮的「仙女」舞劇 (在一八四三年以前，這四位芭蕾舞伶前後都演出過「吉賽兒」)。不可諱言的，彼此間激烈的競爭和相互間的妒忌，尤其是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背景和廣大的崇拜者，像這種情形，要將她們齊集一台共舞，真是談何容易。

第五位的芬妮艾絲勒，其時聲名雀起，她第一個膽敢表演塔格列安妮賴以成名的「仙女」舞劇，並且立即的得到了偉大的成功，雖然尚未使塔格列安妮相形失色，但是年輕的艾絲勒正是旭日初昇的青春時代，她的成就前途無量



四人舞 (1951年 Festival Ballet於倫敦的演出)

再經過幾個芭蕾舞團的演出，但是因在芭蕾舞團中除了一二位而外，並非全是該時全世界中的頂有名舞星，所以都沒有像首次演出那樣的轟動，在後來的演出中，最可值得注意的有名舞星的瑪卡娃 (Alicia Markova) 她一九四一年於紐約，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於倫敦三度擔任塔麗麗安妮所曾擔任的主角，優美輕盈的舞姿，莊嚴如皇后般的神情，給予人們早年繁華時代無限的懷戀和追憶。

形容，觀眾的祝賀花籃幾將舞台整個覆蓋，維多麗亞皇后偕皇夫也在場觀賞，倫敦以及其他歐洲都市的報紙以最大標題登出這件芭蕾舞界空前大事，讚揚備至，實際上在舞台上，各個芭蕾舞伶都為着自己的聲譽和相互的比較，也都各盡心力表演出美妙超絕的舞姿，在微笑中翻翻舞，博得了不停息的掌聲和鮮花不絕的投贈，尤其是以塔格列安妮居中，其中三個舞星三星捧月的舞蹈畫面，永遠銘刻在觀眾的腦海中，藝術家的名畫也留下作為後世景仰和懷慕的象徵。

瑪麗塔格列安妮於「四人舞」演出三年後退休了，她於一八八四年八十歲時死於法國馬賽，芬妮麗麗桃在此大演出後，在二十年間更享盡盛名，於一九〇九年九十歲時逝世，葛蕾西於演出一年後，在聖彼得堡皇家歌院登台，七十八歲時去世，「四人舞」中最年輕的葛蘭演出後回到丹麥去，在哥本哈根，她始終是丹麥人的舞后，她死於一九〇七年，享年八十六歲。

從那次的演出後，普洛特的這篇「四人舞」，雖也曾

在這兩位女星間的敵對情形，如果她們擊手共演，真是不可理喻的事。幸虧就在這時，艾絲勒已離開歐洲，遠渡美國，在那裡她正得到無限的光榮，預定的三個月的旅行表演但直至二年之後她仍未能返回歐洲。在兩年間她征服了整個美國，成了美國總統馬丁萬俾倫的座上貴賓，出入皆由總統的兒子護送，國會多次專宴款待，同時更是萬千群眾的偶像，從來就沒有一個任何種類的藝術家曾受過如此隆重的殊榮和普遍的愛戴，她的光榮的成就直至七年之後，另一個芭蕾舞伶，安娜巴美洛娃的蒞臨美國，才由她替而代之。

「四人舞」的編舞者，經過薩理的再三考慮以後，請了當時最有名的朱爾斯普洛特 (Jules Perrot) 擔任，他無疑的當時居於男舞角的首位，同時也是「吉賽兒」編舞者，多年來也是塔格列安妮的舞伴，而且也曾與其他三個舞星合作過，無疑的他是最適合的編舞者。

一切準備就緒，但是四個人中的一個，葛蕾西，普洛特的妻子。正就聘在巴黎演出，毫無辦法使其分身前來排演，薩理告訴我們他的處理辦法：「雇了一隻專用輪船……準備作為葛蕾西的渡越英倫海峽，從巴黎至海峽邊上的加賴斯 (Calais) 沿途準備好了馬匹，以便譯車的替換，從海峽另一邊的多佛 (Dover) 到倫敦，一輛專用的火車升火等候。」

當葛蕾西到了，普洛特開始他的從來沒有過的艱苦工作，他不但要設計四人組舞的場面，同時他必須為四個人

個別設計獨舞的場面，主要是不能使得那個人特別受到重視和突出，而且必須符合她們個人擅長的舞藝，以普洛特的才能和經驗，他目己很清楚他的職務。

也差不多將要成功了，當塔格列安妮都滿意了他的編舞部份，服裝準備齊全，戲院的票已預售一空，但突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誰先上場呢，又誰最後上場呢？最後上場的人當然必須名望高於其他的人，塞麗桃葛蕾西、葛蘭都同意塔格列安妮作為押軸的登台，但是其他的名次他們三個人却彼此互不相讓，尤其是塞麗桃與葛蕾西兩人相持不下，終至於排演時在舞台上爭吵起來，葛蕾西失去了常態當場稱呼塞麗桃為「黃毛丫頭」，事態擴大，他們彼此宣稱永不同台共舞。

垂頭喪氣的普洛特將爭執經過情形報告了戲院經理的薩理，自認為已無挽回的餘地，於是乎經過了深思苦慮，薩理想出了妙計，就是向女星們宣佈出舞台的先後以各人的年齡為準，並且對外宣佈也是如此，這樣不會再有甚麼名位的問題。

普洛特向女星們宣佈了經理的決定，她們覺得這是一個完美的結束堅持局面的好辦法，笑嘻嘻的答應了，塔格列安妮其時四十一歲，名高望重，無疑的最後出場，塞麗桃二十八歲居其次，葛蕾西二十六歲，葛蘭二十四歲，第一個出場，排演完滿的結束了，準備薩理的登台。一九四五年六月「四人舞」首次的演出僅演出四場（一八四五年六月十二、十五、十七、十九日），其轟動的情況非筆墨所詡



瑪卡娃 (Alicia Markova)

首次演出：一九一九年七月廿

二日由戴雅費列夫

芭蕾舞團演出於倫

敦 Alhambra 戲院。

最佳唱片：倫敦 L.I.54 (LP)

Suse R. uinn 'e 交響

樂團 Ernest Anser

met.指揮。

從伐拉開始，近代西班牙特殊風格之音樂得以躍躍欲揚，伐拉從法國學得的作曲技巧，成為他表現西班牙音樂精神的工具，從他本國舊有的民風歌謠中採探了精華作為他樂曲中旋律的主要成份。

戴雅費列夫早就有意想演出「純純粹粹的西班牙風的芭蕾舞，要盡量發揮和代表西班牙藝術的綜合體，當他一次訪問西班牙時，遇到了青年作曲家的伐拉，後者為他演奏了一幕歌劇中的插曲，使戴氏甚為欣賞，他覺得那是他素來所祈求的音樂，因此他與伐拉定約全部樂曲作為這齣舞劇「三角帽」的音樂。

「三角帽」由戴氏芭蕾舞團的首次演出是一次非常輝煌的成功，它使得伐拉在世界樂壇上獲享盛名。這齣舞劇

★ 三角帽 (El Sombrero de Treo Picos)

一幕芭蕾舞。

樂曲作者：伐拉 (Mannet de Falla)。

編舞者：梅遜 (Leonide Massine)。

，不僅只是音樂方面的成功，全部芭蕾舞是現代西班牙的一件偉大的藝術創作。

音樂所表現的是典型的西班牙精神，舞蹈方面是得自格蘭拿達 (Granada) 和雪維黎 (Seville) 地方的土風吉布賽舞的神髓，樂曲的旋律更是採自道地的民歌，其中有一首實實在在的是伐拉在安達路細亞 (Andalusia) 的街道，從一個用吉他伴奏的盲人歌者所吟唱的民歌中收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首次演出的幕景繪畫和服裝設計是出自當代藝術家畢卡叟 (Pablo Picasso) 的精心傑作。

全劇充滿了幽默與溫暖的情調，輕鬆與活潑的場面，令人心曠神怡，在鄉村的景色，燈籠作響的吉布賽手鼓的節奏，表現出歡悅喜樂的情緒，這是一篇賞心悅目的娛樂佳作。

舞劇的故事：

幕啓時是一處美麗的鄉村景色，磨坊主人站在他的屋前，正對着一隻關在籠中的小鳥吹着口哨，逗它歌唱，他的美麗妻子從屋子裡走出來，她戲弄着她的丈夫，然後彼此親暱的追逐着，最後她投入他的懷抱中。

他們走近一口井旁汲水，當磨坊主人正在忙著時，一個執轡子走過他們的屋前，送了一個飛吻給磨坊主人，妻子，她也回應着，兩個人都在賣弄着風情，磨坊主人在忙碌中抬頭看見他們正在眉目傳情時，他停下了汲水的工作，把執轡子趕走開，他並不對他的妻子發怒，因為他很高興別人也一樣欣賞他妻子的美麗，而且他們兩個本來是一對恩愛的夫妻呢。

現在過來了一個地方官吏，他是一個老態龍鍾蹣跚走路的老風流人物，他華貴的服飾在樸素的村人間顯得可笑和造作，尤其是頭上所戴的一頂官式的三角帽，那是顯露他階級和地位的表徵。

老頭子立刻被磨坊主人的妻子的美色所吸引，他躍躍欲試的向她調情，女的又一樣的向他賣弄着，她似乎習慣於這樣娛樂着自己，她的丈夫為要向她作出示威的反抗，這時也向一個過路的村中少女調情着，這一對夫妻在彼此的愛情遊戲中尋找着樂趣。

磨坊主人回屋子裡去，他的妻子單獨的跳了一首光耀動人的萬達哥舞，老頭子在一旁偷偷窺看，一回之後他慢慢走近了她，想再作進一步的行動，她聰明的察覺了，老頭子則緊緊不捨的緊追着。

磨坊主人在屋子裡看見了追逐的一幕，他從屋子裡跑出來幫助他的妻子，老頭子不能再跑了，跌在地上喘氣，磨坊主人夫婦扶起他來，為他扯下衣服上的塵土，儘量裝出僅是因他不慎的跌倒，但是老羞成怒的老頭子却氣勢汹汹的指責着他們從開始就對他毫無敬意，他恨恨的走開了。

黃昏來臨，村中的人們聚集在磨坊前面跳舞，磨坊主人為大家供獻着酒，他和他的妻子單獨的跳了一首法露卡舞 (Farruca)，獲得了村人們的喝采。忽然間村人們聽

Hi-Fi 譚 叢

·伍牧編譯·



音量 (Volume) 音質 (Tone) 及音響 (Loudness) 三項控制器是任何一架良好完整的 Hi-Fi 擴大器所不能少的東西，音量，音質二者一般收音機上也均有具備。而在 Hi-Fi 擴大器上所用的音質控制比一般收音機上所裝設的要複雜得多。而音響的控制，更與音質控制全然不同，也是一般廉價的 Hi-Fi 擴大器上所沒有的。

一般收音機，電唱機所用的音質控制，嚴格予以分析，僅能算是一只高音衰减器，它的作用只能把高音減弱，而不能使低音增減，與 Hi-Fi 的要求相去過遠。一架真正的 Hi-Fi 收音機或擴大器必需有分別的高低音控制器，高音與低音可以分別調整，彼此互不干擾，且要能各自增或減到十五分貝以上的程度才合格。

至於音響控制器 (Loudness Control) 有人把它譯成「雜音控制」，實在是大錯特錯，不知何所根據。音響控制器的用途與音質控制器相似，控制聲音的強弱，但都與音量控制又全然不同，它不但控制了音量的強弱，同時也改變了高低音之間的相互比例，也就是同時改變了高低音的強度，它所控制的是音量與音質二者，與「雜音」並無絲毫關係，並且也不能增減雜音的程度。

對於唱片的觀賞有兩派極端的論調，其一認為正確的聲音的重生，必需和原來聲音波形完全一樣，也就是說所有原來聲音中的成份，在重生時也必需具有相同的強弱，在這種論調之下，當然決不許可加用音響控制器。至於另一派論調則認為人耳的聽覺是和費孟氏曲線 (Fletcher and Munson Curves) 一致的，因而要獲得和原來音樂同樣的聽覺感，就必須要借助於音響控制器。

首先來分析一下前一論調，持有這種論調的人，根據他們的想法喇叭所發出來的聲音，應該和在錄音室內的話筒 (Microphone) 所接受的聲音強度相同才對。由此就有了第一個問題，持這種論調的人，他們心目中一定會有一幅樂隊演奏時的景象，聽眾安坐在席座上。但如果你也把話筒放在同樣的位置上錄音，則可錄成的唱片，可能無人要聽。它和坐在音樂廳裡所聽到

十、音量音質及音響控制

到了兵士們的脚步聲，兵士們出現了，他們捕去了磨坊的主人，村人們四散離開了，在靜寂的磨坊前面僅留下主人的妻子。

但是不久，老頭子又出現了，他現在興高采烈的來向她求愛，他笨拙的擁抱起她來，但是主人的妻子掙脫了他，他摔在地上，他困難的自地上爬立起來，又戀戀不捨的追逐着她，走向一座小河上的小橋，在那裡他再度想捉住那個女人，但又一次被她推開了，這一次因為用力過猛，老頭子掉進小河裡去了，她哈哈大笑的把他從水裡拉起來，但是百拆不爛的老頭子又重施故技的想擁吻她，這一回她從屋子裡拿出一支獵槍，描準着來襲的老頭子，無可奈何的老頭子只好站立在小橋上。

可憐的老頭子，滿身水濕淋淋的，他站在磨坊前面擰乾着脫下來的華麗衣服，和那頂威嚴象徵的三角官帽，然後悄悄的躲進磨坊裡去睡覺。

天亮了，磨坊主人從兵士那裡潛逃出來回家，在他家的門口他看見了掛在外面的華麗衣服和三角官帽，不久之後他竟看見老頭子穿着他自己的一身睡衣正在開散的踱着方步。磨坊主人現在覺得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那便是趕緊的去追求老頭子的妻子，因為她也是有名的美麗，而且這也是習慣的對付自己妻子愛弄風情的對症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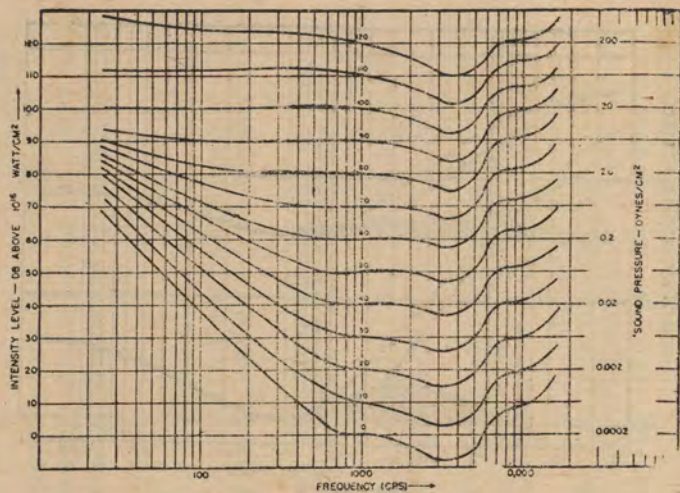
老頭子的兵士們因為磨坊主人的脫逃現在正好追上來，當他們看見了穿着磨坊主人睡衣的老頭子，不分青紅皂白的追打着他，等到他們認清被打的人却是威嚴的頂頭上司時，可憐的老頭子已經無力申斥他們了。

兵士們抬起了老頭子撤退了，磨坊的主人也被他的妻子追趕着回來，村人們群集着歡迎他們，他們勝利的跳舞着，威嚴象徵的老頭子的三角官帽被他們一再的高拋向空中。

(全文待續)



太太：「假如他們不願意談論世界大事那怎麼辦？」



(圖二十一)

之差，僅只有十幾分貝，所以如果想獲得同樣的高低音平衡，低音樂器只能減少十幾分貝。

前面已經提過，錄音時不會用這樣低的聲音，所以只有在聽時把擴大器減低至三十分貝或者更低。但是要保持音樂家們實際的演奏情形，高低音必須按前面所說要減弱得少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需要音響控制的原因了。當我們利用普通音量控制器把聲音減低時，原來聲音的平衡就被破壞了，所獲得的結果並不是樂隊演奏的輕柔，而是像離了很遠而聽。原因是所有的音週都受到了同等程度的減弱。由此我們就可得到了一個結論，音響的控制是必要的。

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既然用一個擴大器上已有了分開高音、低音控制與音量控制，利用這三者不是同樣也可使低音增強？圖二十二是利用音響控制與音響控制的差別，圖中實線是按照費孟氏曲線而配裝音響控制器特性，虛線是音響控制器所具有的特性曲線。利用音響控制器把低音增強後，中域地帶就嫌增強過多，它自五百周波左右就開始增強，而音響控制在五百周左右變化甚少。既然問題在五百至一百周之間，也正是音樂中的中音地帶，所以如果利用音響音量控制來增強低音，中音就會過強，而不能達到真正音響控制的要求。

音響控制器的構成，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樣複雜，最簡單的音響控制器，只需一只附有抽頭的電位器，加配電阻及蓄電器各一就可以了。但是這種單抽頭的音響控制器對音響的改正效果不大，尤其是在聲音低的時候，但比沒

的相差極多。

當我們使音樂經由擴大器重生時，不論所用的是否是壓聲系統 (Stereophonic System)，我們聽到的雖然都是用耳接受的一個雙聲系統 (Binaural)，但話筒則不是，無論你把它安於何處。當我們坐在音樂廳中時，首先我們注意到的不是樂隊，其次我們還會聽到廳中各方反射回來的聲音，不管它們之間的時間差是如何的渺小，我們兩耳的這一個雙聲系統能夠分辨出方向，所以能很清楚的辨別樂隊的聲音和廳中反射的回音。它們二者之間的強弱差別不過十到二十分貝，但是由於我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樂隊上，因而這些回音只不過成了一些背景音造成某一音樂廳的性質而已，由於我們的注意力的關係，使得二者強弱差似乎較二十分貝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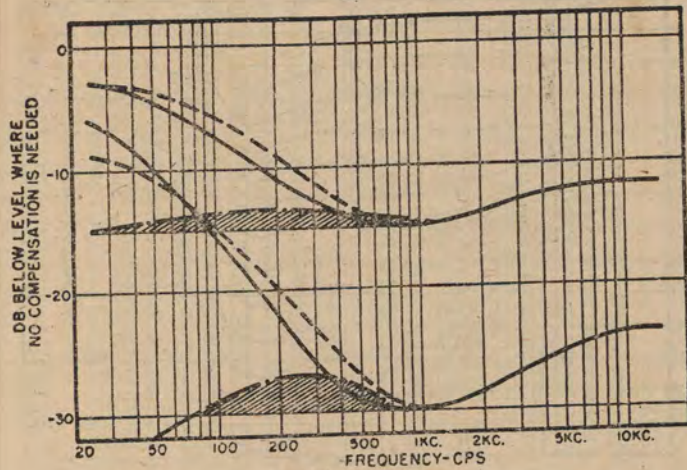
但是話筒不同，它和人耳的性質不一樣，不能對某些聲音特別集中。它所感受的樂隊聲音與回音，就是不折扣的十至二十分貝之差。這樣錄下來的聲音，不管你的居室如何吸音良好，聽起來也會感到回音極強。因為樂隊的聲音和回音同自一個來源發出，我們兩耳的雙聲聽覺無從像音樂廳內一樣的分別聲音來源的不同。在錄音時話筒必需安置在靠近樂隊的地方，或者利用方向性極強的話筒，使樂隊的聲音高出回音。當需要回音效果時，錄音時可用回音反響室，造成人工的回音，可控制到所需要的強弱效果。

錄音室雖然有極其良好的隔音，吸音設備，但也只能

使不必要的聲音減弱，而不能完全消除。所以話筒仍然要接受相當高的音量，才能免除不必要的聲音與雜音的影響。但如此錄下來的聲音，也只有在大器開到同樣強的程度，才能獲得和原來聲音一樣的波型。可是這樣強的聲音比起在樂隊內所聽到的樂隊聲音高出很多，將使聽的人感到不適，因而就必需要把音量減低。

現在再由另一角度來分析，當一個樂隊在大廳演奏之下，和小音樂室裡演奏的情形也是不同的，前者必需要把聲音演奏得響亮一點，後者則需聲音輕柔，但是在聲音輕柔時並不是每一個樂師都同樣的把自身演奏的樂器減低多少分貝，而是各自減低不同的程度，使聲音輕柔時仍然保有適當的平衡，當然這些完全要靠樂師們自己的耳朵來判斷。雖然聲音樂家的耳朵不同於一般人，但是二者的本質並無絲毫區別的，而費孟氏音響曲線也是根據音樂家與一般人的聽覺而測出來的，因而二者對於音響強弱的感覺是相同的，由此可知它們對於聲音強弱的調節也同樣適合一般人的聽覺。

我們利用費孟氏的音響曲線表(圖二十一)假設大廳演奏之下，和室內演奏的音響強度是七十與四十分貝之差，則二者在音週為一千時相差三十分貝，而在其他大部份音週上也是近似如此。因而演奏樂器音週在一千或者低五百週以上的樂師們都要把聲音減低三十分貝。但是那些低音樂器，音週範圍在一百以下，則七十分貝和四十分貝二曲線



(圖二十二)

有總要好些。比較更精確完整的音響控制系統應該用二抽頭，三抽頭或者二重電位器。或者利用單刀多投式開關及固定電阻來組成。

有些擴大器把音量與音響共用一個控制器，而另以一只開關來轉換音量與音響，這種裝置法雖然比僅有的音量控制好一點，但是實用上仍然缺點甚多。音響控制一定要造成與錄音時各種音響強度同一比例的聲響，才算達成目的，由於各種唱片或廣播節目，它的原始程度相差極大，故當音響控制系統調整於某一位置時並不能每一張唱片同時產生同樣的音響。而音響控制器的作用就在此，否則盡可廢除不用。為求獲得優良的 Hi-Fi 效果，必需具有有音量及音響各別的控制裝置，利用音量控制系統來調整唱片所產生聲響的強弱，然後再用音響控制系統來調節該位置上正確的音響。

附有完整的音響控制，價格在美金百元以下的擴大器，約有以下數種：

一、G. E. A1-120：一輸出二十瓦特，等價回路有 Eur 781fr, Aes. Plav. Col. 附有音響濾除器 (Rumb-le Filter) 真空管用 6sc7, 12A x 7, 2-2A7, 2-616G 5Y3G 美金九九·九五元。

二、Lafayette La54A：一輸出二十瓦特，等價路為高低音分別調整式，附音響濾除器，真空管用 3-12A x 7, 2-6BQ5 6 x 4 美金五九·五〇元。

三、Harman Kardon Pe200：一十瓦特，高低音分別

拾 機

調整等價回路，美金五五·〇〇元。

四、Harman Kardon A-120：一二十瓦特，等價回路：LP Rlaa Eur 並有錄音用等價回路，供 15, 75 及 3.75IPS 用，真空管 Z-12A x 7, 12AV6, 12AT7, 2-12-AR5, 12AW4，美金九五·〇〇元。

五、David Bogen Db20：一二十瓦特，等價回路：LP Aes, Nab, Am78, Eu78, -FFBR POP. 五位定位式音響控制，真空管 3-12AT7 12Av7, 2-616G, Eu4G 美金九九·〇〇元。

廉價而適合 Hi-Fi 條件的擴大器有以下幾種：

六、Challenger HF-10：一十瓦特，美金三九·〇〇元。

七、David Bogen PH10：一十瓦特，專為晶體唱頭用，真空管用 6SC7GT Z-6V6GT 5Y3GT 美金三七·〇〇元。

八、Grommes LJ：一十瓦特，真空管用 2-12Ax7, 2-6V6GT 5Y3GT，美金三五·七〇元。

十一、喇叭

一套高忠實度系統，應該把它看成一件樂器，它的目的就是發出音樂的聲響來。雖然表演是些電氣訊號並非樂師，但是最後所發出來的聲響應該是原來樂器的聲音，不能多也不能少。

系統中實際發聲的部份，就是一只喇叭，它自身包括丁電學要素與樂器設計兩大部分。Hi-Fi 在這一件配件上脫離了電學而進入一個混合的電學，機械學，音響學和音響美學的範圍裡面。由於這許多不同的因素，都要影響到喇叭發音的優劣，因而使喇叭的製作，困難重重，正像製作一件名貴的樂器一樣，並沒有一個絕對不變的常規。沒有兩隻喇叭發出來的聲音會是絕對一樣的，不論它們所測得的特性是如何的相同。提琴，鋼琴不管它們的構造是如何的相同，也是不會有兩個發音完全相同的。但是兩只喇叭的發音不同，並非就是說二者有優劣之分。

喇叭是一只電磁動力機，當它向前移動時，把空氣推出，向後時又把空氣吸進，這和前後交互的移動是依着喇叭所受的電氣信號而造成的機械動作，而喇叭的紙盆就使周圍的空氣造成相對應的振動，如此喇叭就使電氣訊號重又變成了可以聽見的聲響。

圖二十一是一個喇叭的幾件必要的零件，其中有一個細鋼絲繞成的音圈，聯接到擴大器上，音圈套在一個強而有力的磁石磁極上，用一塊柔軟的支架支持，使它可以順着磁極前後移動，電氣訊號在音圈中所造成的磁力，和磁石的固有磁力，發生相互的排斥作用，而使音圈隨着電氣訊號而前後移動。喇叭的紙盆是固定在音圈上的，因而也就隨着移動，並推動周圍的空氣。上面這幾件東西都是裝在一個牢固而不產生共振的鐵架上。

如果認為這種機件簡單，實在是大錯特錯，簡單的僅

Hi-Fi談叢

響的動作原理，困難的則是如何能使紙盒一成不變的跟隨着極其複雜的電氣訊號而振動，且要盡可能的把所產生的音週範圍推廣，在音樂的術語上，就是沒有失真的現象，而且在整個聲音譜上，能獲得調和的音響強度。必須要有良好的設計，慎審的選擇材料，優良的施工及試驗。技術和機巧是一具好喇叭的主要條件。

影響喇叭性能的幾個可以測量的因素是出力容量，音週範圍，指向性及效率。這些也就是一個喇叭的規範，也是區別喇叭好壞的幾個條件。

喇叭能夠容受多大出力，主要是取決於磁石的強弱，

下音樂中也會含有極強的尖峯的，低沉的聲音，如定音鼓，大低音提琴，低音喇叭，大風琴等，它們具有的力量是驚人的，由這些樂器的現狀，就不難想像出欲求造出這種聲音，喇叭所需要的動作也是可觀的，磁石小，會影響聲音的清晰，同時也減弱了低音出力。

喇叭的容量至少要與擴大器的輸出同樣大，能够大一點更好。喇叭容量大可以獲得較良好的聲音，但是聲音的大小仍然是受擴大器的限制的。

磁石的大小與紙盒的質量，可以決定喇叭的第二個要點，制動或瞬時反應 (Transient Response)。所謂制動就是磁石控制。紙盒動作的能力，使它不致超出容許的移動範圍，也不致在尖銳而突然的動作之後繼續振盪不停。良好的制動可以使喇叭的動作和信號的波型幾乎完全相同，並可防止紙盒自身振盪而引起的波型失真。

由制動良好的喇叭所產生的正確波型，可以使聲音明晰，各種樂器的音色顯著，樂隊的織地透澈。任何一種樂器的音色特質都是由它的倍音的構成，及形成聲音的最初瞬間而造成的，制動良好的喇叭能把這些音樂中極難捉摸的特質完全表露無餘。

喇叭的制動是在實驗室中，以距形波來測驗喇叭的反應。普通的試驗法，可以在一間無反響的室內，播放一些瞬間極尖銳的音樂，如鼓及其他敲擊樂器，鋼琴短而強的和弦突然爆發出來的全樂隊聲音等。如果喇叭的制動良好，這些聲音的尖端極其清晰，沒有因喇叭受到強力的動作

大多數喇叭都使用一種名叫 Alnico 的合金磁石，是由鋁 (Aluminum) 鎳 (Nickel) 及銅 (Copper) 所做成的。由於各種喇叭都使用同樣的 Alnico 磁石，所以由它們所用磁石的重量就可以推知磁石的強弱了。較重的磁石，能受較大的出力，磁石大則磁力線均勻的磁場範圍也大，可以容許音圈移動的距離也較大。如果一個較強的信號使音圈推出了均勻的磁場範圍以外，則喇叭的聲音輸出就不能和原輸入的信號維持一定比例，結果就發生了失真。因而一只喇叭的出力容量必需是它的最大的不失真出力。但聲音大並不是磁石大的唯一優點，因為即使中等的音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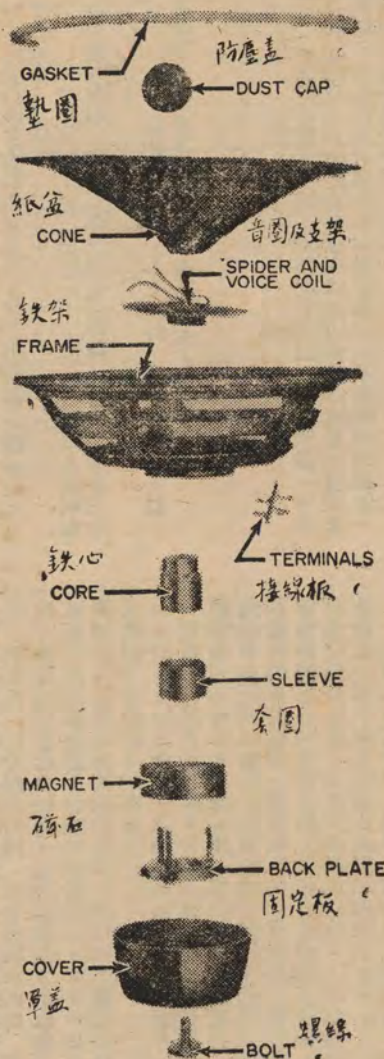
後，自身的振盪不停而造成的模糊尾音，在管弦樂曲中，即便是最強大的聲音，在制動良好的喇叭中也仍然能保持透澈明晰。

幸運的是喇叭的制動，可以由擴大器中的負回輸線路 (Negative Feed Back) 獲得極大的改善，因此如果擴大器的回輸良好，即使是中型磁石的喇叭也能獲得良好的制動。

Hi-Fi 系統中的喇叭，必需要產生音週中的全部聲音由低沉的大鼓到嘹亮的小笛 (Piccolo)。不同的樂器都具有了它們本身的範圍內的不同形狀和大小，不論效率如何，範圍很少會超過兩個半八度以上。但是喇叭却要產生所有這些性質各不相同的聲音。欲求能包括這樣廣闊的音週範圍，喇叭設計者不得不利用共振關係。

產生高音和低音所需的物理性質並不相同，聲源在它們的共振點或較高於共振點時效率最好。低於共振點時效率跌落甚劇。輕小而略硬的物體，產生高音極佳，因為它們可以跟隨高音週的迅速前後振盪，而不致彎曲或拍擊。產生低音則需大而大的物體，以使它們自然共振可以低到所產生的最低低音，它們必須柔軟靈活。以期能適合低音振幅廣闊的特性。

由於這兩種要求不同，而產生的困難，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解決：用特殊處理的紙盆及支持物，以展闊單一紙盆的音週範圍，或者用分開的低音喇叭及高音喇叭，也可另再增設一只中音喇叭。



圖二十 G.E. 1201-A
十二吋喇叭之構成

廣域的喇叭可以利用質量不同的特殊混成紙盆而獲得，紙盆做成盆狀也可增廣音域，因此可使中心部份較堅硬，有利於高音，邊緣部份的柔軟，易於產生低音。這種特殊處理的單一喇叭發音相當良好。而價格則較好不太多的高低音喇叭低得多。不過如果主要目的是在於極廣的音域範圍的話，這種喇叭仍然不太適合，它只適於那些意欲欣賞高低音平衡良好而無失真的人使用。

第二十四圖是這種喇叭的一個例子，這是日本三洋會社所製作的廣域喇叭，中心部用較硬的纖維，中間部份用較硬適中的纖維，邊緣用柔軟纖維以利用高中低音的產生。多數的單一紙盆或廣域喇叭，都是利用不同的紙盆質料而做成的。實際上這種喇叭與外型完全相似的普通喇叭，唯一的不同就是在紙盆的質料與形狀。例如 *Jun-Lan-sing* 及 *Electro Voice* 的單一低盆喇叭利用鉛箔製成喇叭中心，以獲得良好的高音幅射，在這種輕而堅硬的鉛箔中心的外邊是較重較柔的低盆，它的低共振點及柔軟的支持物可以使它極合適於低音的產生，而高低音也是由同一紙盆所產生，中間部產生高音，邊緣部產生低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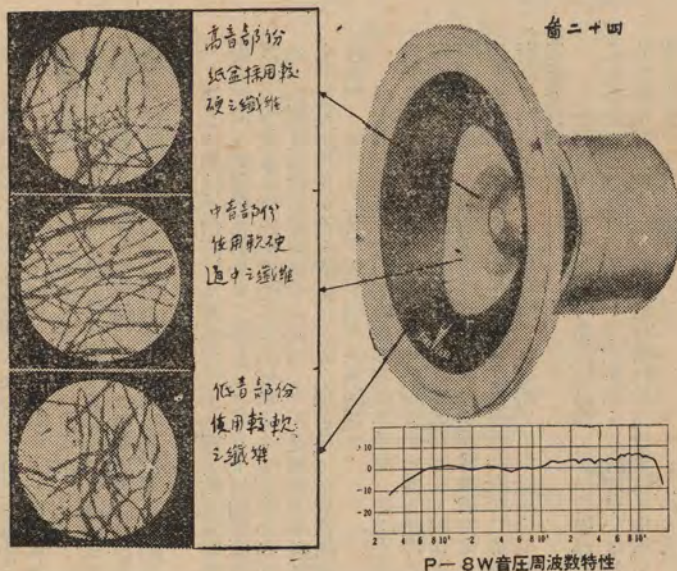
這種利用物理方法把紙盆予以區分，使在不同的音域下振動，同時也減少紙盆自生調幅 (*Intermodulation*) 的危險。這種失真，是發生在音域受到了低音調幅的調幅，就像廣播電台發射出來的高週波載有低週的調幅相似。喇叭的音域範圍和紙盆直徑的大小也有密切關係，較大較重的紙盆，質量大，共振點也較小喇叭為低。由於所

有的振動系統，無論是電氣或是機械。都是它們自然的共振範圍內作用最佳，因而大喇叭對於低音效率較高。而小喇叭則產生高音較佳。而且想要產生低音，必需要推動較多的空氣，十二吋或十五吋的大喇叭，當然要比小喇叭推動的空氣多，但是十五吋的大紙盆對於高音效率極差，因而只能用作為低音喇叭，需另外再加用高音喇叭，廣域的十二吋或十吋喇叭，甚至設計良好的八吋喇叭，如果遮隔適宜都能適應主要的音樂聲周範圍，只有極高或極低的聲音略受影響。

但是這種廉價質優的單一紙盆喇叭却仍然難以滿足 Hi-Fi 迷對極端廣潤的音域的要求。惟一解決的辦法是使用同軸喇叭或高、低音分別的喇叭，一切單紙盆所遭遇的困難就都迎刃而解了。同軸喇叭有二重式 (*Coaxial*) 及三重式 (*Triaxial*) 兩種。二重同軸喇叭是把一只高音喇叭裝設在低音喇叭紙盆的前面，二者獨立動作，各自具有本身的磁石、音圈及紙盆等。和同等分別裝設的喇叭相較，同軸喇叭節省位置，安裝簡單，同時整個音域內的高低音的平衡也是異常良好的。同軸喇叭的詳細情形在下一節再行介紹。

聲音的方向性，高低音也有不同，低音向四周擴散極為均勻，而高音週則具有強烈的指向性，有如聚光燈，成為細窄的情形，在柱形以外的地域就成了高音的「黑暗地帶」，傘形喇叭口指向性極強，常使遠離中心軸的地帶高音損失過大。為使整個音域中的聲音都能獲得均勻的擴散，

圖二十四



P-8W 音壓周波數特性

有幾種方法可資利用，例如使用半圓型金屬膜，在低盆中心加用可種形式的擴散板，傘狀高音筒 (*Horn*) 及分離式 (*Multicellular*) 高音筒等。加裝這些補助設備後，一具優良的 Hi-Fi 喇叭可以使高音有九十度的擴散角，也就是中心線兩側各四十五度，如果把喇叭放在屋角，斜向室內，則全室內都可聽到均勻的高音。

喇叭的指向性圖，多半都會載在喇叭說明書上，最簡單的試驗法就是把喇叭放在屋角，在喇叭前左右行走，應該聽不出音調的平衡有變化，或者高音有減弱的現象，但室內的牆壁反射性不能過強，否則會聽到反射回來的高音的。

喇叭接受的電力瓦特數，與所發生聲音大小之比，就是它的效率，各喇叭的效率相差極大，決定效率的因素主要是永久磁場的強弱，紙盆的質量，和造成音圈阻抗的誘導迴路與阻力間的比率，只有誘導性迴路，才能造成音圈與磁場間的相互作用而動作。阻力則僅只消耗能量，把它變成了熱，由於音圈的阻抗通常僅有四至十六歐姆，寄生的阻力成份在全部的阻抗中，就佔據了相當可觀的數量，因而減低了喇叭的效率，有些喇叭利用鉛條質音圈來克復這項困難，鉛條可以加多導體的斷面積，同時也就減少了阻力，此外由於它的質輕，也減少了它前後振動時的機械慣性。

效率良好的喇叭，可用較小的輸出電力而獲得較大的聲音，使擴大器能在失真成份少的低電力情形下使用。音

圈直徑愈大，效率也愈佳，因為音圈推動的紙盆中心也增大，可以獲得機械上的優點。

我們曾提過喇叭是一件音樂藝術與電氣技術的混血兒，當我們需要音樂時，任何技術問題都應拋開一邊，還是靠自己的耳朵來選擇最爲可靠。

Hi-Fi最常用的單式喇叭有以下幾種：

- 一、G.E.S-1201-A：一直徑十二吋，音週五十至一萬三千，容量二十五瓦，磁石重十四兩半，阻抗八歐姆，售美金十九·九五元，另有S-1203-A用九兩磁石，售美金十三·九四元。
- 二、G380-D：一直徑八吋，音週七十至一萬一千容量十五瓦，磁石六兩八兩，阻抗八歐姆，售九·七四美元。
- 三、University 6200：一十二吋，音週四十五至一萬，三十瓦，阻抗八—十六歐姆，售二三·〇三美元。
- 四、Lovey D309：一八吋，音週三十五至一萬五千，十五瓦，阻抗八歐姆，售一九·九五美元。
- 五、Alec-Lansing 412A：一十二吋，音週四十至一萬五千，二十瓦，音圈三吋，八歐姆，售四五·五〇元。
- 六、Jim-Casling D908：一八吋，音週四十至一萬三千，十二瓦，音圈二吋，八歐姆，磁石一磅，售二十五元。
- 七、Jim-Lansing D131：一十二吋，音週三十至

一萬五千，二十瓦，音圈四吋，十六歐姆，磁石四磅半，售七十二元。

八、Jim-Lansing D130：一十五吋，音週三十至一萬七千，二十五瓦，音圈四吋，十六歐姆，磁石三磅半，售七十六元。

附註：上期漏列音響能量與居室大小對照表一張，現補列於後：

平均音響強度 分貝 (Db)	各種等級居室所需之音響能量 (Watts)	28立方 公尺	56立方 公尺	84立方 公尺	110立方 公尺
56	.0000051	.0000098	.000014	.000019	.000025
60	.000016	.000031	.000045	.000059	.000074
65	.000051	.000098	.00014	.00019	.00025
70	.00016	.00031	.00045	.00059	.00074
75	.00051	.00098	.0014	.0019	.0025
80	.0016	.0031	.0045	.0059	.0074
90	.016	.031	.045	.059	.074
100	.16	.31	.45	.59	.74
110	1.6	3.1	4.5	5.9	7.4

人類的史詩 第十篇

西方人的祖先——流浪成性的賽爾特人

微之譯

獨霸歐洲達四世紀之久的賽爾特人，給說英語的世界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遺產。



賽爾特人的武士

正如今日世界裡的任何一分子都是他們以往所有祖先的混合體，因此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也都是以往地球上所有文明的產物。從這一個「人類的史詩」專輯的以前幾篇上，西方世界形成的因素當追溯到史前時代，經越近東的古代文明，以迄於歐洲歷史的黎明。在這一篇上我們將提到一些說英語人民的最近祖先，賽爾特人 (Celts)，他們在基督誕生以前有過四百年光榮燦爛的歷史，並深深地影響到歐洲大部份的精神與語言。約在公元前二五百年，雖當賽爾特人的全盛時期，他們的足跡遍及於不列顛群島向東遠及小亞細亞，但他們從來就不曾組成一個龐大的帝國，或者甚至於一個小小的國家。同時他們也沒有組成一個民族。說來他們也是一種有團結性的人民，他們的不同支系——蘇格蘭與愛爾蘭的加德



賽爾特人的集會

爾人 (Gauls)，不列顛與不列塔尼 (Britanny) 註：在法蘭西西北部的不列顛人 (Britons) 以及其他旁支如比利時人，高盧人，瑞士人 (Helvetii) —— 他們都在同一語言 (雖然方言各有不同) 以及基於共同的思想，趣味情緒和宗教信仰而生的親屬感下統一起來。希臘人稱他們為克爾它人 (Keltoi)，羅馬人稱他們為高盧族，雖然在程度上講他們可以算是較高級的野蠻人。因為賽爾特人不脫為游牧民族，毫無紀律，嗜嗜戰爭並且又過度的不整潔，所以稱之為野蠻民族也並不為過。可是和他們低劣的物質文明成一奇特對照的是在賽爾特人的氣質內深伏着想像力，對學習的愛好以及對詩歌與故事的敏感性，而這一種特殊的氣質却證明是對後世子孫們最偉大的遺贈。由於他們的敏悟，好學以及喜歡流浪的特質，他們吸收了地中海文化的許多元素，然後他們把它帶往歐洲北方荒野的林地和沼澤地區，而上述這些地區幾乎比近東的溫暖地域落後了二千年。這些手

執火炬的賽爾特人終於將古代文明的光明帶往北大西洋的海岸以及隱約地顯露在霧靄中的這些神祕的島嶼。

我們今日對賽爾特人所知的認識端賴於下列三種來源：一、考古學家的發掘，包括在歐洲大陸以及不列顛島上賽爾特人的居處和堡壘；二、愛爾蘭和威爾斯的民間傳說；三、古典羅馬和希臘歷史家的記載。凱薩大帝對賽爾特人頗感興趣，在他的「紀事」一書中寫了很多有關他們的事。奧陀拉斯·雪克拉斯 (Diodorus Siculus) 描寫他們的身軀是高大，強壯，白色皮膚，金黃色頭髮，並且誇張地說他們有些人將頭髮染色，「藉以增加除自然所賦與外的不同顏色」。他又注意到有些賽爾特人所著的長鬚在就飲時在食物中相互纏結，飲料吸入口內時，長鬚一若過濾器」。史屈拉波 (Strabo) 的觀察：「整個民族……瘋狂地嗜好戰爭，作戰時咸具有高度旺盛之精神並能迅速以赴……除他們的簡單以及精神旺盛的特性外，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缺乏理解力和誇大狂，此外他們又雅嗜修飾……並且由於他們的輕浮性格，使他們不但在戰勝時看來面目可憎，並且也使他們在失敗時頹喪欲絕。」

談到賽爾特族的女人，安米納斯·麥雪林納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說：「整個外國軍隊都無法抵抗一個叫妻子來幫助的高盧人，她們多數非常強壯，有著藍色的眼睛，尤其其面紅頰子粗，咬牙切齒，並舞動她們雪白巨大的胳膊時，她們開始拳打足踢，兇悍無比。」雖然賽爾特人具有好戰和誇大的特性，但他們都仍是一種好客而

慷慨的人民。他們常常邀請陌生人參加他們的宴會，直到進食終了不問客人的來歷或行業。

賽爾特人的源始，誠如衆所知，系出萊因河東，德國之西面。雖然賽爾特文字早在公元前一千零年業已存在，但他們的文化却直到公元前七百年左右始具規模。同時首次大規模移民也在這時開始。由於各種不同因素的驅使——例如對土地和戰利品的渴求，人口的增加，鄰居民族的壓迫以及他們好動的本性——賽爾特人開始向各方擴展。在公元前五百年到四百年，他們移入法蘭西，瑞士和不列顛群島，然後又向南漂流越過阿爾卑斯山，於公元前三九〇年攻陷了羅馬城。到公元前三三〇年他們侵佔了西班牙。以後這一個移民的浪潮掃過多瑙河進入巴爾幹，又衝入希臘的北部。後來他們又向前邁進直達小亞細亞，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名叫加拉西亞的王國 (Galatia)。

到公元前二五〇年征服的浪潮到達了嶺峯時期。他們的貿易路線交叉越過阿爾卑斯的山道，多瑙河谷和萊因河谷；希臘和意大利的文化傳統便經由這些商業大道緩緩地滲入北方的蠻族。賽爾特人的主要輸出品是銅，金，錫，琥珀，紡織品和奴隸。他們向希臘和伊特魯人 (Etruscan 意大利中部古國) 交換藝術品，青銅桶，鏡子，以及一項最重要的貨品，酒。狄奧陀拉斯對賽爾特人的嗜酒若命顯得頗為吃驚，他曾記載說：「他們毫無節制地共享着這種飲料，」還有：「當他們飲醉後進入昏迷或狂亂的境地。」

賽爾特人從來不曾為他們的範圍廣大的殖民地建立任何有形式的政治制度。他們沒有建築城市，沒有建立什麼中央集權的制度。雖然他們也認識羅馬的力量並發覺自己的不統一，不過他們從來就不想有任何改進，他們的政治團結從來就沒有超過部落的範圍。他們留存了一種封建社會制度，以武士組成的貴族階級統治了農民，並分裂成各部的小單位，有時他們也有過統一，但是並沒有包含有血統性的采邑。他們天生的殘忍特性使他不但不爲了要圖除和平的單調而作戰，並且也使他們甘願受僱以從事任何戰爭。他們可以爲希臘人作戰，也可以爲漢尼拔（Hannibal 古代名將）的迦太基人作戰，也可以在埃及王 Ptolemy 二世的指揮下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了一種職業。

賽爾特人的衰亡和興趣是同樣的突然。在三世紀中，有力的羅馬軍團蠶食了意大利的西班牙，征服了所有的高盧人，侵入了不列顛群島，使版圖極廣的賽爾特領域只留剩了羅馬內地一處。賽爾特人雖然已被剝奪了他們的據點，並被逐回到歐洲西北部數處荒涼的據點，但這並不是說賽爾特人已奄奄待斃。他們仍在羅馬帝國的組織內生活下去，並在歐洲文化上留下了他們的永不消失的記號。

雖然賽爾特人的語言，在今日世界的各處社會上已不再流行，但在愛爾蘭仍以以此爲法定語言。而它的殘跡仍留存於西歐各處——蘇格蘭的迦立克人（Gaelic），人島（Isle of Man）上的曼克斯人（Manx），威爾斯和不列塔尼上的不列頓人，都依舊使用着賽爾特的語言。現時代的

堡（Salisbury）附近的發掘，我們可以看出大概看出公元前一五百一十年時，比較繁榮的賽爾特地主要是怎樣地生活着，他們的圓形圍牆是缺少規則的，因爲賽爾特人有一種將垃圾傾棄在家門四周的習慣。因此我們在今日發掘到的貯物坑裡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廢物——肉骨頭，銅幣的破片，灰，甚至於還有人的骨頭，猜想在那時候有時對死人作隨便的棄置。賽爾特人時代沒有較大的市鎮，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建造一座較大的城市。這時候的英國西部只是些分散的小村落以及東一塊西一塊狹小的農田。

好戰的人民

在戰爭中，賽爾特戰士們給予羅馬人的印象是瘋狂的勇敢，令人在一見之下大爲恐怖，但在戰略上却表現得極端的愚蠢。他們狂野地呼號着衝上戰場，胡鎗和號角尖聲悲號，他們完全信賴着勇往直前，混亂和嘈雜的衝鋒，他們的狡猾的觀察家，凱撒大帝，曾對英國的戰車部隊有這樣的描寫：「他們開始拖着重車子在戰場上滿地亂跑，猛擲着戈矛；由於馬和輪子的嘈雜聲所引起的恐怖，足使敵人的陣勢混亂。」但賽爾特人畢竟是有勇無謀的，他們沒有作戰的計劃，並且也缺乏身體的防護配備。有些人雖然帶着木製或銅製的盾牌，他們的領袖有時也戴着盔甲，但他們的兵士多數是不戴帽子並且常常是裸體作戰的。

賽爾特防禦戰術上最令人有深刻印象的也許要算他們的城堡了。因爲在他們的時代中，和平只不過是一種難得

洪蘭西語言係自拉丁文轉化而來，而拉丁文和賽爾特人的語言却系出一源。不過賽爾特人最可珍貴的遺產也許可以說是賽爾特人的性格，他們的桀驁不羈，叛逆難御以及不安妥協的精神，他們的幽默感，還有比以上更重要的那種富於幻想和善以詩歌表現的性格遺傳給今日西歐的人民，卒使他們在未來的世界上創造了一番新事業。

鐵和農田

歐洲的土壤對人類農作物的生長是緩慢的。但在近東一帶，差不多公元前六千年，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已開始種植了各種花草。可是在歐洲大陸和不列顛群島上却直到二千年以後才開始有農耕的觀念。約在公元前七百年，鐵器的應用才從近東經由商業和移民的途徑傳入北歐，公元前四百五十年再流入英格蘭。直到鐵器傳入以後，酷嗜戰爭和游蕩的賽爾特人才開始以農耕爲重要的職業之一。由於這種堅硬並且易於工作的金屬才使農民有了固定的地位。原始的森林在他的鐵斧之下砍倒了；未經墾殖過的土地開始被牛拖的鐵犁所翻掘。五穀在鐵製的鋤刀下收割下來。不過賽爾特人的氣質對農業和鄉村生活是不調和的，而農業的發展並不能使他們抑制了對狩獵和戰鬥的愛好，而在這兩方面，鐵器也證明非常有用。賽爾特人的耕植面積始終是狹小而分散的。在無樹木的高地和高原上，賽爾特的農民住在木頭建造或樹枝和泥土構成的屋子裡，照顧的田地很少超過十五英畝到二十畝的面積。根據英國薩立斯

神聖的督伊德教（Druids）

分佈在歐洲各地，從來就沒有成立過一個中央政府，賽爾特人也有一個強有力的力量使他們團結起來：自愛爾蘭以至小亞細亞各地的祭司階級完善地維持着賽爾特世界的宗教規則和傳統。在每處土地上的賽爾特及部落都崇奉着這些祭司，而督伊德教的祭司們也不單扮演着一般僧侶們的角色，他們一身又兼作神學家，哲學家，占卜者以及爲一般人排難解紛的公衆法官。同時他們所扮演的這個角色上對他人影響最大的是教師職務，他們完全自記憶及言語中接受了指導，成爲賽爾特的學問與知識的管理人。督伊德的祭司們得化二十年功夫從事準備的學習，他們可以全然免除軍役並接受賦稅的利益。他們的道德信條上今日碩果僅存的有這麼一條：「崇拜神祇，禁止惡行，學習勇敢。」

賽爾特宗教上的中心教旨是靈魂的不朽，這一點和人類自有宗教意識以來所具有的信心是一樣的。督伊德教是

一種崇拜大自然的宗教，充滿着神秘和預言，並立有正式的農地儀式，如割切耕種和各季的豐收宴會。賽爾特人的禮拜不在寺廟裡，而是在森林中的空曠地區或小林地裡，他們在那裡地方作還願的供奉。這種在林地中舉行的陰森可怖的宗教儀式詩人魯坎有過下列的描寫：「在森林的空地上……縱橫交叉的枝葉圍成了一個黑暗陰暗的地位……引起了對神祇、恐怖和粗獷的幻想……」在某種可怖的場合裡，賽爾特人學習着人類的奉獻。

技術高超的鐵匠

在賽爾特社會裡，鐵匠所佔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們不但製造在戰爭和農耕上最重要的鐵刀、犁頭和斧頭，他又爲了滿足戰士貴族們的虛榮而爲他們製備美麗的作爲裝飾用的頭盔和護甲。這些技術高超的鐵匠有着很高的評價，能享受着很好的待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們簡直是一位魔術師，而他們製成的藝術作品宛如魔術。

賽爾特人的藝術起源於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他們從那時候的古代世界裡學習到藝術的觀念，以後又逐漸產生了自己的新式樣。

賽爾特人的設計完全是抽象性的，表現着一種渦卷形的式樣或是偏心的弧線。有時他們的動機是奇妙而難亂的，暗示着一種回旋式的奇形怪狀的花瓣，或者是葡萄藤的卷鬚，不過從這種種花紋上都可以表示出他們的趣味和約束。一般說來，這些藝術家的目標純然是裝飾性的——用以

英格蘭。拉丁文並制定爲正式語言。但賽爾特人仍維持習用他們的鄉民語言。賽爾特這一個民族是不容易消滅的。

然後，正如邱吉爾在他的「英語民族歷史」一書中所述（生活雜誌於一九四六四月十六日起連載），羅馬人在賽爾特人及其他蘇格蘭、愛爾蘭和德國境內各地的蠻族壓迫下逐漸撤退他們的勢力。當他們退出之後，侵入者便進這片最好的土地，促使賽爾特人進入北面西面以及不列顛尼這些孤立的前哨據點。經過兩百年的蠻族統治時代，然後富於傳奇性的亞瑟王（King Arthur）統一了英國。到第九世紀時，薩克遜人（Saxons）北歐人（Norsemen）和丹麥人的浪潮幾乎又整個兒的佔領了不列顛。最後又進入了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領導下的諾曼人。

在黑暗時期的幾百年中，賽爾特人的力量逐漸衰落了，並且混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不過直到今日，多數的英格蘭、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以及世界上英語民族的其他親屬，差不多都是這些流浪成性的賽爾特人的後裔，他們也就是以前西方世界的主要角色。

「人類的史詩」結束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地 位 期 數	封 底 全 頁	封 底 半 頁		裏 頁 全 頁		普 半 頁		通 全 頁	
		半	頁	全	頁	半	頁	全	頁
一期	900		500		800		400		600
二期	1,500		800		1,300		660		1,000
三期	1,800		1,000		1,600		800		1,200
六期	3,300		1,800		3,000		1,500		2,200
十二期	6,000		3,400		5,500		2,800		4,000

備註：(1)廣告如須製版者，照本收費

(2)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3)廣告費於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可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
期廣告費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月刊社

廣告接洽處：

台北市館前路七一號拾穗分社

裝飾有用的青銅器皿。賽爾特人的藝術才能以及他們的詩的氣質都足以表示這些蠻族天才的神秘。

死的儀式

賽爾特人對死亡感到非常茫然，一方面同然是由於他們的粗暴狂野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們信仰着靈魂的不朽。所以當一個人死亡以後，他的家屬便將他在生前世界上需要的東西，如武器、珠寶以及滿裝食物和水的盒子伴着他一起埋入坟墓。

窮苦人民的死亡當然平凡不足道，但貴族和重要的首領去世，他們却須用全部戰爭裡的寶器陪葬，有許多部落將他們的領袖的遺骸放在戰場上的兩輪馬車裡。在這種皇族的葬禮中，他們得掘一個很大的坑，以便足夠容納這輛馬車的輪軸和整個車身。然後將死者直舉起來，讓他的頭擱在車上，腳豎立於洞口。有時他們的馬匹、馬具和馬飾也須一併殉葬。

歐洲之黎明

雖然羅馬人從公元後四十三年起到四百年止，佔領了不列顛凡四世紀之久，但賽爾特人還保存着他的特質。羅馬人無法像他們在高盧那樣的把他們的文化根深蒂固地移植給不列顛，他們建造道路，市鎮，維持商業，紀錄他們那時代的歷史，並且有一個時期強制實施他們的法律，並引起了一度的繁榮。他們的技藝與學習——基督教普及於

的土人從山上跑下來偷偷窺視我們。他們一言不發的看我們在幹活。之後又一躍而走。若干世紀以來土人們從經驗中證實在這海灣的原野沒有人能克服繁熱而生活下去。可是我們的寮舍却一棟棟豎了起來。在登陸後當天晚上重伯弗斯就開始把氣象報告向艦隊發送。

以後他時常要隱匿在那熱氣騰騰的寮舍裡修理機器。

叢林的潮熱雖然開始在腐蝕無線電的重要零件。可是他每日必須按時發出天氣報告六次。第八天他向奴米亞報告我們已安然逃脫了最初一次的日機空襲。有一架九八式雙引擎轟炸機從七千呎衝到二千呎，沒有遇到防空炮火的抵抗，從容地向我們攻擊了四次。無線電機和人員幸均無恙。兩間寮舍被炸燬。至少日本人已經找出了我們的位置。以後我們又挨過幾次轟炸，人員仍然無損。到這時我們已經靠山岩挖了個相當深的洞穴。我們把寶貴無線電藏在洞裡。安全感油然而生。現在唯一一枝登陸的入侵隊伍才可能把我們的廣播站連根剷掉。別的法子可辦不到。正如時常遭受空襲的人士一樣，我們一看飛機就感覺疑慮不安。那天下午大家都在挖防空壕，只聽監視哨吼道：「九八式來了，高度四千呎。」大家連忙鑽進水淋淋的坑穴裡等待那「格龍」的炸彈開花聲。可是真奇怪這次沒落炸彈而且那九八式正悄悄地朝海灣裡降落。

接着一陣戰呼聲震大地，根本就不不是九八式。那是一架PBY水鴨式。那飛船對正海灣着陸，那是一架水鴨式PBY。

的熱帶叢林這是一個多麼深沉的鹹獸。「在此地」，關蒂簡略的說：「在此地和紐西蘭之間。我們相信他們有八十艘運輸艦。」

我們全都在行深呼吸。關蒂在外貌上不動聲色，我們決定向他看齊。「如果辦得到的話，我想召集我的機員和所有你們的地勤人員講話。」在岸邊一塊平坦的場子上我們集合了所有的人員。

「弟兄們」，關蒂說道：「對於目前我們的處境究有多麼嚴重我無法多置一辭。那一架PBY必須使它隨時昇空飛行。現在你們每一人都應該動腦筋。飛機什麼地方可能受到損傷，應該如何把它修復？事先都要找出答案。快把器材零件先準備好。」他講完這幾句便獨自回寮室去。

一連幾天我們不大看得見關蒂。每出發一次，他的PBY總是滯空九小時到十小時之久。他經常在新蘇爾白茨與瓜達康奈爾之間這一帶海域的上空往返偵察。有一晚他下午兩點起飛一直搜索到次日正午才回來。回來時他的機員和他本人全是累得直挺挺地，眼珠冒出紅絲。除了不眠不休地在上空監視大洋，他們沒有做別的事。他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踪影。

可是，在四月的最後幾天真面目的戰雲才開始行動。有一夜我們挨了一次狠狠地轟炸，炸彈破片貫穿了PBY。第二天清早那泊碇在鹹水湖的飛船週圍聚集了修理的人手。到翌日午後它居然又昇空執行巡邏任務去了。也許是

把美國飛機中這個老好人誤作日本九八式的那個監視哨可慘啦，他齊實挨了一陣倒采。他還強辯，說甚麼與其大意吃苦頭不如小心一點好。可是我們沒人相信在美國海軍中混了這麼久居然還有人連這種鹹水鴨也認不出。而飛機已慢慢地滑行到珊瑚環礁圍繞而成的鹹水湖裡。我們這裡沒人曉得那鹹水湖的底細，也就沒人敢出主意，指點飛行員上哪兒下錯。不久，他自作主張，只見纜索一，把把地向恬靜的海面拋落。

我們之中有那心急手快的人早已放下一條橡皮艇划向飛船去迎接機員。使大家吃了一驚，第一個走出機艙的是一位紐西蘭飛行員。當他一路牽橡皮艇繞向岸邊時，我們在岸上鴉雀無聲的睜視着。他從橡皮艇上縱身上岸，直挺挺地走上湖岸，他自己通名說是「空軍上尉關蒂」。我們的士兵聽到他用英國腔念「上尉」這個字都忍俊不禁。他却無動於衷。

這架飛船的組成人員簡直是一盤大雜燴。一位澳洲客，三個紐西蘭人還有四個美國人。在當時盟軍對於人力的運用真是到竭澤而漁的地步。我們的官員把他們領到位於泥地的過境人員寮舍裡去。

「我來報告巡邏的消息。」當關蒂卸下了全身的披掛後便簡明地說出來意。「據說日本艦隊有蠢動的消息。」

「我們也聽說有那麼一回事。」我說：「他們真的傾巢而出嗎？」「在那裡？」「我們相信他整個南方艦隊正首途來犯。」提出這一問我們便屏息無聲。對那虫鳴不已

命該如此，它被三架日本戰機攔腰所包圍，可是日本人給PBY也整得很慘。右後方的砲塔槍手是一個來自阿拉巴馬州的新人，揚言他擊中從後部來襲的日本飛機。是夜來自紐西蘭奧克蘭的年輕無線電員因傷重而逝世。

關蒂走進我們的宿舍。「日本鬼統統出來了。顯然在發動一場大戰。明天我必須再度出勤。亞伯弗斯君，你願意上飛機來當一次無線電員嗎？」「沒問題」，我們的事家笑着說，「我大概也可以弄得通飛機上的系統。」

「我會幫你的忙，」關蒂冷冷地答說。沒人提起紐西蘭籍無線電員死亡這回事，不過在那天黎明我們的上尉曾在叢林邊緣為一坯慘淡的黃土主持了聖公會式的葬儀。有幾個現時住在我們附近的土人受命往墳頭上覆蓋鮮花。在那裡長眠着從紐西蘭來的無線電員，他是一個滿頭金髮，一嘴爛牙齒的小夥子。

那天的下午敵情愈趨明顯。關蒂發見了一批集結中的日本艦船約位於瓜島西北一百五十哩的海面。正鼓輪向我們這裡進發。全部是運輸船和驅逐艦。較重型的艦隻想必隱藏在「薩摩海峽」的某一角落等待那大吉大利時刻的來臨。亞伯弗斯沉不住氣也把他新消息從傳聲筒裡向同僚傳遞。

他又說看見從附近島嶼機場上有一批日本戰機正在飛高企圖攻擊他們這架PBY。後來消息便噤然而止。在海灣工作的人無不引領焦慮。終於我聽見遠處隱約有陣低沉的馬達聲，PBY跌跌沖沖地返回基地。它幸而未會新添彈痕。但是它正像個波瀾不定的老太婆。

一落地關蒂就關照我們地勤人員要注意。他那種上氣不接下氣的急促語調使我方士兵大感不快：「這是命令，把這架飛機準備好，明天一定要飛。同時今晚你們可不能再露出工作的燈光來。小心吃日本人的子彈。孩子們，起勁幹！」講完他掉頭便走開。士兵們故意摹倣着他的腔調，他的舉動和走路的姿態。那一整夜我們士兵不斷地互相激勵，「起勁幹！孩子們！現在你來，去那兒，起勁幹。」

關蒂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角色。在紐西蘭人中他是屬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那一類型。而不是能吸引人的那一種。他是個矮個子，大約五呎八吋高。留着一絡叢草似的鬚鬚。他的皮膚發紅色，非常瘦削。他是以拘謹自律而深具優越感的人。如果處在一群大叫大吵的美國人當中他往往呆在旁邊一言不發。他從不喜形於色的把感情往外流露。

雖然不常使人感到愉快，可是我們都衷心佩服他。像那天晚上。亞伯斯再三的講給我們聽關蒂如何堅持一步的逼近日本艦船。「這傢伙是一座冰山，」亞伯斯斬釘截鐵的說：「不過你跟他飛行實在保險極了。你有一種預感，他會安然地帶你回來。」

在同一時間，關蒂兀自坐在遠遠地研究地圖。他用那瘦削的大拇指指劃着集中日本艦隊的動向，毫無疑問地，一條條的路線齊向新赫爾白茨群島收縮……，再向紐西蘭收縮。那空軍上尉又一言不發去海邊上散步。

「我說，那海風根繩子下來。」他吼道：「讓我來看

吧。我不清楚我們還甚麼打，但是我確信我們要大大的幹一場。」這青年說到緊張處眼珠發出光輝。經過這麼長久的枕戈等待，我們要動手幹一場哪！經歷了珍珠港事件，經歷馬尼拉，馬卡薩（譯註：荷印，西利伯斯島首府）和爪哇泥，終於我們立定脚跟和敵人對抗了。美國海軍忍受了一連串的挫敗，弄成現在這種地步，居然敢於接受日本人的挑戰！

「家鄉情形怎麼樣？」關蒂關切的問着。很顯然對於敵我的動靜他祇是無動於衷。

柯本先嘆了一口氣，然後嚴肅地說：「他們正在嚴陣以待。計劃是經過週詳考慮的。老一輩的人們，好比你的老丈人，被派防守沿海灘第一線。他們鐵定絕不後退。這些老兵現在已經進入陣地。」說到這他歇了一會，端起我們的開水喝了一口。我們寂靜的等待他的下文。第二線由民軍扼守。民軍一直在拚命地挖戰壕，他們分別在城市近郊以及最有登陸可能的海灘進入已設防的工事從事把守。正規軍則擔任逆襲的重責端視戰事的發展與需要而投入戰場。每一個人決意抵抗到底，城市和鄉鎮必要時不惜一舉燬滅。」他又停頓了一會，他的手指緊緊地拍着那只茶杯。

「許多人家已經撤入山區，成群的車輛正待命撤走更多的人。只要一得到發現日本艦隊的訊號便立即行動。我的妻子已經帶着孩子們撤走了。關蒂，你太太讓我轉告你她要等到最後關頭再走。」關蒂慢慢地點着菸頭，一言不答

看你們的活做的怎樣？」直到子夜以後他才回頭。

翌日一清早天上就有一陣嗡嗡的聲音，這次我們守望哨可弄對了。那又是一隻PBY，它圍着海灣繞飛一圈，在下風處開始下滑。只見它重重地落在海面上，激起大股的浪花。我們一向看慣了關蒂那輕悄的着陸動作。飛機先慢慢的吻着波浪，然後輕巧地讓它着在水際。對於初來乍到者的粗魯落地我們交相投以會心的微笑。

飛機滑了過來，轉到鹹水湖口。關蒂對着已飛越上工作的人們大聲喊道：「告訴他當心自己的鎗地。不是那兒，不是那兒！」他氣沖沖的直擡頭，而後走回他寢室去。可是不一會兒在朝陽的晨意中又發現他的身軀。岸邊上有一個年輕人向他打招呼，是個年輕的紐西蘭空軍中尉。

「嘿！我說——關蒂。」

「哦，是柯本。你好呀！」朋友們互相握手。

我們很高興終於發見柯本是年青的跳躍躍那一型。當他在我們餐廳裡喝着咖啡時似乎非常激動。

他說：「我們不該上岸，我們倆個必須馬上再飛上去。我帶來了非常糟糕的消息。整個的日本南方艦隊正傾巢來犯。我們倆必須出去做最後一分鐘的窺探。關蒂，這也許是關係存亡的一天。我們必須搜尋出敵人航空母艦的位置。我這兒帶有上級命令。這種命令不使藉無線電傳遞。不過老鄉，這是我們為國効勞難得的好機會。一定有扭轉戰局的機會，我明白桂上將和費連上將的艦隻均已出海游

柯本接着又講下去，他的腔調在那悶然陰沉的宴會裡激動得有點走樣。大家才驛向前傾，一盤盤着美國西海岸的城市，像西雅圖，三地牙哥，翁索克等地。

「民衆的精神已經表現得無比的堅決，」柯本繼續講下去，「有個聽得人心驚膽戰的日本廣播使老百姓變得鋼鐵般的倔強。那廣播是在我離家前兩天收到的。有一個日本教授在描述紐西蘭的風物，以及將來在日本人開發下的遠景。紐西蘭的北島將變成一個商業地區，日本商船將定期前來造訪。紐西蘭南島將是農墾地區。整批的羊毛和羊肉會源源的朝日本運。土著的毛利人，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內正規的一員組成份子，將享受到特權。白種人一律要下田去種莊稼。那位教授在瘋狂狂態中結束他冗長的演講。他說這一片肥沃的土地，無盡的財富，和巍巍的城市，終將落在他們日本人的掌握中。招降阻撓紐西蘭人的日子迫在眉梢。武功震世的日本皇軍將知道如何的妥為安頓。」人們啞口無言。關蒂睜了一下手錶，說道：「現在是六點半，讓我們起飛。」

他從餐室中邁步出發。可是走了兩步却欲行又止。他回來問道：

「亞伯斯，麻煩你再來管一趟無線電可好？」

亞伯斯在無可奈何中懶洋洋地踱出了寢室。關蒂和柯本一道乘橡皮筏，划近各自的飛船。新手柯本第一架起機，一離地他便對瓜島飛去。然後關蒂滑到開闊的海面，他的螺旋槳開足馬力，那飛船在平靜的浪面慢慢地加速，

然後後半截船身脫離了水面，輕盈得有如一只野鴨從寧靜的池潭振翼而起。它讓後半截保持在水上一段時間然後全機便騰了空。它不會繞場一匝，而是照直直奔那廣闊無涯的珊瑚海。

整天我們等待消息。我幫忙把氣象報告譯成密碼然後拍發出去。這本來是亞伯斯福份內的工作。快近中午時從無線電收到一段奧秘的電訊。顯然是關帝用最新的密碼拍來的。不久又從南方收到一則明碼電報，千真萬確，日本艦隊正殺奔我們的群島而來。

我把最後一箱子彈分發完畢。我們把袖珍發報機埋藏好。又描繪了可能逃生地區的草圖。我們毅然決定不在海難從事抵抗。每一個人在疑慮中打量那些土人。一旦日本人登陸他們會作甚麼？他們會助紂為虐地來搜尋我們嗎？下午四時左右柯本駕着他的PBY安然返防。飛機上的無線電已被擊壞，於是便匆匆跑到我們發報台把一封明碼的電報轉發給美國艦隊，文曰：「敵艦隊顯已成形。似有主力艦數艘自瓜島駛出，向西航進中。未見航空母艦踪跡。敵艦上空僅有少數掩護飛機。敵艦隊正在編組中。」然後他又用密碼繼續報告他親眼看見的情報。電報還沒拍完關帝也回來了，它冒著濃煙，似乎整個後半截在燃燒中。起初原以為關帝會平安降落。可是在最後一分鐘，只見那受傷的飛機竟跟蹤落地掉落海中。在鹹水湖入海處它的殘骸只漂了幾分鐘。這時關帝，亞伯斯福和另外四位空勤人員倖獲逃生。副駕駛員早已在空戰中被

敵彈擊斃。飛機失事之際尾部有兩名槍手瀕死槍內。我們把逃生的人從海面搶救上岸。面白如紙的亞伯斯福又冷又怕。在熱帶居然他冷得打寒戰。關帝默默地走開，便徑自找到柯本商議大事。柯本立即停止他的發報工作，他們先互相研究自己的拍紙本，檢討一切可能性。然後又重新發報出去。

這時天已漸暮，在電報發好以後關帝帶著他的機員們走到海邊再次主持死者的葬儀。亞伯斯福站在他身旁，面無人色。

那一晚在晚餐席上我們經歷一個令人不快的場面。本來晚餐已經延誤了很久才開出來。當衆人就座之後，關帝當場宣佈說明最他要飛柯本的飛機。對於這個意見柯本不能贊同。關帝義正嚴詞的辯說做為資深軍官他有權能這樣做。柯本可不能管那一套，最後罵了他一頓。把自己飛機葬身海底的關帝可憐見是沒法再遊口舌，搶到另一架飛機的了。那年輕人恨恨地蹣跚走出小屋。關帝先要我們大家主持公道，後來却欲言又止。

翌晨柯本領着自己的機員再度出動，以後我們就沒再看見他們。他們一共發出一個報告：「日艦全隊向南航進。」整天我們守聽在收音機旁。消息雖有，可是我們還不出頭緒來。可以斷言的是某種軍事行動正在成形之中。我們派出更多的哨崗在樹梢上值勤。下午三時左右一架失蹤母艦方位的美國海軍無畏式SBD俯衝轟炸機像似地在本島上空橫掠而過。它一頭撞進大海，立即沉沒。

其後又有兩架魚雷機併肩急馳而過，夜暮低垂，我們沒有按正常時間進膳。廚司端來了三明治，大家便胡亂嚼著，沒有真正饑腸轆轆的人，可是人們却異常的緊張。夜色已深，決意長伴著無線電的人開始減退。關帝的人早已先後退出，現在僅剩關帝一個人拱起背守候在一傍。他雙手蒙著臉龐，在聚精會神的諦聽磁巧收得的任何電台。

終於他找到了一座電力強大的紐西蘭政府廣播電台。我們默默地站在旁邊等候報告新聞。一段音樂節目突然被打斷，只聽報告員說：「現在可以聽衆報告，美日兩國的海軍艦隊正在珊瑚海上進行一場偉大的海戰。皇家澳洲海軍的支隊亦已參加戰鬪。戰局結果如何現在如加應測為時尚早。日本人誇大了的戰果報告請勿輕信。本台收訊員今晨收到由一架紐西蘭PBY飛機發出發現敵艦蹤跡的報告，因而指示了戰事勢將爆發的徵兆。」講到這裡廣播員的聲音降低了一點。『全國上下業已做了萬全的準備，戰士們已經進入防禦陣地。在這個千鈞一髮的關頭，紐西蘭人異口同聲地為勝利而祈禱。』

聽完這段廣播關帝不耐煩地關掉了收音機走出寮舍。可是隔不了好久，他又回到老位置，依然故我的隆起了脊背。他在那裡守候了一整天加上了次日的大半天。到這時候我們已經拆裝好第二部無線電。

那一天由我和另一位精通此道的戰士一同守聽著它。天氣熱得要死，每一個人懶得運動也不想動。有一次我抬頭向外眺望，却看見關帝獨自站在海邊向空曠的長空凝想

他失神的往返踱步，忽然我聽到渴望已久的第一次官方新聞時便立即停止偷看他的動靜。美國艦隊總部正式宣佈，日本的主力艦隊已被我方攔獲，關戰仍在進行中，我方獲勝的可能性頗有希望。

另一座無線電那邊發生一陣瘋狂的吼聲，正表示他們收聽到相同的廣播。不久當地裡到處傳播著驚人的流言：「消息怎樣？」我據實相告。他便離去。過了一會他又回來，悄悄用肘觸碰了我一下，示意請我離開收音機讓出地盤。他便在那兒苦守了那一天的餘暉再加上整整一夜。他曾打過一兩次瞌睡，不過其後的十六小時以內，沒有第二個人碰過那架收音機。

約莫下午七時太陽落山以後我們聽見有兩個飛行員在空中通話。他們在珊瑚海上空徜徉。他們喪失了母艦，可能他們的母艦已經沉入海底。他們相互激勵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後又復歸於寂靜。

翌晨五時收到一通用密碼傳來的電報，呼籲所有飛機進入緊急待命姿態以便相機攻擊敵艦。這一則消息便關帝受到無比的刺激。他在寮舍裡恨恨地磨磨腳跟，又徘徊在海邊朝著他那PBY葬身的大海苦著臉。

到此時每個人都已陷入無言無心狀態，我們已經在這種逼人的緊張狀態下煎熬了三晝夜。三位戰友在海邊埋葬身魚腹。另外一整架飛機的乘員失去下落，剩餘的我們高踞在這個島嶼的盡頭，和黑暗同其命運。我們甚至連聊盡

棉薄的表現機會也沒有，因為我們的飛機已全部完結。我們能做的僅餘枯坐和幻想而已。

日本艦隻在忙迫地交換消息，對於這個現象大家議論紛紛。難道說日本軍艦已經突破了我們的海上長城了嗎？我們在焦灼地等待。在這一段時間之內那沉默的叢林却使出混身解數來煎熬我們，包括酷暑，蒼蠅，疾病還有那預示凶兆的鹹獸。

當時下午三時我們截獲由東京發出的新聞簡訊，它報告我方損失了航空母艦勒克新敦號，兩艘主力艦，以及不計其數的驅逐艦。我們苦苦地期待真相應盡到竟至信以為真的地步。可是話說回來，我們耳鼓裡的確聽到那些飛行員在無線電裡交談，他們的航空母艦可能被擊沉沒。這一個不利的消息像閃電似的在營地裡流傳得人人越發地感覺心痛難挨，五點卅五分副帶終於找到強力的紐西蘭電台。管風琴正在演奏中，可是空氣中瀰漫着一股不安的氣氛，一種難言的絕望，逼得人人擠在週遭把關帶團圍住。據那關係重大的訊息顯然來臨：「紐西蘭全境已因接獲捷報而鬆一口氣，尼米茲海軍上將宜稱盟方艦隊經與日本艦隊猛烈交鋒之後已予以擊潰。」寮舍裡登時發出崩山的歡呼。人們掌聲雷動，有人與高乘座的跳躍着。那無線電仍繼續以低沉的聲調講下去：「……損失尚未確定。我方的損失亦不在小，本戰國母艦飛機戰功甚偉。今日最後消息，邱吉爾首相宣佈紐西蘭遭受侵略的可能性已暫不存在。」聽到這句話有三個美國人瘋狂的歡呼不已，紐西蘭人

右手拿着一個酒瓶，欲隱還現的貼在腿邊。「各位，」他謙遜地說，「這玩意兒我存了好久了，為等待像這樣的一天。您可肯賞光替我打開瓶子？」他恭敬地把酒瓶遞到我手裡，然後安然就座，嚴肅得猶如在宮廷裡參加大宴。我看了看標籤，不禁吹起口哨。「夥伴們，是道地蘇格蘭威士忌！」我報導着，「為慶祝像今晚這日子它可再好也沒有了。」我把酒瓶打開然後傳給我右手的人。「您先請！」那位軍官推辭着說，於是我自己斟了一杯。酒瓶挨次傳遞了一圈，最後送還到關帝面前。他給自己也倒了結棍的一杯。

「我以為應當借酒祝賀一番。」是位美國軍官的提議。我們一齊起立，只聽那人說，「為盟國的勝利而乾杯！」美國人和紐西蘭人異口同聲地盛讚他這句適切而中肯的祝詞。這時另一個美國人篤地一聲靠攏了腳跟。「為贏得勝利的將士而乾杯！」他的聲調裡充滿了感情的激動。沒有人對這句倒盡胃口的話表示不滿。大家都明白現在不是開懷痛飲的時候，像關帝的戰友柯本率領他的全機人員至今尚在生死未卜。但是我們只好寬恕這位發言人。他是並伯弗斯少尉。在這以後也就中止了頌詞。

我們圍坐在寮舍裡高談闊論，從過去聊到未來。有人說等我們離開凡尼可羅島也許還得挨過多少個月份。我們沿沿地大發高論之際關帝却默然無聲的坐著。他只一個勁地喝酒。不時有人來報告較新的消息。不過由於都是些錦上添花的新聞，又因為在這小島上難得喝到威士忌，大家

都無動於衷的矗立在那裡洗耳恭聽。「……因此我們很榮幸請到了紐西蘭皇家空軍收師來為我們表示感激之忱……」關帝本來是坐在那裡用手指輕敲著無線電的，這時他站起來恭聽收師的祈禱。別的坐席的人也照樣起立。那寂靜的叢林裡，從臨時搭蓋的寮篷頂部熱氣蒸結而成的水珠不住地朝下直滴。全體人們肅立著。「……為我們國家和它的自由人民謹致神聖的祝福……」大家魚貫步出寮舍。不久天邊露出黎明的曙光。等待已成過去。有人對守望在崗哨的崗哨大聲的吆喝著。

那個崗哨偏偏不信，又大聲詢問怎麼回事。不久整個海灣的四野被狂飈的吼叫聲所交織。有位青年軍官掏出左輪朝天放了六響禮炮。土人成群地跑來看熱鬧。關帝順手抓住一個土人摟在腋下。他一起一伏跳起舞來，可是那土人驚訝的盯著他發怔。另外有兩名從關帝摔毀的飛船裡逃生的年輕紐西蘭士兵也陷於不能自制的歇斯底里狀態而對着海水流眼淚。

關帝一聽完廣播便溜之大吉。別人自動圍在收音機近旁來繼續發掘驚人的消息。廣播評論員已經把這一戰役命為珊瑚海之役。有一位澳洲仁兄竟把嚴重的局勢一股腦丟在一邊，大言不慚地說：「就我們澳洲地區而言這是拉轉乾坤的一場決戰。它證明日本人能够加以阻遏。也許我們即將轉危為安。」

關帝遲遲才來進膳。當他在餐廳出現時面目煥然一新，筆挺的制服，加上刮光的下巴。頭髮也梳得體。他的都聚在桌邊不忍遽別。

約在夜十一點鐘收音機放出一段日本方面的廣播。只聽到誇大的報告詞說：「美國艦隊正望風而逃。美國現已淪為世界上第五流的海軍國家。我方艦隻刻在重新集合之中。」聽到不打自招的最後一句屋裡的全都歡呼了起來。

就在那時關帝站了起來。他開始致詞，被他這意外的舉動所驚，我們屏息靜聽。我們曉得他已喝醉，不過不消到底有多醉。「今天，」他用重濁的音調開始演講，「今天，毫無疑義將被後世的人念念不忘。正如那位澳洲朋友說得好，這是一場決一死一生！」那句話打了一個結便停在那裡。「如果你們未曾到過紐西蘭，」到了這裡，句子又停了擺。「假如你是紐西蘭人，」他又急促地另起爐灶，「你就會知道這一戰影響有多大！」他深深吸了口氣，然後遂字慢慢的使勁地講下去。「我們準備使用全部力量保衛鄉土。」他的話頭重腳輕。語尾嬌嬌而遊。我們不安地面面相覷。「我們無分老幼已經決心全體投身戰場。我個人曾經對於奧克蘭的防禦措施略盡了棉薄。經我的手，我發出了好幾千錫嘴鎗，扁嘴鎗，鐵棍和斧頭。此外沒有別的武器。」他抓到威士忌慢慢吞吞吞了長長的一大口。

「我的內人，」他接著又說，「負責動員婦女。我勸她疏散到山上去。……」他一面摸索酒杯。「事實上我會命令她離開，可是，她說我們兩個孩子……」他停了一下，看來他的嗓門要倒噲。一位他們紐西蘭的老鄉插嘴說：

茶與同情 (六)

Robert Anderson 原著
埃爾 譯

「咳，關蒂——聽我說。」

關蒂上尉冷冷地看了他的後進一眼，然後繼續講下去：「在紐西蘭有些人深知日本人的習性。我們曉得他們毫無人性而且詭計多端。我們深知他們所謂報復將是甚麼滋味。」他越說越響，又用力猛搖一記桌面。「我告訴你實話。我們是虎口餘生，因為我們業已逃脫了英語國家從未經驗過的暴虐統治的魔掌。」他大聲叫出這句話之後，順手碰翻自己那杯酒。兩個軍官試圖勸他安靜坐下來，但他拒絕。在他掙扎着擺脫友人干預過程中又推翻了另一杯酒。我們向遠處眺望原期對現場不聞不問，可是又被這鬧劇所吸引。關蒂繼續發表他的演講。

「諸位先生！」他的口吻極其慎重，使人有一種列席國會議事堂傾聽議員致詞的感覺。「特別是對於來自我們偉大盟邦的諸位先生，我祈禱上蒼保佑你們！求它讓你們永遠不受敵人的覬覦：永不讓敵人距離你們海岸線這麼近，」他在這裡停頓了一下。那餘音低迴不已，好像他是在教堂中主領禮拜。他的醉意使這滑稽場面收到双重的效果。

「我祈禱你們永遠莫要依賴這樣簡陋的一面防禦盾牌。」他的目光在這間寮舍和單薄的設備上下掃射。我們下意識地追隨他打量這個整脚的場所。自力拼裝起來的收音機，胡亂釘起來的桌椅，淺淺的一堆子彈箱。關蒂的聲音突又變成狂嘯：「這樣整齊的一面盾牌！」當他使勁拚出「這樣」一詞時，同時用右臂四下裡打圈，意味着在凡尼可羅島的一切。正這麼比劃的時候，他身體失去了平

衡。他本想一把抓住身旁的一位戰友作為支架，可是沒有抓到。他一頭便栽在桌上，接着倒臥在地上。他已失去知覺，變為爛醉如泥。(完)

Tales from the South Pacific
By James A. Michener
"Coral Sea"



「問題是沒有一個男人可以直得上十塊錢一兩的！」

第三幕

時間是次日午後。

幕啓時，湯姆在他的房間裡。他已把門關上並且門緊。他仰天躺在床上，兩眼凝視着天花板。

拉爾斐：（他正在打電話）

哈囉 瑪麗……拉爾斐……是啊，我要告訴妳我恐怕得遲一點才能來帶妳出去……是的……這裡每個人都準備洗一個澡再去，但是我們八個人只有一個洗澡間……不，這不是昨天晚上我們去的那個地方……這茶舞是在旅館裡舉行的……（他突然顯得不舒服）等着，我來看妳的時候再告訴妳……好……（幾乎是耳語一般）我愛妳……（史蒂芬，拉爾斐的搭檔，從外面跑進來，他服裝整齊，顯得有什麼事要告訴）是的，瑪麗，我不能再說一遍了……妳沒有聽清楚我剛剛說的話嗎？（大聲地，這樣她可以聽到）赫，史蒂芬。

史蒂芬：快來，把它掛斷。我有事告訴你。

拉爾斐：瑪麗，瑪麗。如果我現在不再多說我可以早一點弄好到妳那裡。好不好？好。四點過一點我就來看妳。

（掛上電話）什麼鬼事情，你？

第九十六期

史蒂芬：你看湯姆沒有？

拉爾斐：沒有。

。你要這樣嗎？你不敢見我嗎？（湯姆想了一會，跑到門邊拔開門。貝爾很快地衝了進去）好吧。

（湯姆走回去坐到床上，沒有看見貝爾一眼）我要曉得這事情的全部，所有的細節……這樣當我去見訓導長的時候……

湯姆：你已經知道事情的全部了。你還見什麼鬼？

貝爾：我們沒有覺得已經知道了事情的全部。

湯姆：昨天晚上校警把我帶回來的時候，他們不是向你報告過了嗎？我是跟愛里·瑪丁在一起。

貝爾：就這一點點而已。似乎你不只是『跟她在在一起』呢！

湯姆：（過了一會）

你是什麼意思？

貝爾：你不是『跟她在在一起』。你是不能『跟她在在一起』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湯姆：（像要拚命地）

誰說的？

貝爾：她說的。當然她應該會曉得的。（湯姆轉開，她說你不能……於是你就跳起來在她廚房裡抓了一把刀，要想自殺……於是她就跟你爭起來，因此驚動了校警。

湯姆：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貝爾：我只是要證實這報告。毫無問題你一定會被開除，不管……但是我要證實這報告。

史蒂芬：你知道他昨晚幹了什麼鬼事？

拉爾斐：什麼？

史蒂芬：他找愛里去了。

拉爾斐：你騙誰？

史蒂芬：不，是真的。愛里在廚房裡跟傑克遜講了。現在人人都知道了。

拉爾斐：他上那兒幹嗎？

史蒂芬：不要心急麼！你還沒聽到這故事的另一半呢。

拉爾斐：咳，我得穿衣服去了。

史蒂芬：當他們上樓的時候

愛里這麼說，他上她那兒去，穿得齊齊整整的，像去參加什麼宴會似的。後來……（他們消失在樓梯上。過了一會，貝爾從客廳進來，快步走到樓上。沒有敲門，一直走入湯姆和埃爾共有的那間房。接着我們可以聽到他在轉動湯姆寢室的門把。湯姆挑戰地恨恨地看那門。）

貝爾：（嚴厲地敲着門）

湯姆：（把門推得格格作響）湯姆，我是雷諾爾特先生。讓我進來。

湯姆：我不想見任何人。

貝爾：你一定得見我。起來，把門開開！四點鐘我要去見訓導長。我要先跟你談談。

湯姆：沒有什麼好談的。

貝爾：我能够把門打破的。這樣你父親就要陪我一扇新門

湯姆：（正對着他）

如果我證明你是錯了，你受得住嗎？你受不住的。

貝爾：這是跟老師說話的態度嗎？你那裡學來的？

湯姆：你早就有這個決心了，如果我證明你是錯了，這不等於殺死了你一樣嗎？

貝爾：你說話的那種態度對你沒有什麼幫助。

湯姆：現在什麼也幫不了我。我反正就要被開除，這就正中你的心意了。

貝爾：我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我會覺得遺憾……為你的父親遺憾。

湯姆：好吧，現在你已經曉得的了。去呀，去散佈新聞去。

貝爾：你怎麼還不去呀？

湯姆：我不需要告訴任何人……但是訓導長，這當然。

貝爾：還有我父親。

湯姆：恐怕是……

貝爾：（在一段長長的沉默之後）

還有雷諾爾特太太。

貝爾：（緊望着湯姆）

是的。我想她應該知道。（他轉身離開房間。穿過起坐間就在樓上喊『拉爾斐』。湯姆把門關起，鎖上，過去坐在椅子裡。）

勞拉：（當貝爾在樓上找拉爾斐的時候，她走進書房。她穿着一件羊毛衫。她走到書櫃邊取出湯姆的雨衣。她帶着它緩緩走到門口。有人在敲門。她打開門）

哦，哈囉，李先生。

赫勃：（他看上去爲了某些理由反而顯得很愉快似的）

哈囉，勞拉。

勞拉：貝爾剛好不在，不過馬上會回來。

赫勃：我的火車遲到了廿分鐘。我怕我會看不到他。我們跟訓導長約好了時間，哦，現在還只有幾分鐘了……

勞拉：（冷淡有禮地）

哦，我知道。

赫勃：我有什麼事讓你不高興嗎？勞拉？妳好像有一點……

……（赫勃聳聳肩用他的手做了一個姿勢，表示冷淡的意思。）

勞拉：我真抱歉。原諒我。你不要坐一會？

赫勃：我記得一星期以前妳很高興我把湯姆留在學校裡

。好吧，現在妳會看到我是對的。雖然妳可能不會了解，因為妳是女性。

勞拉：我好像並沒有這個意思。

赫勃：好吧，現在妳看好了。如果那個時候我把湯姆帶回去，在那發生了那件可恥的事以後，就是和那個……

……呢……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勞拉：哈里斯先生。

赫勃：對了。如果那個時候我把湯姆帶回去，那以後他一生都抹不掉這個恥辱。

勞拉：當然，你知道湯姆就要被開除了。

赫勃：是的，但是這次的事情要比上次正常多了。

勞拉：（在注視了他一會以後）

我想，李先生，雖然我還不敢完全確定，但是我想，就某種觀點來說，你現在是以湯姆爲驕傲。

赫勃：的確是這樣。

勞拉：可能你以他爲驕傲這還是第一次，只是因為校警在那不該去的地方發現了他跟一個……

赫勃：我不應該希望妳會了解的。貝爾會懂得我的意思的。

（貝爾從樓上下來）

勞拉：是的。他可能會。

（貝爾進入書房。）

赫勃：貝爾。

貝爾：哈囉，赫勃。

（赫勃從勞拉看到貝爾。注意到存在他們之間的冷漠。）

貝爾：我剛在樓上看湯姆。

赫勃：是的。我們看過訓導長以後我要上去看看他。他怎麼樣？

貝爾：很好。

赫勃：大概在那裡大談其經過吧？

貝爾：不，他獨自在他的房間裡。另外的人都上旅館裡參加茶舞去了。勞拉……（看到勞拉正預備離開房間）

（哦，勞拉，我希望妳會留在這裡。）

（勞拉收回一步，退內房內。）

赫勃：我正在告訴妳太太，使她會了解我們男性對於這種事情的觀點。我的意思是，爲着這麼一件事被開除

出來，雖然並不是所希望的，不過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只是一個男人難免會犯的一種過失。

（他對自己所作的解釋滿意地微笑。）

貝爾：（預備告訴赫勃）

赫勃？

赫勃：是的，貝爾。我的意思，關於這一點，你會跟我同意的，不是嗎？

貝爾：是的，赫勃，只是實際的情形不像在電話裡跟你講的一樣。湯姆的確是到那個女孩子愛里那裡去了，

他到那裡去的確就是爲了那個目的。但是……但是，不知怎麼回事，這樁事做得並不好。

赫勃：你的意思是什麼？

貝爾：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赫勃：你的意思……她不願和他發生關係？

貝爾：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他失敗了。他不能夠。（他看着勞拉）這是真的。那女孩子這麼說

。當他做不好的時候，他就在廚房裡取過一把刀想自殺，於是她跟他爭奪起來，把校警引進來了。事情就是這樣。（勞拉轉身走開，深深地爲這震驚而感動。李先生不知所指地落入一張椅子裡）我真抱歉，赫勃。當然他到愛里那裡去這一件事就足夠開除他了。

赫勃：人人都知道這事了嗎？

貝爾：大概是吧，愛里到處在講。她是不知道什麼叫羞恥的……這很明顯是談話的好材料。

勞拉：（對李先生）

你不是仍舊認爲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材料？

貝爾：妳是什麼意思？

赫勃：他爲什麼這樣做呢？以前，他還可以有話說，但這樣一來，事情就確實了。

勞拉：誰說的？

貝爾：勞拉，請妳……

勞拉：（怒）

是你要我留在這裡的。

貝爾：（光火地回答）

現在，妳都聽清楚了。我們不再留妳。

勞拉：（用不到問都已明白了）

爲什麼你要把這些講給我聽？

貝爾：（酒酒地走向她）

我要妳了解這實情，了解這全部的故事。就是爲了這個。

（勞拉站在壁爐的凹室裡面）

赫勃：貝爾，貝爾！不可以想一個辦法對付那個女孩子，讓她別再到別處去講！

貝爾：我怕這已經太晚了。

赫勃：我不知道。事情會弄到這個地步。現在我是在做什

麼呢？

勞拉：（又回身進來。）

李先生，請你不要再繼續這錯誤的推論吧！

赫勃：我推不出什麼結論。一個正常的孩子可能也會發生這一類的事情的。但是別人會怎麼想呢？……

勞拉：湯姆會怎麼想難道不重要嗎？

貝爾：赫勃，我們還是上訓導長那兒去……

赫勃：（指樓上）

他是在他的房間裡嗎？

貝爾：是的。

赫勃：打行李？

貝爾：不是。

赫勃：我告訴他，有什麼事跟你商量。他這樣做了嗎？

貝爾：沒有。

赫勃：現在我要對他說什麼好呢？

貝爾：我們講好是四點鐘。

赫勃：我知道。但是我要上樓去一下……可能我應該把他留給他母親的。她或者會曉得該做些什麼，說些什麼……（他走出去）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

貝爾：（向客廳走去）

好的。

勞拉：（嚴重地）

貝爾，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说。

貝爾：我就回來。

（赫勃尖起耳朵，以為有人在叫他；但接着又想一定是自己聽錯了。拉爾斐、史蒂芬和腓力砰砰碰碰地從樓上下來，打扮齊整地去參加茶舞，邊走邊批評着去參加舞會的女孩子們。湯姆把他的門關上。當他們出了前門以後，他重新打開他的門微弱地叫着「爸爸」，當他得不到反應的時候，他就關上了門，走去躺在床上了。）

貝爾：（入）

勞拉，我現在要和赫勃上訓導長那裡去。我五點鐘要和校長玩 Squash（一種球戰——譯者註）。所以我只能在六點半的時候在飯廳等妳。

勞拉：（跟着他進來）

我希望你會回來一次。

貝爾：勞拉，我下能够。

勞拉：貝爾，我希望你會。

貝爾：（注意到勞拉臉上表現一種奇異的決心）

赫勃，我馬上就來。你一個人去不好嗎？

赫勃：對了……再見。勞拉，再見。

貝爾：過兩天開親會的時候你就可以再看到她了，赫勃：現在我恐怕不會爲這個再來了……也許我會，我不知道。我一個人去好了。再見，勞拉。告訴湯姆我已經來看過他。

（他走了出去。）

貝爾：勞拉，什麼事？妳現在可以說。我必須上訓導長那

（和赫勃一起上樓。勞拉在那裡，脫下她的外套。

赫勃：可能我還是一個人去的好。

貝爾：他可能把他自己鎖在房裡。

（赫勃上樓進入起坐間。貝爾留在客廳裡。湯姆，當聽到他父親在敲他寢室的門時，變醒了。赫勃試着轉動門把。）

赫勃：（離開，走向起坐間）

湯姆……湯姆……這是爸爸。（湯姆起身，但只是站在那裡）湯姆，你是睡着啦？（過了一會以後，他再出現，在極梯口。他的兒子不願和他說話。這深深刺傷他的心）我想他是睡着了。

貝爾：（想要進去拖他出來）

他不可能睡着……

赫勃：是的。我想他是睡着了。他一向貪睡。他從小就愛賴被窩，總是要我們把他拖下床來。

貝爾：但是他應該見你。

赫勃：不管怎麼樣，還是遲一下再來吧。（他困憊而迷惑地預備下樓。）

貝爾：我馬上就和你動身，赫勃。

（他們重新回到書房裡，接着貝爾轉進室壁的四室裡面。赫勃被留在主人的書房裡。）

湯姆：（當他的父親下樓後，他打開寢室的門，微弱地喊爸爸？

兒去商量這件事呢。

勞拉：是的，當然。但是第一我想應該問問那些孩子們，是誰逼着他去做這件事的？……那些大人們和孩子們，是誰逼着他去做的？

貝爾：沒有人逼着他去做任何事。

勞拉：對於那些逼着他去做這件事的大人們和孩子們，難道一點責備，一點懲罰都沒有嗎？這些人都沒有責任，是嗎？

貝爾：妳對這件事完全是太感情用事了。

勞拉：如果他在愛里屋裡自殺成功了，你不覺得多少你是有罪嗎？

貝爾：我？

勞拉：是的，你。

貝爾：我希望妳要認清事實，不要太感情用事。

勞拉：事實！事實！一個純潔的孩子和一個老師去游泳；

一個老師，他所喜歡的，因為這個老師是少數給

孤僻的人。於是你和其他那些人是太高興這一點了，

拿着這麼一點證據就得出了一個做了壞事的結論；

這樣就給了你一個機會來虐待一個，你在基本上就不喜歡的孩子。如果這事發生在埃爾或其他的人的身上。你根本就沒事了。

貝爾：這就會是一樁完全不同的事情了。妳不能否認這是由於……由於性格。爲什麼法庭上對於性格證人要

花費那麼多時間來研究呢？要證明這是不是那樣的人，就先要看他是不是有犯這種罪的可能。

勞拉：我恨這種偏心的判斷：他不像我，所以他就可能犯任何的罪。只因爲他不像我們……不是我們的同類。

貝爾：現在妳看好了，勞拉。我知道這話對妳是一個打擊，因爲妳喜歡這孩子。妳已經盡妳的心力來爲這個孩子着想，設法了。但是倒頭來講，妳所做的並沒有超過——

勞拉：我知道。超過在星期天下午給他一點茶和同情。好吧，我要告訴妳一些事情，這會叫妳震驚的……但是我要告訴妳。

貝爾：勞拉，這已經太遲了。

勞拉：昨天晚上我知道了湯姆要去做那件事的動機。

貝爾：妳怎麼會知道的？

勞拉：我聽到他用電話跟愛里約定時間。

貝爾：妳沒有阻止它？那末，妳就有責任。

勞拉：是的，我是有責任，不需要妳來提醒。我會想辦法阻止他，但不是把他鎖在他的房裡，或者叫校警來。我會用對他好，對他關心那種態度來拖住他。讓他知道他是被人喜歡的，是的，甚至是被人愛着的。一個。我知道他要去什麼……並且爲什麼去做這個。他要證明給你們這些粗人看他是一個男人。他是跟愛里去證明這一路的。好吧，昨天晚上……昨

勞拉：我是在講到愛情，榮譽，男子氣概，溫柔和虐待。

貝爾：我是在講起很多。這其中沒有一點妳會懂得。

勞拉：我是不會因爲這麼一點事情就要走。妳不是不清楚這件事的意義。

勞拉：我不會爲這感到太難受的。當我走了以後，這裡可能更順眼一點，因爲我也是一個孤僻的人，並不真正屬於這個團體。這樣，你不是正可以如你的意願了嗎？（得其所哉嗎？）

貝爾：妳這樣做法……完全是因爲這個……這個妖精嗎？

勞拉：（過了一會以後）這個孩子。貝爾……這個孩子比你更有男人氣概。

貝爾：當然，問愛里就知道。

勞拉：因爲這使他厭惡。因爲他必須先有愛情才能做這種事情。他是比你更有男人氣概。

貝爾：是的，當然。

勞拉：男人氣概不就是吹吹牛，罵罵人，爬爬山。男人氣概也應該是體貼、溫柔、有禮貌，有思想。你們男人以爲你們能夠斷定誰是一個男人，錯了！只有一個女人才會真正知道。

貝爾：愛里是一個女人。問愛里就知道。

勞拉：我不需要問任何人。

貝爾：對於男人妳知道些什麼？第一次嫁了一個孩子……接着，又是一個小可憐蟲……妳是要哄一個孩子，不是要愛一個男人。那就是爲什麼妳從來沒有真正

天晚上，我希望他會跟我來證明這一點。

貝爾：天，妳在說些什麼？

勞拉：是的，我嚇唬了妳。我嚇唬了我自己。但正如妳所說，我對他負有責任。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我在那個時候看清楚了。我的心爲這個孩子不幸而哭泣……那不幸是我的丈夫加給他的。我要幫助他正像任何人幫助另外一個人一樣……而我失敗了。最後我不得不送他離開……送他到……

貝爾：妳的意思妳準備結束妳這誇張的同情心？

勞拉：不，這不是同情。我自己的心也是寂寞的……是的，我在這裡是寂寞的，可怕的寂寞……我的心在寂寞中爲這個孩子哭泣……也爲他能够給我的幸福而哭。

貝爾：妳不知道妳在說些什麼。

勞拉：但是我是一個好女人。在這個意義上『好』是什麼呢？對誰好……爲誰好？

貝爾：勞拉，如果妳一定要討論這個，我們最好等一下……

勞拉：貝爾！這裡沒有時間可等了。我就要離開妳。

貝爾：爲着這件事？

勞拉：（過了一會以後）

貝爾：是的，這件事，還有我們結婚以後的很多很多的別的事情。

貝爾：爲了上帝的緣故，勞拉，妳在講些什麼？

的愛過我。因爲我不是一個妳能哄着玩的孩子。

勞拉：我沒有愛過妳那你是錯了。我一直都愛着妳，不只是爲了妳外表的雄偉，並且也是因爲妳需要我……因爲有一次在無意中妳讓我知道了妳需要我，我們結婚以後我一直都想再找到這樣的一個時刻……爲什麼你要和我結婚呢，貝爾？憑着上帝的名字，爲什麼？

貝爾：爲什麼？因爲我愛妳。這還不夠嗎？

勞拉：你早就討厭我了……幾乎就從你和我結婚的那一天開始。你從來沒有真正想要結婚……他們是怎麼取笑你，才使得你想要結婚的？是不是他們說一個『準校長』應該是結婚的，或是別的什麼，貝爾？如果你不結婚，你的生活會比現在快樂得多，整天和那些孩子們在一起，請他們到房間裡來吃東西，開開會……

貝爾：這是老師工作的一部份。

勞拉：別的老師和他們的太太並沒有老是帶着兩個孩子在身邊，甚至於在他們旅行或者渡週末的時候，也是一樣。

貝爾：他們都是些沒人照顧的孩子。

勞拉：那麼我變成了一個沒人照顧的妻子。

貝爾：妳變成了一個妻子……

（他停住）

勞拉：怎麼樣？

貝爾：妳從來就說不上一個妻子。

勞拉：我知道。我知道我叫你失望了。在某一種可怕的方式裡我叫你失望了。

貝爾：妳在這裡，對映那個妖精精速比對做我的妻子更感興趣。

勞拉：這是因為你不願讓我這樣做，貝爾。你不願。

貝爾：（壓住她的双肩）

妳是什麼意思？我不願讓你這樣做？

勞拉：（安靜地，幾乎不講話出口）

難道你所加給湯姆這孩子的磨難，不會是你所生怕自己遭受的嗎？

（貝爾帶着憎惡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她。她已經打中了這弱點，這她自己從不敢承認的弱點。一時間他幾乎想打她，但是接着他慢慢地走開了，仍然盯着她。慢慢地，他背過身去，轉到門邊）貝爾！

貝爾：（望着別處）

當我吃過晚飯回來的時候，我希望妳已經走了。

勞拉：會的……（走向他）哦，貝爾，我真抱歉。我不該說這個的……這太殘酷了。（當他走到門外的時候，她追上去）這是你曾對我哭着希望我能幫你克服的那個弱點。（他已經走了）我曾經這樣嘗試過。（

慢慢地轉過身來，進入房內）我也試試。（一時間由於這激情所產生的困惑和倦意使她呆呆地站在哪裡。接着她慢慢地移到湯姆的雨衣旁邊，檢起

它。轉過身來，走出書房門，上了樓梯。她走到樓上起坐間的門口，叩着門）湯姆。（她打開門走進去

在湯姆房門口。她又喊着）湯姆。（湯姆微微側過頭，諦聽。勞拉，打開湯姆的門，預備進去）哦，

我真抱歉。我可以進來嗎？（她看出不可能從他得到回答，於是便自己走了進去）我給你送雨衣來的。昨晚你掉在下面了。（她把雨衣放在椅上。她看着

他）這個房間真可愛……我以前從沒有看到過……是真的，我從來都沒有上這屋子的這一部份來過。

（依然沒有反應，她自己走動着。當她正在察看牆上的什麼東西的時候，湯姆慢慢地轉過身來看着她

的背影。她邊說着話，慢慢地轉過身來）這很安逸這真是非常的……（於是她發覺他已翻過身來望着

她。哈囉。

湯姆：（幾乎聽不見）

哈囉。

勞拉：我在這裡，你不會見怪嗎？

湯姆：妳來這兒不太合適。

勞拉：我知道。但是所有的人都出去了，都不會一下子就回來的……我想把雨衣送來給你。

湯姆：謝謝妳。（沉默了一會以後，他起身坐在床上，背對着她）我想不到妳還會來看我。

勞拉：為什麼不會來？

湯姆：經過了昨天晚上以後。我很抱歉昨天晚上的事情。

勞拉：沒有信心……

湯姆：（帶着極大的困難）

我碰了她，而結果什麼事都沒有。

勞拉：因為你並不愛愛里。

湯姆：那說不上是理由。

勞拉：但這是事實。

湯姆：我希望他們會讓我殺死我自己。

勞拉：湯姆，看着我。（湯姆搖搖他的頭）湯姆，昨天晚上

你吻了我

湯姆：耶！

勞拉：你為什麼吻我？

湯姆：（突然轉過身來）

這使得妳噁心，是不是？是不是？

（馬上又轉過身去）

勞拉：你怎麼會想成這樣？

湯姆：妳把我推開……妳……不管怎麼樣，當今天早晨妳

聽到了這些事情以後，這一定會叫妳噁心。

勞拉：（坐到床沿上）

湯姆：我要跟你講幾句話。（湯姆不願轉過身來，

）湯姆？（他仍舊不動）這是我從……從別人得到的最可愛的吻。（湯姆慢慢地轉過身來，望着她）

湯姆：我是來跟你告別的。（湯姆望着她，搖搖他的頭）我就要走了……我恐怕以後再不會看到你。

我就離開貝爾。（湯姆懷疑地皺起眉頭）爲了很

勞拉：（對他默默地看了一會，然後）

我沒有覺得什麼。

湯姆：（望着她。摸不到她的意思）

我想妳已經聽說過了。

勞拉：是的。

湯姆：什麼都知道了？

勞拉：什麼都知道了。

湯姆：我曉得妳的丈夫一定會熱切地把這一切都告訴妳的

勞拉：他是的。

（她安靜地站在那裡，目光落在這孩子的身上。）

湯姆：這樣說，現在妳也知道了。

勞拉：知道了什麼？

湯姆：就是他們講我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

勞拉：湯姆！

湯姆：好吧，是這樣，這不是嗎？

勞拉：我不是男人。愛里知道，人人都知道。看起來人人都知道了，只除了我。而現在我也知道了。

勞拉：湯姆……親愛的。（湯姆背過身去）你不想這只是因爲……

湯姆：我還要再想些什麼？

勞拉：（非常溫柔地）

湯姆，你沒有成功是因為在那種方式之下，你對它

沒有信心……

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對你的不公平。但是在我離開之前，爲了你自己的舒服，我要你知道，不論在過去或者在將來，你都比他更有男人氣概。將來有一天你會碰到一個女孩子，一切都會非常幸福。（湯姆不信地轉開）湯姆，相信我。

湯姆：我希望我會相信你的話。但是人都有自知之明。耶穌，你以爲經過了昨天晚上以後，我還會……（他停住，過了一會，他開始對她笑）但是謝謝……真是謝謝。（他閉上他的眼睛。勞拉凝視着他。她的臉上流露出爲這不幸的孩子所感到的極大的怜悯與愛心。過了一會以後，她起身走出門。又過了一會她出現在客廳的門口，她休息了一會，接着跨進門把它關上，自己留在裡面。

湯姆，當他聽到門被關起來了，他睜開眼睛。他發現她已離開了他的寢室。接着，在極度的痛苦中，他躺到床上，好像一頭受傷的野獸，他的頭倒掛在床腳上。

勞拉一下又出現在寢室的門口。她站在那裡，接着走進來，目光始終沒有離開躺在床上的這孩子的瘦長的身形。她關上了寢室的門。

湯姆聽到聲音，睜眼看了一下。當他看到勞拉已經回來了，他慢慢轉過身來，驚奇地，仰臥在床上，注意着她。

勞拉看到門上一樁門門，就把它插上。接着她站在



途

北冥譯

那裡看着湯姆，她的手放在她的頸上。她用一個輕巧而優雅的動作解開了她外套上的第一個扣子。接着慢慢走近湯姆。當她到達床邊的時候，她伸出了一隻手，另一隻手仍繼續放在外套上。湯姆一動都不動，只是看着她。

勞拉用她伸出的手做了一個小動作，表示要握他的手，湯姆慢慢地把他的手放到她手裡。

勞拉：（站在那裡握着她的手，溫柔地向他微笑着。接着她坐下俯首看着這孩子，過了一會以後，幾乎是不可聽見地）

現在……不成嗎？

（湯姆舉起了另外一隻手，接着他用雙手把她的手捧到唇邊。）

勞拉：（對這舉動溫柔地微笑着。過了一會以後）

多年以後……當你再提到這事時……你就不會那麼生氣了……

（她溫柔地把這孩子的手移近她的打開的外套，當燈光慢慢地暗下去的時候……於是……

幕落

（全劇完）

「你太太是位藝術家嗎？」

「藝術家！她實在是太藝術化了，她煮湯就只管顏色不管味道。」

從斯特勞寧來的馬戲漢，住在瓦特堡，南非洲最富足的一個田莊上，精神異常消沉，他確信自己最小的兒子——他的最鍾愛的小兒子，瘋了。瘋得不很嚴重，却足以使他感到說不出的迷惘，不但是他，就是任何人也沒見過這樣的兒子，他慢條斯理地把煙斗裝滿，用巨大的大姆指把勃耳煙草——當然是自己田裡種的——塞緊。點上火，把金屬蓋蓋上，以免煙灰跳出來，他凝望著他的腳，大得驚人的腳。

他腳上穿的鞋是他親手自製的，用自己畜獸的皮縫成，製鞋是他的嗜好之一，他有孩子五人，因此加上自己和他太太，該製並該經常修理的皮鞋共有十四隻之多，至於吉比不願穿他給製的漂亮皮鞋，從來不穿，甚至連星期日都不穿，那是另外的事。當然，大半的孩子都光著腳在田裡跑來跑去，但是他覺得禮拜天或是去小城滿漢時總該穿雙鞋才像樣。

他們畢竟不是下等白人或伽佛族，同時，他也希望大家都見識見識他作皮鞋的手藝是多麼的精巧，把皮浸軟，剪我好，縫起來，這一切都帶給他們極大的快樂，對了，他爲孩子們作鞋，他的太太就爲他們剪指甲——腳指甲和手指甲。

曾經有一天，她說：「穀漢啊，你知道我今天剪了多少隻指甲？」

他說：「我怎麼會知道呢？那是妳們女人家的事。」於是她說：「一百整。」

發現他孩子有這麼多指甲，真嚇了他一跳。但是屈指算算，確實不錯，每人十隻，腳上千隻——就是二十，五乘二十就是一百。嘿，跟往常一樣，她沒說錯，當然大個兒的該自己會剪了，但就不愛剪，即使剪的話，結果也不能令他太太滿意，她太太喜歡事事都乾淨俐落，因此她也希望如此。

他又把腦筋轉回到吉比身上，他必須跟佳蓀談談了，於是他鼓了鼓氣，最後說道：「我相信一定是咱們的吉比有神經病了。不然你就沒辦法解釋那些怪事情，對了。」他說：「這還算不錯，老伴兒，咱們已經有四個好孩子，第五個到六歲上才發瘋。」

「那兒的話呀，穀漢。」他太太說，「咱們的吉比壓根兒就沒發瘋。」

「沒發瘋？您看看咱們家的貓吧。十隻，隻隻都是吉比帶回來的。」他說，「什麼地方是沒有貓的，他去了就能找到一隻，抱在手裡帶回來。」

「家裡可沒耗子了啊，」他太太說。
「沒耗子！非得要十隻貓才能沒耗子嗎？那麼牛呢？為什麼他要那些牛從牛欄裡放出來。趕到玉米田裡去呢？」

「我問過他的。」他太太說。

「噢，你問過他的，他怎麼說？」

「他說：『媽，那些牛看上去那麼難過，他們說：『吉比，求你讓我們出去，到可愛的綠玉米田裡去好不好』」

他怕衣服淋壞，所以才把衣服脫下來，藏在一個土堆底下，自己坐下來等雨停，他知道雨是下不久的，後來他把衣服拿出來時候，覺得光着身子在草地上還很舒服，晒着太陽，很暖和，所以他決定先不穿衣服，等到快到家時候，他想天快黑了，差不多快該上床睡覺了，那就更不值得把衣服穿起來了。所以穀漢，他實在是個很聰明的孩子。」

「對，太聰明了，聰明得快把我逼瘋了，快叫我們全變成神經病了，現在我要到田裡去了，去多種點玉蜀黍，甜薯，和加狒穀，等快收成的時候再叫吉比帶牛去飽餐一頓。」

「他說牛耕田，耙地，栽玉米，照顧它們，所以該分享一部分收成，穀漢。」

可是當她抬起頭來時，佳蓀發現她在自言自語，她丈夫已經不在了，但這並沒有令她停頓，她繼續說：「那是他的正義感，這孩子應該作律師，對，六歲的小律師，那就是我們的吉比。」

「那就是我剛才的話了，他有神經病，咱們的兒子跑去跟牛說話兒，照牛的吩咐行事，他以前一直都是挺好的。」

「他現在也還是挺好的。」馬佳蓀說，「就是心眼兒太好了一點兒，他希望人人都是高高興興的。」

「那我呢？牛那樣啃我的玉米，就叫我高興了嗎？那兒有誰家的兒子會愛牛不愛他爸爸？」

「那是他的脾氣啊，穀漢，他是有怪性子的，那孩子，跟你一模一樣，你就是個有怪性子的，全世界的人都會說：『馬穀漢那傢伙——性子太怪了。』」

穀漢碎的一聲把茶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擱，「我今年五十了，性子怪，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六歲的孩子脾氣就怪了。那世界還成什麼世界？而且下過大雨以後，他揀着衣服，光着屁股走回家來，你又怎麼解釋？我們在家裡急得要死，怕他在河裡淹死，又怕他被雷打着。」

「對了，那時他站在門口那麼可愛，簡直像個小天使，除了沒有翅膀。」佳蓀說。

「趁我也發瘋以前，」穀漢說，「再給我倒點兒咖啡。」他一口氣喝掉咖啡。說：「我猜他也跟妳說過這件事。」

「不錯，說過的。」

「他怎麼說？」

「他說早知道我替他擔心。怕他淋濕。他想那是因為，或貌似上帝的父親。」

他對成年人感覺驚訝的是他們的技巧和氣力，他們所知道的和他們所說的事情。譬如，能够製作皮鞋就很令人驚訝，但更令他驚訝的是他們的缺少智慧和體貼，就連他母親都不能了解他和各種動物之間的關係，能和他作複雜長談的那些動物，像牛啦，馬拉，雞啦，鴨啦，貓啦，狗啦，雞啦，火雞啦，真珠雞啦，甚至蜜蜂——都能告訴他許多事情。野鳥也是的，還有甲虫和草原上爬伏的東西，甚至蜥蜴和蛇都有他們的表達方式，什麼都不可怕，如果你能叫他們知道你像親兄弟般愛着他們。

他們的對話之所以迷人在於其靜默無聲，或幾乎是無聲的，他們不像別的孩子們那樣談得喋喋不休，你對一隻狗傾聽一刻，就能知道他剛才在狩獵，在追趕什麼東西，需要幫助或覺得寂寞，或是對走到家裡附近的陌生人發怒。貓兒們，多能講話啊，不但用她們的聲音，而且還用她們的眼睛，耳朵，和甩動的尾巴。他喜歡貓，因為她們，像他自己一樣，也是那麼富於情感，以致有時在他看來，她們簡直快被自己的情感漲破了。

但是現在他腦中所想的大事，却是正在討論的這趟旅行。全家正在貨車上開家庭會議，他們要帶着帳篷，吃的東西和燒鍋出外露營一週。這是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事情。那裡有樂隊和木馬轉椅，——有趣的市場，有鬍子的人，兩個頭的小牛，美人魚，和他聽說過的種種奇觀，而且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可以和他一齊玩。

他腦中一直充滿着這些景象，直到外面風平浪靜才停止，這時他母親走出去找那隻略略的母雞才下出來的蛋，她母親喜歡找蛋這件事，雖然使她不時要走出廚房，到院子裡去找，可是當她聽見了叫聲，見牠們從樹叢或隱秘處跑出來時，立刻就發現，母雞準備正那地方組織新的蛋巢。

不知他對母雞們說過多少次了。「你生一個蛋，為什麼一定要發那麼多怪聲，」他說，「就那麼了不起嗎？一隻母雞都會生蛋，你為什麼就驕傲得一定要叫全世界都知道？」可是他們永遠不聽，因此他母親總會找到他們的窩，拿走他們的蛋。在所有他認識的動物和鳥類裡；和小雞談話收穫最少；鴨子就比較聰明得多了；和母雞談話就真是白浪費時間。

最後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了。東西都已裝上卡車，小孩兒們都已穿上最好的衣著，坐在帳篷捲兒上。整潔整潔的食物，一籃一籃的蜜，家造白蘭地，一瓶瓶的果醬，爸爸的來福槍——因為將有射擊比賽——綢緞紙包着媽的繡活兒，因為婦女也將競相爭比女紅。

吉比望着這些，訂大着眼，完全被迷惑了，隱隱約約地在他腦中浮起了猶太人亡走埃及的景況，偉大的出埃及記，還有在荒野裡的那些日子，但是當他爸爸響着喇叭叫他們快上車時，他更想起了加伯列（吹號的天使長）在吹號把車當和夏娃趕出花園去的情景，突然未來顯得黯淡而危險，家，貓，狗，小雞——雖然愚蠢——都比以前更美了。

然後又有個男人給了他一個汽球，紅色的汽球，是他從沒見過的，他用手牽着那根線，牽了一會兒，覺得線拉在他手上好像想飛走，所以他就讓他飛去，他希望汽球也能高高興興的，汽球越飛越高，進入藍色的高空，隨風飄忽，真美。最後越變越小，終於不見了。

他站在魔術篷的入口處，見很多人出出進進，於是他也跟着別人往裡跑，但是有個人把他攔住了，問他要錢。「我沒有錢，先生，」他說，「我什麼都不買，只是看看啊。」

有一個大人說：「你是想看有鬍子的人嗎？」

「對了，先生，」他說，「可是我沒錢。」

那人就牽着他手，把他領進去，替他付了一先令，對他解釋說，有鬍子的人非常少見，所以要一看就得化一先令。

吉比就說：「我爸爸是有鬍子的，長長的黃鬍子，我爸爸是馬戲漢，我想，你聽說過的。」

那人笑着說，「不錯，我自然聽說過，全世界都知道馬戲漢的。」

吉比說，「是啦，先生，」因為，當然全世界都聽說過他爸爸。

有鬍子的人看起來正像一個長着鬍子的人。

突然空中響起洪鐘般的聲音，好像上帝在講話：「注意！」聲音說道：「請注意！小男孩一名遺失，如被發現請送至紅十字營，他的名字是馬吉比，今年六歲，穿藍白

於是他們出發了，懷着旅行的興奮，在塵土飛揚中騰雲駕霧，時而穿過陌生的村莊，時而越過別的汽車馬車，所有的恐懼遂全被遺忘，這簡直是探險。

他們中途停車一次，在路旁吃了些東西，又繼續前進吉比把頭倒在母親膝上睡了一覺，不久目的地已達，帳篷架在一棵青色大橡皮樹旁，爸爸生火，媽和歐利娜和斐得利加燒飯，他則急著睡下，想叫明天快些降臨。

天剛一亮，吉比就已起床，喊着要早飯，吃了好出去玩，否則一天就不能算是真正開始，最後一切收拾妥當，母親替他換了衣服褲子，替他又洗了一把臉，把他的黃頭髮梳了梳，梳得像朵雞冠子花兒似的，再三叮嚀，叫他乖些，別走迷了路。

真的迷路！他們不是發瘋吧？帳篷搭在這麼大一棵青橡皮樹旁邊——幾里路以內，再沒比這棵大的了——爸爸和媽還以為他會迷路。

吉比覺得高興極了，他從沒想到世界上竟有這麼多人，在他生活裡，曾見過的人有三百多——蒲漢的全部人口，星期天作禮拜或趕集的日子，或看馬戲時所出現的。這三百多人就一直代表着他的世界，南至瓦特堡，北到祖盤堡，但這回的新世界太奇怪了，這個由許多陌生的樹和樹構成的新世界，在裡面鑽來鑽去，好像在穿過一片活樹林子一樣，什麼事都叫他睜大了藍眼望個不住，他一直走著一個在吃水果糖的年青女人，直到她給他一塊，並在他頭上敲了一下，敲一下是他毫不在乎的，因為他喜歡水果糖

襯衫，卡其短褲，赤足，金髮，藍眼。

吉比給逗笑了，多奇怪！竟有和他同名同姓的小孩兒走失了。但是，當然，叫「吉比」的很多，正像姓「馬」的不止他們一家。現在他散步總算有目的了，要是能找到和他同名，同姓，同歲的孩子，他的小表弟，和他一塊玩，該多好，我一定要找着他，他想，於是遇見一個小男孩，他就問：「您會不會就是我走丟的小表弟馬吉比呀？」

他找到幾個孩子名叫「吉比」，和幾個姓「馬」，但是沒有姓馬又叫「吉比」的，他找到一條棕白的小科列狗，才長到一半，還沒完全長大，他們談了一陣，這狗就一直跟著他了。他說：「狗啊，看來你很難過，而且很髒，恐怕你跟我現在所找的那孩子一樣，走迷路了。」

狗就說：「不是的，我不是迷路，是被主人丟棄的，我需要家，需要主人。」

「你現在兩樣都有了。」吉比說：「來，我們一塊兒走吧。」

他檢到一隻女人用的手提包，不知是誰把它掉在地上的，他要交給爸爸，爸爸會找到失主的，同時他一直在想念走丟的孩子，另外的吉比，想著走丟的時候該是多麼可怕，他一定是被丟棄的，他想，因為鄉下孩子是不可能迷路的。

這時擴音器又大聲喊道：「如有知道馬吉比下落者，請通知紅十字營，他今年六歲，身著白襯衣，卡其短褲，光腳……一個六歲的孩子走失了，名字叫馬吉比……請通

知紅十字營。」

多奇怪，他的表弟竟和他同年，而且穿著完全一樣，這些巧合使吉比非常滿意，「我們一定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他想。

一位大人，帶着一股馬糞和煙草味兒，把手擱在吉比的肩膀上說：「你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小傢伙？」

「我？」吉比說，「噢，我在找我表弟馬吉比，他走丟了。」

「小孩兒常會走丟的，你知道，」那人說。

「只有城裡來的才會，先生，我們鄉下孩子不論到哪儿，總能找到路。我爸爸的帳篷架在一棵大青橡樹旁邊，我爸爸是瓦特堡的馬鞍漢，誰都認識的，他能作任何事都比別人作得好。」

「當然他能。」那人說著牽起他的手。「我們到木馬轉椅那邊去看看你表弟在不在。」

「你想他會在？」吉比熱望地說，「大個子，我希望能找到他一起玩，你知道，我哥哥他們對我都太大了，至少他們總說我太小。」

「那是另外的事，孩子。」

「是啦，先生，」吉比說，「我小，不是我的錯，只是因為我年紀不大的緣故，對了，」他說，「我今年才六歲，可是我還會長呢。」他兩腿分開站著，赤裸的腳趾是棕色的，髖骨的，埋在市場地上的塵土裡。「我是馬鞍漢的兒子，將來也要作偉人。」

那人帶著他繼續前進，漸漸走近轉椅方向傳來的，震耳的音樂，許多動物——馬，長頸鹿，駝鳥，斑馬——圍又一圈，忽上忽下地轉著。

「我能不能騎斑馬？」吉比說。

「噢，你想騎什麼就能騎，」那人買了一張票遞給收票員，到轉椅停下來時候，收票員就把吉比抱在斑馬身上。

「我從這兒可以看得很遠，」吉比說，向四下裡眺望著，「但是看不見和我穿一樣衣服的別的孩子，先生。」然後他又說道，「請替我牽著狗好不好，先生，他總要跟著我。」

「噢，我會牽他的，」那人彎腰牽住小科列。

這種感覺非常舒服，轉了一圈又一圈，越過盯著大眼望他們的人，忽上忽下，好像馬在跳——當然不是真跳起來。每轉一圈，吉比就揮動手臂向陌生人和他牽的狗招呼一次，最後轉椅停了。陌生人放掉狗，狗就——直跑向吉比，用兩爪搭在吉比肩上，站著，舐他的臉。

「他真愛你，」陌生人說。

「對啦，」吉比說，「這狗真是可愛，謝謝您，先生，我們現在得繼續找吉比去了，因為我不趕快把他找著，他父親母親就要急死了。」

不久他看到一個穿藍衣服的小女孩兒在哭，她的頭髮是長長黑黑的，哭得非常傷心，也沒有手絹兒，所以吉比就走過去，先把手絹裡的珍貴財產都倒出來，然後把手絹

什麼我就做什麼。」

吉比停下來，吻了她一下，「妳真是個乖女孩兒，我們先在一起玩，到我找著我表弟，我們就三個人一起玩。」

「我可以跑得很快，」馬麗亞說。

「我們可以來賽跑，」吉比說，「妳既然很小而且又是女孩兒，所以我可以讓妳先跑一大段路。那樣比較公平一切必須公平，我爸爸馬鞍漢常常這樣講。」

馬麗亞又開始哭了，「我要找爸爸媽媽，我餓。」

「不要緊的，」吉比說，「來，」他把她領到三群坐在草地上吃三明治的人跟前，走過去對一個胖胖的女人說：「伯母，這位小姑娘餓了，您能不能給我們一點吃的東西。」

女人笑了起來，於是每個人都笑了，她說：「坐下吧。」

於是他們和那些人一起坐下來，別人拿了咖啡，三明治和香腸給他們。吃飽喝足以後，吉比又說：「有沒有剩東西給我的狗？」

「他叫什麼名字？」那女人問。

「什麼名字？」吉比說。想了一想，他說：「他叫約伯。」

「你叫什麼呢？」女人問道。

吉比說：「我叫吉比，我在找我表弟馬吉比，他在人群裡走丟了。小孩子遇到這種事，您說可怕不可怕？」一個男人含著一大口香腸說：「我們剛才聽到廣播的，恐

兒借給她，珍貴的財產共計包括一隻鑲鑽，一條繩子，一條腰子帶兒，一塊耗子骨頭，兩塊大理石，和一块吃剩的糖，就是那個女人給他一塊新糖時，他嘴裡原來吃的那塊，他替小女孩兒擦擦臉。問她叫什麼名字。

「我叫馬麗亞，」她說，「今年四歲，我走迷路了。」

「別怕，馬麗亞，我會看護你，跟我一起來，我們先

把各樣東西都看看，然後再去找我爸爸，他就會找到你爸爸的，沒有一件事情是我爸爸不能辦到的。他就是馬鞍漢，聞名世界的。」他把吃剩的那塊糖塞在她嘴裡，把女用提包給她提，作出大人的模樣，後面跟著小科列，他們開始在人群中遊逛。

馬麗亞說：「我們到那兒去，吉比？」

「我們去看世界，看看世界上好看的东西，還順便找我的表弟吉比，他走丟了。」

「他長得什麼樣子？」小女孩兒問。

吉比說：「他今年六歲，藍眼睛，頭髮很漂亮，光腳，穿著白襯衫，卡其短褲。」

馬麗亞望著他。「噢，」她說，「他一定很像我。」

「對了，馬麗亞，真是很像，就是因為很像我才要找回他的，他名字都和我一樣呢，他是我表弟，我們可以一起玩。」

「我們可以一起玩，」馬麗亞說，「當然我不過只是一個小女孩兒，比你們都小，但是我很會玩哩，你叫我做

怕現在已經找到了。」

「我不知道。」吉比說，「但是我們要繼續找。好，謝謝您。」他說，「我們得走了，去找這丟失的孩子。」

他牽着馬麗亞的手，後面跟着小科列。很快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他們手牽着手，繼續走着，直到後來馬麗亞說她走累了。吉比才說：「我也累了，不是很累，只是有一點累，我們找個地方歇歇吧。」

不一會兒，他看見一堆乾草堆在兩輛馬車之間，於是便領着馬麗亞，在草堆裡鋪了兩個窩，躺了下來，小科列縮成一團，擠在他們旁邊。躺在草裡實在非常寧靜舒適，吉比為丟失的孩子發愁了一會兒，但立刻就決定他現在一定已經沒事了，於是他瞌睡上眼睡了。

醒來已是下午將逝了。吉比說：「現在要去找我爸爸了。妳立刻會曉得只要他在，什麼都不必怕，他會找到妳爸爸和提包的主人。」

「約伯呢？」馬麗亞說，「他也是你找到的啊！」

「約伯不同，不是我找到他，是他找到我的。」

「請聽約伯的事給我聽。」馬麗亞說。

「約伯是聖經裡的。」吉比說，「爸爸昨天才唸給我們聽的。他遇到很多災難，那都是上帝加給他要磨煉他的。」

「磨煉是什麼意思，吉比？」

「我不知道。」吉比說，「我想大概就是運氣不好的」

包。」

「吉比，」他母親從父親手裡把他接過來說：「吉比，你沒聽見擴音器在報告馬吉比走失的事嗎？」

「聽到了，」他說，「所以才回來這麼晚的，我在找他呀，所以才找到馬麗亞，她餓了，我們就找吃的東西，後來她又餓了，所以我們就睡了一會兒，後來又找了一會兒，也沒找着，就回來了。」

「吉比，」她說，「你在找吉比？」

「是啦，」他說，「找我的表弟馬吉比啊。」

「嘿，」他父親說，「吉比找吉比，我們的吉比在找他自己。」

「找我，」吉比說，「怎麼會呢？我又沒有走丟。」他用手臂擁抱着馬麗亞吻她，小科列用後腿站著，舔他們的臉。

吉比說：「爸爸，如果馬麗亞真的丟了，我們能不能收養她？我愛她。」

「約伯呢？」穀漢說。

「對了，約伯，我也愛他。」

「來，」穀漢說，「我們吃飯吧，吃完飯我要找馬麗亞的父母去了，同時把手提包送到警察局去。」

他轉向佳德說，「佳德，又給妳說對了，吉比沒有瘋，只是心眼兒太好了。」

時候，發生的事。」

「像我迷路的事嗎？」馬麗亞說，「上帝在磨煉我嗎？」

「噢，大概就是那意思，我想，等找到我爸爸，他會告訴我們的。」

他牽她站起來，用手把她頭髮上和藍衣服上的草梗揮掉。「我們走吧，」他說。於是他們動身向那棵大青橡皮樹走去。因為樹旁就停着他爸爸的車。

他們走到離帳篷不遠的地方，吉比看見了她姐姐。於是她向他揮手。她衝進帳篷就叫道：「媽！爸爸！他回來了，吉比回來了，還帶着一條狗和一個小女孩兒呢。」

然後，她向他跑來，頭髮向後披散，在風中飄拂。「你到那兒去了，吉比？全世界都在找你。你怎麼走丟的？」

「對了，你怎麼走丟的？」他父親說，一把抱住他，把他抱在肩膀上，「我到處都找遍了，剛才才回來告訴你媽說我又去警察那兒問找到你沒有呢。」

「走丟了？」吉比說，手緊抓着他爸爸的脖子，「丟了？我走丟了？不是的。」他說，「我才沒丟呢，我在找那個可憐的小表弟馬吉比，是他走丟了，我一直在想，那麼小的孩子，在那麼多人裡走丟了，不知道他爸爸媽媽要怎麼擔心呢？爸爸，但是我找到了馬麗亞，她走丟了，我告訴她說你找到她爸爸媽媽的，我還找到了約伯，至少是他先找到我的，我愛他，也愛馬麗亞，我還檢到一個提

拾穗稿約

一、歡迎適合本刊性質之各種譯稿。

二、來稿請用直行稿紙繕寫，如有插圖請用墨繪以便利製版。

三、來稿一經刊登即酌奉薄酬，並於該期出版後十日內匯奉稿費，計算辦法調整如下：

五千元以內者四十元。

五千元以上五千至一萬部份千字三十元。

一萬字以上部份千字二十元。

四、來稿務請詳細註明原文出處，如書名，雜誌名，出版日期等。

五、未能刊載於本刊之稿件，一經決定即行奉璧。



——其他星球是否有生物存在？——

除了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以外，其他的星球上是否同樣也有能思想的生命呢？關於這一問題，幾百年來多少哲學家，科學家，科學家，小說家，以至一般大眾都有不同的猜測。現在另一位為各方所尊敬的科學家，加州大學天文系主任，現年六十歲，出生於俄國的奧圖·斯特拉夫 (Otto Struve) 教授對於這一問題經過很長的思考後，他下了一個正面的結論。照他的看法單單在我們太陽系所屬的銀河系中，至少有幾百萬個星球上會有智力相當高的生物存在。

星球一般是由彌漫於宇宙間的氣體與微塵聚結緊縮而形成的，在銀河系中星球種類頗多，其中多數是旋轉很快的，不過約有百分之十則旋轉緩慢，像太陽似的每廿八天才自轉一週。斯特拉夫博士相信這類星球形成時，總有一小部份物質遺留在本體之外，形成許多行星，那些行星圍繞着軌道迅速運行耗去了牠的來自自轉的大部份能力。因此斯特拉夫博士認為任何旋轉緩慢的星球都有可能帶着一群行星。整個銀河系中大約有一千億星球，照斯特拉夫

博士的計算應有一百億的星球會有行星在環繞着運行的。太陽系有九個行星，如果平均照五個行星計算，整個銀河系中將有五百億行星。

天文學家斯特拉夫博士相信這許多行星中大約有十分之一的表面情形可能是適宜於生物寄居的。如果假定當一切條件適合就會有生物發生時，則整個銀河系的五百億行星中約有十億是可能有着某種形式的生物存在的。當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能够運用思想的高級生物，照斯特拉夫的估計在此十億有生物存在着的行星中約有一百萬至一千萬的星球上可能有與我們人類智力不相上下的生物在生存。

斯特拉夫很坦白的承認他沒有辦法可以證明他的推論。除了太陽系外，現有的望遠鏡或其他任何儀器都未能觀測到其他任何有行星環繞運行的星球，即使這些行星確屬存在時，也很少有可能讓我們作詳細的觀察足以確定有否生物存在。

有人問起斯特拉夫在那些有生物存在的行星上，毫無疑問的有些生物在進化過程上會比我們人類更為進步，但是為什麼未能來訪問地球或者做其他的接觸呢？他的回答是生物所能發展出的智力可能有着某種程度的限制，這一限制使銀河系中即使是最聰慧最進化的生物也無從跨越星系中的無限距離。

依斯特拉夫博士的看法，這種智力的極限也許可能從下面的一個現象中表現出來。在我們的銀河系中隔上幾百

年就會有一個所謂「超新星 (Supernova)」出現，整個星球突然爆炸，發出龐大無比的威力與光輝。天文學家們一向認為這是由於自然的原由。但是斯特拉夫則認為：「這很可能是由於某種智力很高的生物在玩火自焚，戲弄核子反應失去控制，將牠們所居住的星球炸成粉碎。」地球上的天文學家也許有一天可能會很準確觀察出某些爆炸是由於自然的因素，某些爆炸則是由於居住在地上的生物自做聰明作法自斃。

——「恐龍」緣何絕種？——

在一億年以前，龐然大物的恐龍正是當時地球上生物之王。隨後不知為什麼原因地突然間毀滅絕跡，以致讓體較小的熱血哺乳動物稱雄地球之上。為了解釋這個謎會有過不少的理論，其中之一認為是由於氣候的突然轉變。另外一種理論則認為那些動作遲緩，智能很低的恐龍所生的卵為哺乳動物大量破壞以致絕種。最近賓州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授亞爾伯·蕭滋 (Albert Schatz) 又提出第三種理論：「現代植物的演化出現使恐龍絕跡。」

照蕭滋博士的學說，恐龍是一種很笨拙遲鈍的動物，牠的生理代謝機能 (Metabolism) 異常緩慢，因此並不需要太多的食物就可維持牠那龐大的軀體。他認為那個時期地球上大氣中所含氧氣的份量並不像今天這樣高，當時最主要的植物都是類似松柏，銀杏等屬的裸子植物，所

排洩出的氧氣遠比現代植物為低。

恐龍是在那種含氧較低的大氣中進化成的，已經習慣於當時的情況。當現代的調葉樹一類被子植物在地球上逐漸取得優勢後，恐龍的煩惱開始來臨。活力旺盛的被子植物放出多量氧氣，以致地球上大氣成份因之改變。氧氣含量高的大氣促使恐龍體內新陳代謝作用增快，牠們被迫要加快生活步調，但是却無法獲得大量食物來協調體內的消耗，以致趨於毀滅，但是新近演化出的哺乳動物則比較適應富於氧氣的大氣，終於佔得優勢，稱霸於地球之上。

另外又有一種理論則認為恐龍的絕種是由於「超新星」的影響。照天文學家們的觀測在過去一千年中地球上能見到的「超新星」爆炸的星球，至少有五個。根據計算平均每二億年可能有一個超新星在距離地球廿六光年以內的範圍爆炸。在這樣近的距離爆炸時，地球上所感到的聲勢極大，一連幾個星期從這個超新星上放射出的光線相當於二億個太陽。天文學家並不相信距地球廿六光年的超新星爆炸所發出的光線會對地球有何直接影響，他們認為比較嚴重的是大量的宇宙線從星體的破片中噴射出來，在爆炸後的千百年間射到地球上的宇宙射線強度可能高出今日許多倍。宇宙線對於動植物的遺傳突變關係很大。因此當時地球附近超新星爆炸而致宇宙線增高時，遺傳上突變的機會也將按比例增高。而大多數的突變對於生物的影響都是趨於壞的方面其或是具有毀滅性的。

壽命較長的動物受的影響也較大，因為生殖的體素受

到比較長時期累積的損害。如果宇宙線的強度較之今日高出三倍以上，牠在遺傳上所造成的損害很可能使某一種屬因而絕種。

在一億年以前的那些巨大的恐龍類很可能同現代體龐大生物一樣繁殖很慢，因此當星體爆炸時所產生的大量宇宙線很可能在幾百年間使牠走上毀滅之途。身軀小而繁殖快的動物如當時類似鼠類的原始哺乳動物所受的損害則比較輕微，因此哺乳類動物得以在宇宙線的災禍中安然渡過。當超新星的爆炸影響過去後，哺乳類中某些動物也演化成龐然大物與恐龍不相上下。

——遭遇沉船的心理反應如何？——

何？——

人們在遭遇沉船時會有些甚麼反應呢？通常海難遇救人員所受驚嚇刺激極深，對於隨身貴重物品反不甚在意，總想指摘某些人爲禍首來發舒自己受害的怨氣。

這些都是心理分析家保羅·弗瑞德門與路易士·林南博士所觀察到的一些結論。當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五日意大利郵船「安德·道瑞亞」與瑞典郵船「斯多哥爾摩」互撞沉沒時，這兩位心理分析家正在前往馳救的法國郵船「法蘭西島」號上，因此得有機會觀察訪問海難遇救人員的心理反應。

最初生還人員拒絕同人們談話，這兩位心理分析家稱

這種狀態爲「精神萎縮階段」，係導源於「個人無主的感覺。」隨後那些生還者轉變爲碰到任何機會就滔滔不絕的講起他們遇難經歷，這種狀態係「急於表現自己難忘的經驗」的一種心理。

對於搭乘「安德·道瑞亞」前往美國的移民最寶貴的東西是他們的護照，因爲護照在心理上象徵着他們的身份與歸宿。對於他們或其他旅客搶救貴重物品並不重要。有些乘客甚至在安然坐上救生艇後還將貴重物品拋棄。心理分析家推測這種行爲可能象徵着一種「還願」的心理，來補償自己生命獲救的代價。

事後「安德·道瑞亞」的意籍船員成爲那些生還者的寶難指摘對象，他們的感覺導源於一種很籠統的先入爲主的觀點，認爲：「意大利人都是兇惡不負責任，一味玩樂荒廢正業的傢伙。」這種印象可以說是毫無根據，事實上意籍船員的表現極爲英勇盡職。

關於這兩位心理學家對於應付未來海難的建議中有一項是應當修正相沿已久的一條成例：「婦女與兒童儘先撤退」照他們的觀察同其他人員的研究都認爲讓兒童與雙親之一同時撤退可以大爲減輕兒童在精神上所受的損害，至於雙親的性別則無關緊要。



(一) 雨樹郡

原名：Rainfree County

米高梅公司出品

彩色片(六九毫寬膠帶)

雨樹郡爲米高梅公司歷年出品中，耗資最鉅的一部影片，取材自羅斯洛克雷奇的名小說，敘述美國南北戰爭中發生的感人故事。

電影劇本係由米拉德高夫門改編，厚達二百餘頁。米高梅公司爲將近本巨著搬上銀幕，特採用最新型的「米高梅165」攝影機，又稱爲「世界之窗」。這種SBBB的膠帶，拍出的景象逼真清晰，可在世界各地電影院放映，

不受銀幕形狀或大小的限制。

小說描寫的年代爲一八五九—一八六五年，地點爲美國印地安納州中的一片沼澤之區；有河流，鐵路，小橋，青山，草原，南方式的村鎮，學校，農莊，和一座舊式的鄉村教堂。

但今天的印地安納州，幾已全部進入現代化，沼澤多被填平，無復當年景象，故米高梅公司攝製本片遭到的第一個難題，即爲拍片地點的找尋，該公司特組織探勘隊，遍歷十六個州，才選定肯塔基，田納西，路易西安那及密西西比四州爲拍片區域。

片中最偉大的兩個場面，即爲美國歷史上有名的奇克莊馬加之戰及休曼將軍敗退領兵進入海口的掠奪戰。

演員陣容，無比堅強龐大，參加對白的演員計有一九人，臨時配角則達千餘



人之多，由蒙哥馬利克里夫特，伊麗莎白泰勒，及艾娃羅麗仙特三人領銜主演。

蒙哥馬利在影壇向以怪僻著稱，演技精湛，但脾氣不佳，不合意的劇本根本小演。他自三年前主演「亂世忠魂」後，就一直息影在家。公司經常送劇本給他，但閱後均遭退回，當這本厚達二百餘頁的「雨樹郡」送達他時，終於將這位傑出的演員吸返銀幕，他在片中飾印地安納州青年夏文西，演來極為出色。

伊麗莎白飾一位南方少女，端嫻美麗，在片中搶盡鏡頭，無怪蒙哥馬利在拍片前語人：「我知道伊麗莎白是會大搶鏡頭的，但爲了與她合作，值得冒這個險。」蒙哥與伊麗莎白五年前曾合演「郎心如鐵」，極爲成功。

另一女主角艾娃羅麗仙特，飾蒙哥馬利的幼時愛侶，艾娃曾在「岸上風雲」中飾馬龍白蘭杜之情人，因演技卓越，獲得最佳女配角金像獎。

導演爲愛德華戴麥克，過去作品有「凱恩艦叛變記」，曾在本省上演。

(二) 冷暖人間

原名：Peyton Place

福斯公司出品

電影脚本係由「後窗」，「捉賊記」，「擒兇」等名片的編劇人約翰海斯改編，刪除了部份太過暴露的情節，導演爲最近來台籌拍「六福客棧」的麥洛遜，演員陣容極爲堅強，有拉娜透納，泰利摩亞，亞瑟肯尼迪，荷佩蘭，李菲立，黛妮凡西，魯斯湯布林，李歐德羅明等。福斯公司已決定提名本片參加競選本年度九項奧斯卡金像獎。

(三) 近水樓台 (港譯名)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本片係根據美國女作家葛蕾絲梅泰麗的處女作「北窗莊」改編，爲去年度美國出版小說中佔第一位的最佳暢銷書。譯文曾在本刊上連載刊載，自九十一期開始至九十四期止。

故事內容，描寫北窗莊千餘居民之間的複雜關係，男女間的性愛，包括：誤傷，自殺，亂倫，墮胎，試父等種種不平凡的情節，但自始至終均充滿人情味，筆調大膽，其他小說鮮敢如此描述。



原名：Don't Go Near the Water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本片是以美國海軍爲故事題材，主題是「莫近水邊」簡直是拿海軍開玩笑：海軍乘水登陸，試想將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男主角格林福特，本是演演硬漢的性格明星，近來興趣改變，專拍戲劇，居然非常成功。本片是他繼「秋月茶室」後的得意傑作，女主角爲新近崛起的義籍籍星姬史卡拉，曾在最近上演的「國際飛龍黨」中與觀眾見面。配角有安妮法朗西絲，艾娃嘉寶，拿風羅布連等，是一部調劑輕鬆的笑料片。

(四) 主僕情深 (港譯「彩鳳伴金龍」)

原名：My Man Godfrey

環球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這是一張香艷滑稽的愛情喜劇片，男女主角及配角，都是演演喜劇的好手：瓊愛麗絲，大衛尼文，艾娃嘉寶（曾在「糊塗大畫家」中與觀眾見面），瑪莎海雅（有「葛



麗絲凱萊第二」之稱，傑實賓遜（「聖袍千秋」及「聖徒妖姬」中的暴君」等。

故事開頭就是一場胡鬧，紐約富豪布羅克家舉行的「珍奇動、植、礦物搜集比賽」中，女主角瓊愛麗絲（飾片中愛利小姐）贏得首獎，因為她從橋下找到一個「最野性的動物」——滿面鬍鬚的流浪漢（大衛尼文飾）。

流浪漢把鬍鬚剃光之後，變成一位英俊的紳士，並獲得布羅克全家的好感——祇是愛利的妹妹（瑪莎海雅飾）却一直瞧不起他，後來大衛在布羅克家由僕役升到總管，並從他身上發生了一連串的趣事。圓滿的結局，愛利小姐與僕役結為連理。

本片導演為喜劇聖手亨利柯士達，近年來略改作風，拍起愛情悲劇片，作品有「聖袍千秋」，「六月六日斷腸時」等，均曾在本省上演，頗獲好評。

(五) 風流市長

原名：Beau James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合體彩色片

笑匠鮑勃霍布編

「七小福」後，主演的又一部感人名片，描寫一位宦途得意的風流市長與夜總會中一名歌唱女伶的愛情故事，男戀女自毀前程，女愛男悄然引去，但真情所至，終於花月好圓。

鮑勃在片中飾紐約市的一位參議員吉美，因獲市長垂青，要他參加競選一九二五年的紐約市長。吉美原為一作曲



家，對從政亦頗有興趣，他獨樹一幟，以音樂為競選工具，巡迴各地，演奏他撰寫的歌曲，大受民衆歡迎，居然以壓倒的票數當選為市長。

某日，他至一家夜總會消遣，夜總會的女歌手貝蒂（維拉美爾絲飾）正演唱他所作的「愛我在十二月」一首情曲，貝蒂歌喉宛轉，貌美如花，使他不禁心醉，更飲上數杯酒後，竟醉臥在夜總會門外，貝蒂下班時，出門發現了他，忙將他攙進她住的公寓，然後出外請醫，及至她回返時，發現公寓內擠滿警察和市府人員，才知道這醉漢就是市長。

數日後，貝蒂接到戲班經理的通知，要她在新排演的戲中擔任女主角，她知道這是市長給她的酬謝，新戲上演後，大獲好評，使她變成了百老匯的紅星。

此後，他二人情愫漸生，儼然一雙情侶。市長的風流行爲，遭到他的政敵和教會的猛烈抨擊。貝蒂不忍愛戀情郎的前程，決意自我犧牲，悄然離去，吉美於官場情場雙遭失意之餘，乃辭職乘船赴歐洲遊歷，不料貝蒂却已在船上等候，別後重逢，這一番酸甜苦辣的滋味，令人悲喜交迸。

本片重要配角有保爾道格拉斯，雅麗絲史娣，道倫格文等。取材自華特文謝爾的小說。由梅維爾謝爾執導導演。





長篇連載 朱門恩怨 卡特威爾廿七著

葛林

友洛走上大廳去迎接他們。將軍在寬他的大衣，「哈！你在這裡！我以為你被埋在雪地裡了，我們正懷着基督的慈悲預備來救你呢。是不是，親愛的？」他向郁芬與莎麗詢問，她們正在整理髮髻，鋪平褶襖，小心地移正裙腰下的墊襖。

「見到你們真是太高興了，」友洛真的很快活，他與將軍相互緊握着手，對望着微笑。對小姐們，他彎腰作禮。莎麗搖動的髮髻，先以黑眼珠向他滾轉，隨後臉上一陣淡暈，假作正經地將眼光移注自己的足尖。郁芬祇是淡笑一下，友洛精細的觀測知道這一笑也是很費力的矯作，這女孩仍如平日一般，靜默，端重而嚴肅，但她那溫柔而高尚的面顏却更蒼白乏人色了。

將軍注意到友洛的視線，他說：「把她們帶來和你這活潑的壞東西作伴，好使女孩子們高興些。尤其是郁芬，她有點陰沉，是嗎，親愛的？」說着，他把手臂圍住他淨女兒。但當他下視她時，臉上頗見關切。

郁芬從他臂彎中抽出身軀，但以親熱的目光看着他低聲說，「爸，因為這是冬天，我不喜歡冬天。」

「對啦，這永遠是一株溫室裡的花！」將軍喊着說，把女孩子們一齊拉入書室。「可是小莎麗却是個淘氣東西。她

踏上冰鞋溜着飛跑，穿着雪靴扭騰，衣履不整地在雪場上混。友洛，你為什麼不娶她？」將軍和他的寶貝們同站在壁爐前，向友洛詢問。「這小女兒附帶十萬元。交貨時給付。」

莎麗的臉紅得厲害，下垂的睫毛裡射出光芒。友洛隨後大笑，他極具興趣地望着莎麗。她穿着紫紅呢與絲絨，和編織花紋的上衣，形態非常動人。玫瑰色的雙頰，光潤如枚蘋果。

「莎麗小姐也許有她自己的計劃，」他輕描淡寫地說。「而且，她太年青，我却已是個老頭兒了。」

「廢話，」將軍盛氣地說。「她十三——十四歲，還算什麼？我比露莎大十八歲，但她看去要比我老得多。」他以老式的禮節安排女兒們就坐。郁芬輕啣一聲之後，在椅上鬆弛下來，眼睜着爐火。朱紅的火光並不能照亮她的面頰，也不能使憂切沉滯的眼珠發光，祇把她那淡黃的頭髮抹上金色。

不能使她憂切沉滯的眼珠發光

為了免得莎麗害臊，友洛趕快打斷他的話語，可是那位小姐對這樣的對白倒並不嫌太乏味：「莎麗小姐與我有很多相似處，慢慢的我們設法使相互間更熟識些，如果她允許的話。」於是他又向她鞠個躬。自坐椅中仰面望着，莎麗像一頭油滑的小貓在憨笑。這個臉很聰明相，而且極美麗，還有十萬元也不能不予介意。如果他算懂得女性，在這小巧玲瓏的胸膛內正包着一項允諾。莎麗，這不算什麼羞恥，你該有快樂的生活與情感，如果換了個男人會比你更壞。

他在地身傍坐下，這情形一點也不使莎麗感到



法林

困擾。將軍依然立在爐前，接受一支友洛的雪茄，又以愉快的臉色望着那威士忌酒瓶。他自斟下一大杯，非常滿意地喝着。

「維康到那裡去了？」他一邊吐着嘴脣問。

「父親在他房內休息，要不要我去叫他。還有我姊姊，她一定高興見到兩位小姐的。」

「不忙。讓我們自己有些時間談談。我從不曾和你單獨在一起過。」將軍似在訴苦。「我甚至想到銀行去看你，那飢餓地方我已十年不曾駕臨了！」他接着腹聲大笑。「我會對女兒們說，讓他就上一天或是三天，他便會來着尾巴，足不沾地奔回紐約去！可是你倒不曾如此，還在那裡耗着。還有什麼趣味吸引了你？」他那藍色狡猾的眼光盯住了友洛，帶着戲弄的愉悅。

友洛微笑說：「原因很多，都不太快意。同時，我實在也無處可去。」

他起身到演廳中去，取來一個水晶的櫻桃酒杯和兩個酒杯，那是為小姐們的，都裝以一個幾乎看不到的笑容道謝拒絕，莎麗却熱心地接受了。兩個男人重又注滿了自己的酒杯，舉起來為小姐們祝福。莎麗把手臂抬得很高，使朱紅的披肩住後倒落，露出光潔白晳的肩背，美好如細潔的磁器。友洛注意到時間的過失，興起了走上去一吻它們的急切意圖。莎麗一定察到他的意思了，因為她假裝不好意思地把酒杯移向朱唇，又向他飛個眼色。

「整個屋子都睡着了，你獨個子在幹什麼？」將軍覺察到所有的房間都顯得嚴嚴的，所以這樣問。「像你這樣一個活躍的人，這樣的生活太滑稽了。」

「我是在思考，」友洛道，現在他已將注意力集中在將軍身上，覺得有一陣突然的興奮。「我想些什麼，很願意告訴你，也許等過幾天。」

「為什麼不是現在？」將軍粗率地問。「在大家從樓上下來，把茶未灌給我們之前。我向你說過我們是來吃下午茶麼？講吧。」

友洛端着手上的酒杯，微笑地說：「我該說我也是陰沈沈的，將軍，我在思考——說到這裡，他停住了。」

「思考是不好的玩意，」將軍說。「我在好多年前就放棄它了。有碍消化，促成便秘。如果你思考的太多，結果不是自殺就是發瘋，必須要警覺避免。你在想些什麼？」他高聲地問，撩起灰色上衣的長後襟，坐下來。架起兩腿，聳起灰白發禿的灰白雙眉。

友洛稍稍遲疑後說：「說起來也模糊得很，但當我在想的時候，它顯得生動而明顯。雖然像一個夢，但仍遺留在我的腦中。」

「他傾向於將軍，後者正以頗感興趣的神情在端詳他。」我的思想從戰爭開始。自然，我並不相信戰後所允諾的新世界，我自己的世界，個人的天地，仍然是嶄新而進取的，我並不想它有所改變。可是千萬萬個人却相信這個。自由，人民的一切新與機會，新生的生活與希望。他們說下一代將軍將這一新世界，他們有勇氣，有力量，有決心。老一代的人已陷入中年與衰弱愚癡，犯下錯誤。祇有年青的一代才能承當出色的改造。」

他暫停一下，臉上露出困擾的笑容。「可是現在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我們得到了改造的壞處。我們得到了困苦，恐懼，貧乏，絕望。前進的新世界並未實現，更糟的是那舊世界却已支離破碎了。」

接着是一段靜默。將軍沉思地提着他那長鼻子，眼睛注視着爐火。最後，他以陷入回憶的聲調說：「當我年青的時候，正有一場戰爭，戰爭總是在進行着，不是對付英國，就是對付紅人。每一次有戰爭時，總有人允諾我們此後的一切會變得完全不同，而且十分光彩。是誰向我們作此允諾？我想不是我們的政府或領袖，而是我們自己，但等到事後這世界還是和以前一樣時，我們總是責罵政府或領袖。」

他又喝口酒，展露一絲笑容。「我記得曾向祖父說，這世界都是你們老年人弄糟的。我們年青的一代要加以改革。我們將把一切納入正軌，有個美夢待去實現。」他又擡了次鼻子，笑着說：「那美夢在那時對我就不切實，活該，現在我已想懷它是怎樣的了。」

過了一會，他繼續說道：「我記得很清楚，我曾把這些可笑的話對我父親說，他是個莊嚴的老紳士，很少笑的。可是那時他卻笑了，他說，有個美夢是件好事。我年輕的時候也曾有過。我也特別記得曾把你現在向我說的話語，對我自己的父親說過。無疑的，他也曾同樣地對他父親說過。年青的一代無休止地向年老的一代抱怨，後者也向他們上一代抱怨。沒有人肯把責任拉在自己身上，沒有人理解人世間的革命並不靠一場戰爭，一次騷動，或由於一個個人的力量，這是不可能的。但那時我們還不夠長成，尚未從渴望奇蹟的癡想中解脫。」



友洛望着手裡的酒杯微笑地說

將軍輕笑着，但他那粗野的臉顯出罕見的沉思相，他繼續下頓又說。「最糟的是我竟記不起當時的夢是怎樣的——我那時的夢想，但那是很好的一個夢。它一定十分美妙，所以才支持我前往戰場。我父親也曾追述他的夢想，他曾與華盛頓一起在福奇谷，失掉了一支臂膀。我記不起他會否說過這新國家在大體上與舊時代沒多大區別。同樣地，他施權力同樣的壓力來自失意分子，同樣的貧賤，同樣的陰謀勾結。」

他的眼珠更生動了，他站起來說。「天知道，這是一件奇妙的事。由一條蜉蝣看來，人並不會改變，即使他的夢也不會改變！他一直在夢想自由，繁榮，和平。蜉蝣會說人永遠是那樣，他的夢也如此！這實在是非常醜惡的！誰創設了夢境？在人類本性罪惡的情況下，如貪婪，狡猾，殘忍，瘋狂等等，這些美夢又如何形成的？老兄，我快成爲一個玄學者，一個傳道師了，我快唱讚美詞了。」

也讓友洛爲他重斟一杯酒，一口就把它喝乾。莎麗在玩弄她的褶裙：郁芬仍在她凄切的默想中呆望着爐火。顯然地，莎麗對這些不尋常的對話已感不耐。但友洛傾身向前將將軍，全心全意在諦聽。

「我們的見解，將軍更動聽的往下說，「祇是一條蜉蝣的觀點。我們希望在一夜之間，山河大地都變個樣兒。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一條蜉蝣的眼裡，它永遠是相同，但這並不然，一百年，二百年以後，形態就轉變了。人類愁苦與失望的深淵會提高一二吋許，當我們回顧時，當我們向後看數世紀時，我們會見得到的。但目前我們站着的土地似乎永遠是固定的。不可能改變的。我們的孩子會取笑我們。我們的孫子却會說：『能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已走過遙長的一段路程了。』而他們的孫子又會說：『自二十世紀以來，我們已將世界改變了。』」

「祇有蜉蝣才堅持一切不變的觀點，一切仍舊，一切都不見改善，但蜉蝣的生命太短促了，它對時空的觀念是如此他已把往昔靠在椅上，對友洛笑着。「你是否也在抱怨呢，蜉蝣人？」

友洛也笑了。「有一點，但我的抱怨是毫無價值的，不管它變更也罷，不變更也罷。我試着使自已不去想它。使自已已在浮面上生活的信念，不覺得太多。」

「這是很好的想法。祇要回頭一顧，所見到的祇有凄慘與醜惡，使人的心也涼了。例如你曾有過思考，不是麼？你自己已想要怎樣幫助事物的改變？」

友洛靜靜地望着，將軍暖了幾聲嗽。「我曾預想想過，轉着去改變這一切。這對於活動肌肉倒是足以令人滿足的，不管它是勞心或勞力。你祇要注意避免一個有毒素的思想；爲了誰與爲什麼？」

友洛覺得很詫異，但真心地感到了興趣，他說：「先生，你的意思是我們對一切都該抱着人神同性的態度？」

「爲什麼不？」將軍盛氣地責問。「這態度本身就是一個方法，烏有鳥瞰看法，花果最認爲地球是爲花果而旋轉的，牛欄裡的牛認爲世界是爲它們的特殊利益而創造。也許我們和它們都是對的。這世界中又有一千個世界，乾坤中又有乾坤，每一個都自以爲重要的。」

至此，將軍突然發問。「你希望怎樣去改造？」

莎麗打着呵欠，無聊地摘弄褶裙。郁芬仍佇坐在她的憂感中；頰上偷偷地滾下一顆淚珠。那兩個男人並沒有注意到這兩位小姐。

友洛望着將軍，謹慎地說：「有時候，一個人爲了避免厭煩得要死，會被迫去懲惡改革的。」

將軍想了想，又微笑了。他將一個指頭按着一邊鼻子，盯着那年輕人。

「有好久了，」他說。「我覺得一切都很乏味。它們都不使我太感興趣。」

樓梯上有了響聲。珊珊進來了，穿着她那灰暗的黑色家常服。兩個男人立起身來，她不理會友洛，但賞給將軍一個得體的笑容，又接受兩位小姐的親吻。將軍很邊式地把她引向一張椅上坐下。

「親愛的珊珊，」將軍說。「我想我們的談話不會驚擾你。」

「沒有，將軍。在我下樓以前，我什麼也不會聽到。」她嘆口氣，專一地望着小姐們說。「親愛的，這樣的天氣一定把你們凍壞了。」

「莎麗很高興，」將軍說。「她快活地跳個不歇。滑水滑得像陣風似的，露着兩條玉腿，想把那些青年紳士們瘋魔了。」

「爸爸！」莎麗漲紅了臉叫着，但毫不假飾地感到很高興。

郁芬也微弱地笑了，趕快把手絹按在嘴脣。珊珊却振着憔悴了的嘴脣，正經地轉向郁芬。「你的面色有些蒼白，親愛的。」

「郁芬覺得婚禮宴席太緊張了，」將軍解釋說。「她不是個嬌弱的體質，我準備帶她到薩拉吐加去。那邊有海。」

「不要！」郁芬被不自主的倔強驅使着喊叫，但即刻又在椅中畏縮了。「爸爸，我不想離開家，昨晚已告訴過你了。」

將軍看着她說。「這孩子好像染上了相思病，你們看她是不是？在我們的朋友之中，是誰挑逗起她的情感呢？」

郁芬的臉上熱得發紅，眼中包滿了淚水。她從椅中半坐起來，接着又倒下去。「不會是友洛吧，可能麼？」將軍感興趣地自問。「如果如此，那就活該了。我以莎麗屬意於他。而且莎麗年長，該是她先出嫁。」

「爸爸！」莎麗又叫了。

但郁芬又覺得無聲嘆了，她對這項談話已無助于中。

莎麗注意地看着莎麗，第一次，在她憂鬱的面容上，掠過一陣希望慰安的顏色。她又偷偷地瞧着友洛，他正低頭湊近莎麗，微笑着，低語些別人聽不清的話，莎麗則滿面高興，双目下視在聽。

她以生動的語調說：「爸爸就要下來了，將軍，你在我們這裡喝茶吧？」

「這本是我的打算。」他答。

莎麗轉向友洛，以可愛的聲音說：「友洛，請你拉一下鈴。我立刻去告訴爸爸將軍與小姐們在這裡。」不多時，老林先生下走了，由斐立攙着也的臂膀。接着是一陣寒喧問好的紛亂，將軍向友洛耳語：

「你的那套革新是不可能的，即使不太不合法，但有財勢的多少還是被愈重的。」

然後，他高聲說：「維康，你的兒子使我很高興。你知道他將娶我的女兒莎麗麼。」

第十八章

友洛記得卡拉埃爾會說過：「火藥使人類都變得一般高矮了。」但他從最近所獲顯著的經驗裡，找出一句來補充：「但統一又能使人類都化為侏儒。」

由於他不信任自己一如不信任別人，由於他睜着一雙懷疑的眼睛，攪成他自己的警語與精確的結論，他便萬分小心，不使自己相信統一主義正彌漫着整個美國。直到他開始發現自建的堡壘有了縫隙時，他才體認到似乎有一個嚴酷而集中的力量在壓制美國人民的生活，使成為灰色單調的統一，不但在思想方面、連經濟、工業、社會、政治與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人民不但被壓成同一高矮，而且連形象也被縮小了。

他本喜愛住居在自我抗禦的象牙塔內，很少在任何事件上動過感情，竟也不免激動而憤慨地有反抗之感。（有時，他也自嘲地沉思良久，覺得這是他唯一的，狂熱的經驗，不能算太不愉快。）似乎有一個集體陰謀在算計原來多采多姿

的美國生活，如一支緩慢但強大的灰色溶液，待要淹沒美國世界中肥沃繁茂的葡萄園，與那些五色繽紛的村鎮。狂野與色彩的原始，偉大與粗率的毅力，愉快而紛擾的胡亂作為與興奮奮力，這些屬於美國人民的都將被淹沒了，如太陽被密集的霧掩沒了一樣，更糟的這一切都是進行得很審慎的。為什麼會這樣？那些樂天的匪徒，冒險家，快活的生活與被日光晒紅的臉，那些移動山岳的人，他們的臂力，勇氣與歡樂，他們曾擴展疆土，以他們手創的光榮來為這新世界加上冠冕的，這一切都到那裡去了？他們如古代的武士一般，站在曠野裡，揮着金光閃爍的盾牌，向着晨曦吶喊。但現在却有濃霧掩蓋在這些盾牌上，而武士們則陷在叢集蒸騰的陰霾裡，像一個個幽靈。

友洛在最初雖然不予置信，但隨後就覺察到這是真正經了縝密計劃的。於是他便開始探索是誰在進行，又為了什麼？

軍隊開拓了疆土，接踵而來的却是螻蟻一般的開發者，居留者，現狀愛好者，他在先于上就憎恨活躍，喧嘩，冒險和刺激。也有些自命為建設家，是的，在某一限度內，他們確是建設家，但他們大多數都缺乏想像力。他們具有一項成見，要把生活機械化，他們說秩序是必要的。為了那些螻蟻們的利益，必須要秩序與安定。文化要求一個有規律的社會，不是由愉快，希望與樂天來管理，而是由枯燥的法律來統治。蓬勃的城市必須築起高垣，廣闊的田園必須改鋪上地板。人類不跟着太陽，而必須跟着時鐘。歡笑與享樂，情欲與冒險都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對工廠，銀行，嘈雜石砌的城市和所謂利益很少貢獻。

為什麼他們這樣有權力？得以使樂天自由的兩足動物自願套上鎖索，甘為盲目的奴隸？是否緣於他們是特殊階級而又十分同執？是否緣於他們具有特殊的技巧，能在人群白熱的擾攘中攫取財富？而財富的權力又是如是之巨大？是否緣於他們能使財富發生權力，而在太陰的陰暗面中，惡毒地建立起一個社會，在那裡祇有灰暗的富人才能生活——而就在那些人背後，却有比較聰明但心地較善良的人，被鎖在光天化日之中？

友洛知道在那灰色的人群在社會中有他們必要的地位，但並不是祇有他們就行了。正如不受約束的冒險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狂野不馴的混亂一樣，不受約束的建設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壓制與剝削，他們在這世界上都佔有一席。所必要的是誰也不該顯露誰的地位，必須謀取平衡。中庸之道最有力量。否則，人不變為開蕩的禽獸，就將成為在銀行大門之後進行陰謀的魔鬼。

他有趣地自問，我是真想得太多了。可是他一想到自己憎厭那些螻蟻似的人，又覺得一點也不有趣了，他們的頭腦

他們自己的地位就鞏固了，於和平與寧靜，他們就可以把利益填充他們的巢穴。他們知道自己已不足與美與光明並存的，於是就設法摧殘它們，因為在它們之前，他們就顯得無能，暴露醜陋。

友洛覺察到美國已走到了機器時代。

他以前不曾達到過這對他幾乎是震撼性靈的結論，因為他從不曾覺察過機械會闖入他自己與他友人的生活之中來。與他交往的人絕對不懷疑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世界會被機械的玄虛所威脅。如果真如報紙所宣傳的那樣，某種新機器保證可以做一百個人的工作，而祇用一個人去操縱的話，他就一定會想：「這多麼沒意思！」友洛有一個朋友，比起別人來更富於想像力，曾一本正經地批評說：「如果機器製造貨物能這麼快速，那麼一定也能使它們價格低廉，因此紳士與平民的享用，如衣著、車輛、書籍、傢俱等就都不能區別了。」

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上一意會曾使友洛震驚。他一度擺脫不開，有一晚，他曾與李根先生加以討論。友洛曾視此一意會爲極可笑，可是李根深邃的眼中却吐射光芒，他頻頻頷首地說：「美國的全部工業化已在開始了，是戰爭把它推動了的。其中似有極神秘的設計，如果美國要在它那廣大的土地上生長，擴展，那麼人的雙手必須大量地代之以機械。這是美國的生死關鍵。機械是它亟有的救主，沒有機械，它祇能在一小片廣闊的荒原中，留存極小部份的文化。需要永遠爲發明之母，機械正是美國的需要，機械化將要，而且必須爲此一國家的生活方式。」

友洛喃喃地重申他友人的批評：「這多麼沒意思！」

「非但不沒有意思，」李根曾驚嘆說。「而且極富於刺激性！設想那龐大的物資生產，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擴張，財富！經由機械化，我們將在世界各國之間，自無助而可笑的位置進展到最強大的，成爲領袖，成爲國際政治的主宰。」

友洛曾感到極大興趣，曾得到一絲感受而忘了他自己。「但當機械侵入生活之時，它會磨殺個人主義的重要性。人將會被時鐘所統治，對於時鐘，我一直具有純一的反感。」

李根那似人催眠的眼睛會表露沉思之色，考慮一會之後，他又會慢慢地說：「是的，我也知道。臣屬於機械之後，美國人民會變得呆滯而無生氣，他們是機械的奴僕而非主人，這必將引起一些目光犀利的人的反對。但人類總是趨向呆滯，因爲這樣要比活躍容易。惰性是萬物的自然本性，祇有當受到內在的，或外來的震盪與壓迫，而且多半是暴力時纔

能覺醒。下一代的人如果能控制機械，不把它裝金供養，那才是聰明的。對於任何使個人被奴役於其一事物，或某一思想的任何生活制度，不管它看來是如何地動人而簡易，我們必須反抗。統一主義是死亡的前奏，沒有什麼能像墳場那樣地統一的。

在回憶中，友洛覺得李根的話是對的。人類趨向統一主義，因爲他能使人少費精力。統治階級就利用這人性中的自然趨勢，人類寧願服從而不要領導。舉例言之，舊日苦行教派對上帝的服役已被替換爲對金錢的服役，他們的熱誠即使不更甚，也與崇敬上帝完全相等。開創的祖先們最珍重道德的伸張與人性的尊嚴，但已蛻退爲個人權勢的伸張，而使大部份的人類淪落到爲它服役。

他的胸中充滿了激烈的憤懣，他看到益甫的面容顯現。他並不太介意於他同類的淪落，奴役於少數人無厭的貪婪。但他感覺到這一份貪婪正在威脅他作爲個人的一份尊嚴與能力。他感到自己似被放在一個砧上，被無情的鐵鎚打成一個形象，以便適於去爲比他更強壯的人服役。

他崇信一句古老的箴言，人須自救，必先救人，他如果要保護自己，必須要爲他同類打造甲冑。

以小喻大，在隕川城中所發生的，正是全美國所發生的。他對時時的憤懣熱衷地感到欣幸，因爲他以前所厭憎的都不出這一份憤懣：統一、黑暗、絕望、和百無聊賴的日程。他以前一直在逃避它們，作個人的遁世，認爲他的出離便能使遠避恐怖。但如今他知道這分恐怖正是籠罩整個美國的一層濃霧，他是無法逃避的，在任何一處都有。

益甫不在的三四個星期正是友洛在狂熱地思想與活動的時期。每天早晨八時他就到達銀行，要求查閱所有的賬冊。他一本接連一本地閱看賬簿，報告，和無窮盡的兩件卷宗。他發現益甫和他的朋友會拒絕一個農具製造商去購買隕川城郊的一塊農地，在那裡他準備建造一所工廠，而益甫他們則在這塊地上設有抵押權。在益甫初次拒絕之後，這個製造商在再申請時運用了口才，他指出本縣的社會會因而繁榮，他自然一點也不會瞭解林益甫，在隕川的附近可以找到必需的原料，或是在本州附近。那製造商又說明他的計劃，他要招引新的工人來繁盛本城的人口；他要在工廠附近建造一批平民住宅，這能使城中的木工和其他人得到就業的機會。（友洛心中泛起了平民住宅的形象，在那山坡下，一片醜惡的潰

以及他們閃爍其詞的答復。也讀到了益甫所提醒他們的話語，嚴正而明白，但仍以含混的詞句出之，設在他私人所有的一塊地上，鐵路可能會建造一所廠房。受到通知的紳士淑女們也送來了婉轉的答辭，詞句中含糊天真的疑惑，他們對鐵路的廠房有什麼興趣？

友洛時常不能按時回家用晚餐，儘管回家晚，却還挾着帳冊和記錄，在自己房內閱讀。詹先生雖在幫助他，教導他，但懷着恐懼。他不明友洛的目的何在，但他有個預感，這樣不會把銀行引向太平安寧的路上去。

瑪琳看到她弟弟這份不可信的努力表現，祇是苦痛而憤慨地向自己說：「他想要傾軋益甫，使自己變得重要，為自己樹立聲名。他想要左右爸爸，所以才如此假惺惺作態，實在，他對銀行是沒有真正興趣的。」她不明白友洛的興趣是在於他自己。

老林先生雖然老是疲乏，不斷地病着和休養，但也知道有些什麼事正在進行中，但却不向兒子說破。對於銀行業務，他很久以前就抽身不管了，並且時常聲言他對它不再感興趣了。可是他感覺到友洛毅力的散發的光采，充滿了這屋子，他驚異，喜悅，也感到不安。他很願意熟悉友洛心中在想什麼，但又擔心，又依稀覺得友洛是不肯明說的。同時，他自己心上也生起一個意念，他開始詢問自己：「友洛對此發生興趣，是真的嗎？他的幻想有了着落？如果如此，我得上與人作一商議——」

但他所想要就商議的人却不是益甫。

那時，他又發覺了友洛背下的帳冊，和他整日不在家的事實。

友洛的待役老斯更因主人的劇變而震駭了。當他端着早午餐盤下來到時，主人往往已經走了。友洛時常在全家未見動靜時便已出門。他開始不太注意服飾上的精緻，喝得比以前兇，吃得也多。在夜間，時常見他在雪徑上徘徊，低着頭在沉思，不注意却跟在足後吠叫。他面色很快地變好，儘管有這些不可信的事在進行，他看上去也豐潤些了。此外，他身上似有一股力量，一股生理上的力量，大異於他那夙昔喜愛的，瀟灑的倦意和玩世的離心力。

當友洛與他父親在晚飯桌上會面時，他的談話時常是愉悅但膚淺的，而老林先生則和往時一樣，很感到興趣。他有自己的套自然的樂主義，還恰好能於友洛的談話中反映出來。可是現在老林先生覺察到這一份愉快猶如深水中的火花，他察覺這一潭水是靜止而不會爆炸的。

有一晚，他們坐在書室的爐邊，友洛向他父親問道：「你知道有個名叫孟金的人麼？他要在匯川設立一所建造農具的工廠。」



沈峻

時常見他在雪徑上徘徊

老林先生乏力地抬起身體，繃着眉尖，輕聲地說：「益甫沒有，呃，沒有同意？」

「從來往文件上看，我知道他沒有。益甫認為孟先生的要求是十惡不赦的，他相信窮苦的人自有在平安中掙錢的神聖權利，而一位製造商則希望把高貴的住宅區染上污點。在給那不幸的工業家的信上，他用了不少鏗鏘的詞藻，匯川將永久不被損壞，永為全國紛擾中的清淨地，益甫對此是願意誓死維護。在高貴的情緒激動下，他犯了少數文法上的錯誤，因此暴露了他的心情。」

老林先生強抑制着不笑，祇是注意

地望着兒子。「你怎樣會發現這些？」

「由於好奇，我打開了他的鎖。」

老林先生被驚着了，「你不能對益甫這樣，你應該問他才對。」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知道些什麼，又怎麼能問他呢。」友洛理直氣壯地指陳。

但老林先生却已大為困擾，他那新英格蘭式的良知自顧不已。友洛是多麼不端！這行為是多麼不可恕！「好吧，打開了鎖之後，你還發現了別的什麼？」他說。

（未完待續）

144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本公司營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大號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52

電話 25957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 (一)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 (二)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 (三)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 (四)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 (五)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轉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 (六)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 (七) 代理各項油料諸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 (八)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 (九)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 (十)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技術組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
，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
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
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
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
購。

接洽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